

藏地牛皮书

在 21 世纪的第一个新年，我发表过一篇散文，题目是：我的梦，在新世纪等我。告诉读者，我在新世纪的第一个梦想是去西藏，在那块山最高、天最低的地方，轻轻掀开那个世界的神秘的一角……

我和丈夫旅途中最爱听的歌是李娜的青藏高原，同样的磁带已经听坏了 4 盘。

西藏之于我，是一个结，一个充满诱惑的梦，那海拔五六千米的雪域高原，那伸手可捉到的白云，那茫茫转经路上叩等身长头的人，那纯净的空气，那不曾污染心灵的淳朴藏民……我的心常常在那块极地上漂泊，我的情常常在那离天最近的地方游荡。我知道我迟早要去西藏的，别人极言那里空气稀薄，生存状态极其恶劣，比内地缺氧达 40%，甚至更多，越是这样，我越是渴望，越是坚定。既然那里给藏民开了绿灯，我的生命为什么不能去感受去尝试？这是一个宿命，一个千千结，命中注定，不可抗拒。

然而，当这个日子真的一下来到面前，当这个机会突然降临，我又感到猝不及防，措手不及，心理准备、精神准备、知识准备，一切的一切，都顷刻瓦解、溃不成军，我以为我对那个地方有充分的了解，家中的几十本书可以作证；我以为我有过穿越罗布泊、塔克拉玛干沙漠探险的经历，打起背包就出发；我以为我会很自信地赴约，象以往上路一样洒脱。其实，我想错了，面对神秘的西藏，我无法让自己平静。看过的西藏的书拿到案头再翻翻，眼盯着书，却读不下去，心早已插上翅膀。进藏前理应好好休息，养精蓄锐，可我的情形糟透了，夜半醒来，满脑满眼都是转经筒、雪山、冰川，心悸、失眠、干咳，还没动身去高原，似乎已经有了高原反应。

兴奋得情绪失控、不能自制的不仅仅我一个，而是车队的每一个。这是一次祖国版图上的东西大跨越，是从海拔一二百米到五六千米的上升。不是坐飞机，不是乘火车，而是由志愿者们自驾车，靠四个轮子的驱动，在世界第三级的青藏高原上一米一米地丈量土地，穿越可可西里无人区，穿越羌塘草原，翻越海拔 4837 米的昆仑山口、海拔 5231 米的唐古拉山口，最后抵达珠穆朗玛峰大本营，将接受烈日、风雨、冰雹的洗礼，更有高山反应的挑战……

我能参加自驾车队，起关键作用的是两个人，一个是丈夫大马，一个是国商老板徐深秋。

8 月初的一天，刚进办公室便接到大马的电话，说国商 8 月 8 日 8 周年店庆，要组织自驾车去西藏，老记们都挤上门去。啊，多激动人的消息！天上掉馅饼了，我能接住一个么？

想进藏的人很多，两个月前发布消息时，300 多名私家车主争相报名，这大大超出了国商的预料，这是一项有着多么深厚的群众基础的活动啊，由于首次发起，经验不足，不想规模太大，只打了一次广告。经反复筛选，确定 6 辆车组成了进藏车队，车手进行培训、体检，车胎充加了氮气，免得高原缺氧爆胎。一切就绪，整装待发。时已至此，半路上杀出的我，还来得及么？

急拨国商老板徐深秋的电话，未曾谋面，可约见的急切，令话筒那端的他不能拒绝。迫不及待地驾车飞奔国商，徐总一脸严肃，我对国商西藏行的创意感慨万千，这在吉林是一个开创先河填补空白的壮举，远比商品打折、赠购物券、大型演出等促销活动更吸引消费者的

眼球，更能得到各界的关注，也能体现出国商的胆识、开拓进取的企业文化……我喘了一口气，因为我感到徐总已经猜透了这位素不相识的女记者的心思，再说什么都是多余。他的脸上现出温和的笑意。

他说，名额已定，为什么不早来？

我说，只要没出发，就不迟吧？

他想了想，郑重地说，你是出发前最后一个加入者，我特批。

随即，他拨了此行带队的副总经理的电话。

周吉祥副总来了，1.85米的个头，戴了一副近视镜，温文尔雅的外表，怎么也无法使人想到他有着30年的戎马生涯：15年海军，15年空军。他在商海中，是个喜欢独辟蹊径的人，对潜力巨大的自驾车活动情有独钟，在吉林省第一个注册了国商金轮汽车俱乐部，这次西藏行活动是他精心策划的第一个行动。

“还加人？”从他的眼神和口气里，感到他的不解和为难，可我心里有数，有尚方宝剑，不管怎样，我都是入藏车队中的一员了。

第一日8月8日

路线：长春至北京行程1098公里

8月8日8时，长春国商门前热闹极了，红色的充气拱门，整齐的鼓乐队，一溜贴着车号和“长春—西藏东西大跨越”车标的越野车，吸引了所有路人的眼球，这里是火车站前，围观者人山人海，车辆行到这里都放缓了车速。

每个车手和队员都武装得个性十足：冲锋衣、迷彩服、大沿帽、派克帽、遮阳镜……

一位老大爷问我：“你们去西藏？”

我点头笑道：“是啊。”

他问：“得多少天到啊？”

我答：“**天吧。”

他惊讶：“那夜里也得开车吧？”

在他心中西藏是个遥远极了的地方。

车手代表刘华讲话：“西藏，是一个充满诱惑的地方，壮美的雪域风光，高耸的雪山，迷人的圣湖，独特的民族风情，神秘的藏传佛教，无时无刻都在吸引着我们，去西藏是我们最大的心愿……崎岖的路，高原反应，我们已经做好了迎战艰难险阻的准备……”

国商老板徐深秋对车队寄予厚望，对志愿者们的勇气胆量大加赞赏，鼓励队员团结协作，克服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向生命的极限挑战，不负国商人的期望，顺利走完艰险重重的西藏之旅……

8点55分，我们的车队在众人的瞩目和雄壮的进行曲中踏上征程。

我迅速地掏出手机，写下：

在鼓乐声中，我们的车队出发了。

短信发给大马。今天是周日，他没有因为我去西藏，而影响双休日驾车远足的计划，此时，他正和朋友们在邻省的路上奔波。许多车手都有亲朋好友送行，只有我是独立一个，如同当年高考进考场也是我一个。此生命定一切都要自我自立，自己的事自己做，自己的未来自己把握，这也是我的骄傲所在。心里思忖：不就是个西藏么，小菜一碟，看我怎样拿下！我是车队的23名队员之一。有勇气参加这项活动的人都是有个性、充满活力的人，这样组合的陌生的新集体，对我是极具魅力的。人与人之间，没有利害冲突，没有职位高低，没有勾心斗角，你就是你，我就是我，大家都在一个水平线上，都是为了一个目标，相处起来，单纯极了，简单极了。

我乘的是4号车，车手刘力是警察，朱明宇是朝阳分局刑警队的副队长，还有活泼开朗的张蕾，他们早就认识，与6号车的车手祝涛和卢雪霁是驴友。2男2女，最佳组合，并且其中2个是警察，安全绝对有保障。

明宇昨夜值班，一直工作到凌晨三点多，发生好几个案子：某餐饮厅斗殴，某处轿车后备箱钱款被盗等等。已经上路的他，不停地用手机交接布置工作。刘力前天刚从山东等地办案归来，8天开车4800多公里，还没解过乏，又出发了。张蕾干的是财务工作，此次入藏100%低调，此时单位的同事还以为她是一次普通的出差呢！

我们4人中只有明宇去过西藏。那是2001年元旦前，他去北京出差，公务提前办完，还有几天闲暇，与朋友喝酒侃山，谈起大好河山心里又燃起渴望，何不到哪一游？这念头一闪，他便不犹豫地跑到机场，看看哪架飞机飞得远，正巧有去拉萨的飞机，便即兴飞抵拉萨。之后，租车、搭车、徒步，从川藏线返回。没有任何准备，高山反应严重，脑袋像箩筐，脚似腾云驾雾。可西藏的神秘气息使他心醉神迷，他盼着哪一天再来，这一天一等就是3年。

刘力高考连续3年落榜，考公安干警时名次一下就排到前面，他说，当警察是天意，命运就是这样安排的，他在这个岗位上一干就是30年。他自驾车去过大别山，上广州，去深圳，开起车来不分昼夜，曾有过240小时往返长春广州2次的纪录。在整个入藏车队，他大概是驾龄最长的老司机了。

一上路，大家侃起这次入藏极其兴奋，个个叫不易。从最初的300多辆车主报名，到8月初确定12辆，最后成行仅6辆。能去的人要有车，有时间，最重要的是有勇气和兴致。许多人走之前撤了，都有各种各样不能割舍的原因。现代社会，市场经济，哪个不忙，谁个没事？关键看你怎么取舍，更看重什么，更在乎什么。朱明宇单位正在进行干部调整，他年

轻，上升空间很大，一般人是不太会在这个节骨眼出行的，人在和人不在是不一样的。可他顾不上权衡，用不着犹豫，平生最爱旅行，更何况是西藏，并且不是乘飞机火车，而是自驾车，这种方式实在难得，他宁愿误了晋升，也不会放弃这次机会。

3号车上的那个梳着披肩发、长得倍精神的女队员叫于海青，她是国商的VIP卡顾客，两天前听说此事，急忙找到周总，要求带车加入。她是自作主张的，她的丈夫正在外地出差，她怕丈夫不同意，谎称一个多星期就回来，把家中5岁的孩子交由阿姨照看。她说，梦里都想去西藏，尤其是驾车去，这个群体对她很有吸引力，能找到适合自己生存方式的群体活就会快乐，车手们每一个都是有个性有点精神的人，我能学到很多东西，我会和他们成为好朋友。

3号车主高学贤来自大连，为了参加这次活动，提前到长春两天，住在宾馆里等，可见其诚意了。

城市晚报的苍雁很瘦弱，体重90多斤，她说，就是这一段熬的，早就定下来去了，她就天天盼啊，盼得吃不好睡不好，结果要出发了，兴奋劲已过，有点麻木了，但庆幸的是毕竟成行了啊。

遗憾的大有人在，长晚的摄影记者李天一直是铁杆的志愿者，不用想就知道，西藏的雪山湖泊对他的相机是多大的诱惑啊。他一定也做了很多美梦，有着很多美妙的想象。可临行，突然有2件重大的事情需要他亲自处理，入藏的机会像一个肥皂泡在他的心中熄灭了。在为他惋惜的同时，幸运的赵猛佳唾手得到了这个机会，她在晚报时尚星期三专刊，到报社没多久，就喜事临头。咳，真是几多欢乐几多忧啊。

在这里先介绍一下车队的阵容。

一号车是别克，车队总指挥周总坐阵，他会根据情况调节车速、确定前进、停歇、住宿等等。车手国商的潘世彬和圣豪广场总监范长吉，还有勃明通讯器材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王成。范总声称，要一个人驾车，不换手，一直开到拉萨，创个纪录。卯足了劲儿、养足了精神的国商司机小潘只好下岗了。

二号车是丰田4700型，排气量4.7，动力十足。车手腾达电讯公司老板刘苏宁和司机彭延龙，乘此车的还有2名女记者苍雁和赵猛佳。

三号车是美式丰田，经改装，车顶上面多个行李架。车手大连德奔汽车修配公司老板高学贤，是玩车多年的老手，去西藏往返全程由他单人驾驶。乘车的有国宾酒业公司的个体经营者于海青；车周刊的记者冯威，还有某美容院的张伟丹。

五号车是帕拉丁，两驱，排气量2.4。若跑柏油路面，它技压群芳，若去坎坷的西藏，它就有点“坷拉”了。车主是刘华、孙荣夫妇，一个是教授，一个是农行职员。新车新手，初生牛犊很猛。乘这辆车的还有交通文艺台的记者张萌萌、长宏药业的总经理史欣然。

六号车是丰田霸道4000，车手张舵、祝涛和卢雪霁。小霁是阳光地带野外用品专卖店的老板，祝涛是长春网通业务员，张舵是吉大医院整形外科教授。三兄弟为多年驴友，与

我乘的4号车的3位是老相识，经常四面出击，野营扎寨，户外生存经验丰富。我们车上带了小型冰箱，用于水果保鲜，可以随时喝到冰水，这一路上真的很得益呢。

二号、三号、五号、六号车都是近一、二年的新车。我们4号车三菱4500，是1996年的车，已经行驶了18万公里，朱明宇借的，是此行中最老旧的车了。此车昨晚执行任务，跑了100多公里，满身泥浆，今早特意赶到洗车场，让它洗心革面，和整个车队保持一个风貌。

车行路上，车手的技术是全车人安全的保障。明宇昨夜值班未眠，刘力自然一马当先了。他的车技高超，驾车如鱼得水，躲车、超车流线形地顺畅。

刘力今天一接手，就有感觉，说这辆车一定是个懒惰的司机开的，干加速，不走道，稍快点，便哆嗦。他说，车就像人一样是有灵性的，你若不调教，许多功能就迟缓、蜕化、甚至丧失了。他正了正身子，像宣誓似的说，要从现在起开始慢慢地调理它，驯化它，激发它应有的活力和性能。

他说的是真的，车开了500多公里后，真的就轻快多了。

感觉到这一点，我很佩服。他信心百倍，说，到拉萨之前，要让车焕发青春。

的确，他了解车，了解车的脾气。听到它喘息变粗了，就放缓车速，见它疲倦了，就休息一会儿再加速。车在他手里渐渐地得心应手了，与人融为一体，人欢车叫，车在快乐地表现自己的本能，尽情地展示自己的风采。

车出吉林省界，上了京沈高速后，路面变成三辆车并行的车道。

进入辽宁服务区加油站。在这里加的是97号纯汽油，每升3.60元，比长春便宜5分钱。从这时起，每走300多公里就要集体加一次油。

加了油，车顿时像喝了小酒，很兴奋，跑起来很轻快。

刘力高兴了，说，纯汽油就是跟乙醇汽油不一样，乙醇汽油耗油量大，对车也有害，比如活塞本来忽嗒五下就动力十足，用了乙醇油就得忽嗒8下，这怎能不磨损车、影响车的寿命呢？

气温开始升高，比长春高出五六度，达到32摄氏度，车内有空调也闷得不行，窗外热浪滚滚，天空雾气糟糟，越接近北京越不清朗，太阳在雾中失去了光芒，像无血色的月亮。据说，这一带的空气总是这样。

车过北戴河，正是傍晚时分，轿车、面包车突然多起来，车阵像蝗虫一般，车速顿时慢了下来。刘力聪明，说今天是周日，北京人双休日到海边度假，周日晚正好返城呢。

我觉得他说的在理，问道：你怎么这么会分析呢？

他笑道：不是我分析的，而是我经历的，上周五傍晚，我从北京方向返回长春，到北戴

河地段堵车了，一堵就是半个多小时，高速公路很少堵车的，司机都很纳闷，一打听，才知道是北京城里的人到这儿度假。

我们穿梭在车阵中，超过了无数的大车小车，我们盯着3号车很容易，因为那车顶上有行李架，像戴着高高的帽子似的；而后面的5号车盯我们4号车就难了，坐在副驾驶位置的孙荣说，一看不见你们车影，心里就有点发毛。她丈夫刘华驾龄不到2年，最远才开到大连。

我们既瞻前，还要顾后，心里也急呀，按计划今晚过北京，宿延庆。天若黑了，怎么找营地，怎么搭帐篷啊。车上的张蕾担忧地说，天这么热，天一黑，蚊子全上来了，咱们还不得喂蚊子啊。明宇说，有办法，咱们多喝点酒，蚊子一叮，就醉了，早起见身上蚊子醉了一大片。大家笑起来，大嚷：疙瘩一大片吧。

近7点半钟，车队到了北京高速出口白鹿收费站。出了站口，一辆姜黄色的悍马等在那里。那悍马后身竖着两串红色的车灯，前面还有蓝色的方形荧屏，排气管子象小烟囱似的立在左前方，超过车高，据说这车行进在1.5米深的水中都不会熄火。悍马敦实气派，威风凛凛。它价值100多万，只有实力雄厚的玩车族才买它。我们的车队不知为什么跟着悍马行驶起来，大家莫名其妙，莫不是领队担心找不准路，特意请朋友当向导？或是因为北戴河到北京一线影响了进程，延庆距离北京70公里，赶到也得天黑，今晚改宿北京，此车主特来接应？

车队从四环驶出，驶入熙熙攘攘的市区，在龙涛郡餐饮娱乐广场停下。

悍马上走下一位个头不高、却精干利落的男子，原来他是6号车小霁和3号车高学贤的车友。听说西藏行车队途径北京，特沿途恭候，诚挚设宴、留宿送行。啊，这位车友重情重义，太难得了。

他叫李东明，是长春人，生意做进北京。这个娱乐休闲场所，就是他的买卖之一。广场规模很大，灯火辉煌，装修豪华，集餐饮、洗浴、娱乐于一身。

在一楼大厅里，停着一溜气派的摩托车，李老板是玩车族，摩托都是他的座骑。

晚餐很丰盛。午餐为了赶路，在车上吃的面包，奔波了1000公里，队员的肚子都渴望吃顿像样的饭菜。大家都不喝白酒，仅象征性地喝点啤酒。因为有经验的人告诫，进藏前就要戒酒，可以减轻一些高原反应。

吃饱喝足，又去蒸桑拿，用12味药浴，洗掉满身征尘。更衣后，不到10点钟，看看时间还早，我跑到楼下大厅，周总等人正围坐在沙发上，商讨着什么，每个人的脸上都现出严峻的样子。

原来2号车主刘老板的身体令众人忧心忡忡。半个月前，他咳得厉害，诊断为肺炎，连续打了7天吊瓶，进藏迫切的他，准备在路上继续打针，到拉萨就会痊愈。他这样想着，就没有向国商说明病情，瞒着大家上路了。

晚餐后的刘老板准备找诊所打针，问李东明地点，进过藏的李东明一听，顿时感到问题

严重。他连连摆手对刘老板说：“万万使不得，无病的人进藏都怕得病，你带病进藏，不要命了？”别人闻听此事，也都担心地劝道：“到拉萨病倒，想回来，买机票都难，现在是旅游旺季，你不是拿生命开玩笑么？”“再说，你若病倒，连累众人，哪能让一个病人单个返回？”“西藏也不是这回看一下就消失了，以后还有机会去么……”

大家七嘴八舌，还举了好多例子，入藏最怕感冒，会引起脑水肿、肺水肿，一旦染病，就有生命危险，而老刘的肺炎比感冒还厉害，真的是玩命啊。

一阵劝说，刘老板先是争辩，之后不语，最后还是动摇了。他身材高大，肩阔胸宽，很威武的样子，本来车队统一买了耐克帽，他却不戴，戴了一顶藏式的薄毡帽，好像康巴汉子，他一定早已渴望西藏，早已心驰神往了。可病情来得真不是时候，好像专门在这个节骨眼上与他较劲儿呢。他若一个人，可能豁出去，因为我感到他性格里就有一种冒险的精神，从他的公司做得那么大，没有点主张怎么成？大概一说到连累众人，他就不好坚持了。他回去，车手小彭也得跟回去。他车上的两名女记者苍雁和赵猛佳分别安插到6号车和1号车。已经很晚了，大家才悻悻地散去。

西行的第一夜，我睡得并不好，我为车队出师头一天，就减掉两员大将、减少一台车而难过。日子还长，来路苦多，还有多少变故，红旗能不能扛到西藏，真的是未知数呢。

第二日8月9日

路线：北京至鄂尔多斯，行程860公里

早晨5点30分，车队集合。令我大吃一惊的是，2号车准时排入队列。难道刘老板改变了主意？

我跑过去，听刘老板说：“我想好了，昨晚跟周总商量的，我现在身体见好，继续跟队前进，到青海再说。”

我心里一下释然了，我多么希望大家像群雁一样，既然组成了队伍，就要一起向西飞，一个不掉队。刘老板真叫人佩服，想办的事，绝不半途而废，为了进藏，义无反顾。有道是，不到黄河不死心，他是不到西藏不死心啊。他的这种劲头，绝非一时一事，心血来潮，他已过了不惑之年，不会一时冲动，意气用事。他是理性的，意志坚定的人，这是他的一贯风格，他在事业上也不会一帆风顺的，就凭着这种百折不挠的精神，他不知攻克了多少难关，征服了多少客户，才有今天的发展壮大。看到他入藏的表现，就能感知他是怎样做人做事了。

他的精神感动着我，也感动着车队的每一个人。他的精神是进藏车队的集体的精神体现，从每个人对刘老板的赞叹和感佩的话语里，从每个人对他无微不至的关注的眼光里，你会感到那种精神阳光照耀着每个人。

车队行驶到北京高速公路清河收费站入口处停住了，高速公里路面平坦，刘老板应该打针了。6号车队医张舵来到2号车为刘老板打吊瓶。没有吊瓶筐，就用塑料袋代替，没有挂吊针的架，就吊在车顶的天窗上，2支阿奇霉素兑上生理盐水。

针扎上了，车队启动了。刘老板将手平放腿上，座位调到半躺状态，边看一路风光，边

打着吊瓶。此情此景，若不是亲身所历，谁能相信是真的呢？为了进藏，刘老板真的做绝了。

车行一个多小时，下起雨来，2号车的天窗不能开了，刘老板的吊瓶只好由同车的2位女记者轮流举着，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需要保持一个姿势，举过头顶，全神贯注，一动不动，不一会儿，胳膊就酸了，可两人还微笑着，问她们累着了吧？她们说，值啊，领队提拔咱了，让咱当监督员，负责监督刘老板吃药、打针。此时此刻，病亦非病，而是成了一种承载友情甘露的载体，吊瓶里的透明的液体一滴滴注入病人的身体，那药液不是苦涩的，而是甜蜜的。

拔针的时候，车队停下。带相机的队员都跑过去拍照，留下难忘的镜头。我对刘老板说：“您是因祸得福啊，2个女记者亲自为你举着吊瓶！”他很幸福的样子，抱憾地说：“等到了鄂尔多斯，我请她俩吃羊肉串！”我说：“好哇，我作陪！”向西，向西。

6辆越野车打着双闪，在断断续续的雨雾中行驶，路两边的山峦若隐若现。

车过八达岭。车过居庸关。城门上写着苍劲雄浑的大字：“天下第一雄关”。

张蕾眨着大眼睛不解地发出疑问：“我记得山海关也叫天下第一关啊？”

明宇俏皮地说：“这个不是雄关么，那个就是雌关呗！”

笑声在车里回荡。

车过鸡鸣驿。这是古代从京城向西去的第一个驿站。五千年来，不知有多少西去的使者在此停歇，而如今我们驾着车一闪而过。

涿鹿。从这站开始，地势开始拔高。地貌由平原变成了丘陵，梯田多起来，土地都是黄色的了，这就是歌中唱的“黄土高坡”了。

有的路牌上写着“软弱地基下沉段”，下一块路牌上写着“地质变化观测段”，再下一块写着“官厅水库下游水土保持工程”……

到处沟壑纵横，有的深达几十米。

我惊叹：啊，这么多的峡谷！

刘力纠正说：那叫沟谷，离峡谷还有段距离呢。

他不是地质学家，可他走的地方多，书也读了不少，他说的对。我总爱感叹，总爱夸张。

我们的车在沟谷顶上盘旋，把沟壑踩在脚下，那沟谷由深黄变成棕红色，一层层与黄相间，像叠放的书籍，那是地质年代留下的书，美哉，壮哉。

在那无边的沟谷间不时地出现一排排窑洞，拱形的门，拱形的窗，依土坡而建。与黄色浑然一体。脸朝黄土背朝天，刀耕火种几千年，迄今为止，这里的人们依然远远落后于时代，赶着小毛驴，穿着土布衣，扎着花头巾，看见车队经过，站在田边眼巴巴地瞧。

可惜车队不停地行进，无法上前交流拍照。

上午10点20分车队驶出京张高速公路，出了山西省马连庄收费口，开始寻找109国道。因黄河大桥被水冲毁，需要绕道，这一下路况变得与高速反差太大，从那时起便陷入无穷无尽地问路、找路、迷路的迷宫中了。

山西的路标很乱，走几步有109国道路标，忽又神秘地消失，许是修路的原因，弄得大家都迷糊了。

绕到12点多钟，车在大同煤矿集团燕子山矿前受阻。路很脏很窄，坑坑洼洼里是厚厚的煤尘，矿上运煤的大货车一过，粉尘四溅，人马不辨，刘力形象地称其为“煤毒”。我们的车像在战火硝烟中穿行一样。大货车停下了，堵住的车，前望不到头，后见不到尾。

3号车手老高性急，走反道前进，我车紧跟其后，想早些冲出重围。

一直看不到交警，我们的车一动，交警就出现了，将我们拦住。两列车对待着，我车找个空，转入右边，不料前面更闹心：小突突，四轮子，骡子，马车一大堆，把所有的缝隙都塞得满满的，我们的车进入死角，这回一点儿挣扎的余地都没有了。

只好等待，干燥地等，焦灼地等，汗流浹背地等，烦心闹心地等。

这回有时间细细地观察周围的一切了。太阳当头，天灰灰蒙蒙的，不见蓝色，这里大概是永远失去蓝天的地方。行人脸上淌的汗变成了一条条黑道道，有的人头上盖块毛巾，这大概是生活富裕些的，更多的人头上套个塑料袋，不是为了遮阳，而是为了挡灰尘的。我估计，这里的人，出一次门，回家就得洗一次衣服。

山洼里，到处呈现黑灰色，连空气都是浑浊的。树木看不到绿色，被黑黑的煤灰包裹着。依山而建的民居，灰呛呛的，住户门前堆着大煤堆，正是晌午，家家户户的烟囱冒着烟。真难以想象，人怎么还能在这样的地方生存，怎么还不逃呢！

我们关在车里，谁也不肯开窗透透风，或下车活动活动腰板。

车停滞的久了，水温高了，空调没了，车里象桑拿浴似的。

在我们的忍耐已经到了极限的时候，前面的车疏导开了，我们的车终于开动了。车队沿着来路继续前进，只有这一条路，别无选择。走着走着，遇到路障，前面修桥，车队绕道。这一绕不要紧，没有路，开阔地上像大灰缸，车一过，烟尘弥漫，后车看不到前车，前车顾不了后车，不知怎么便走散了。1号车和6号车走到一起，我车 and 其余3辆车误入歧途，进了一个煤矿的煤场。

煤堆像一座座大山，地面是半尺厚的煤灰，车在煤灰的浮沉中行驶，就像在浊浪滚滚的

黑浪中颠簸，黑灰被车溅起，像原子弹爆炸一般，车埋在黑尘中，等一回儿，才能看到前面的车顶在烟尘中浮出。出了这个煤场，再前进，又误入一个煤场，这时同行的4辆车又分散了，我们只好原路返回。

别再瞎猫撞死耗子了，赶快与1号车联络。电话打通了，先小回，又大回，上了一条路。问当地人，向西是右玉县，左冲右突，在坑洼中向右玉方向前进，在一个加油站，散成三路的车队终于汇合了。

经加油站人的指点，找到一条修建中的新路，说是109国道。车队上去了。前面没有车来，后面没有车过，只有我们的车队在这条某一段修完、某一段未修的路上，忽平稳忽颠簸地行驶。偶尔见到一群筑路工人，人家瞪大惊讶的眼睛，交头接耳，似乎在说，这么好的车这么多的车一辆辆弄得泥头脏脸的，是做什么的？路还没开通，是哪路检查团的吧？因为那时，我们车上的西藏至拉萨的车标早已被泥浆糊住了。

一路下来还算运气，虽担心走错路，走下来还没错，并且新路没有收费站，省了过路费了。大家猜测，肯定会有与109国道接续替代的好走的路，若是正路，不可能不遇上往来山西与内蒙之间的车辆啊。

明知不对，也只得硬着头皮走，绕了圈子，大家有点怨声载道，特别是午间不休息，又是在车上换班啃面包，有的人终于忍不住了。

3号车手老高发难了，对领队嚷道：“面包我吃不下，连顿正经饭都不能吃，哪有力气开车？”周总见他态度强硬，也火了，他是同大家一样同患难的，为了抢时间，简单吃点儿有什么不可克服的，出来又不是享福的，怕苦就别来啊！

矛盾一激化，大家都闷闷不乐。

我觉得，既然大家一起出来，就要拧成一股绳，互相谅解担待，陌生的人走到一起是缘分，出来玩是找乐子的，而不是找气生的，有意见好商量，犯不着吵啊。

我们4号车在这一点上达成共识，小环境非常好。

明宇说，咱一路下来要成为最好的朋友，张姐，你当咱车的队长吧！小蕾呢，让她当生活部长，刘力是车的总管。

小蕾问：那你呢？

他挠挠头，很为难的样子。

小蕾性急地道：你就搞统筹规划、制定大政方针吧，对了，我们都当了队长部长的，那你就得当主席了。

我赞同道：是呀，你给我们封了那样大的衔，你就得当更大的官了，水涨船高么！这一路，与煤打起了交道，山西是煤产地，内蒙也是煤产地，路上尽是运煤的大货车，路上

一层煤面子，几乎一路关窗，免得煤灰呛人。路边尽是散落的煤块，明宇说：“这的人还是没穷到份，不然将路边的煤块拾到一起，也是致富项目么！”

天已经渐渐黑下来，可运煤的大货车依然成串地在路上奔忙。

快要进城时，险些酿出大祸。

车队超车，一个跟着一个，不能拉空，否则就有别的车夹塞。前车刚刚超越右边的大货车，我车紧跟，正欲超车，忽见对面疾驶过来一辆白色轿车，躲闪已经来不及，突然停车也办不到，车速已经提上来，只得硬着头皮放缓车速，紧贴大货车一侧超车，对面车速很快，想刹车也刹不住了，只能向左侧稍闪一下，闪大了，就会掉到高高的路基下面。

路窄、天黑、速度快，险情就在眼前。

超车最忌讳的就是三车并列，而我们车又是夹在中间，右面的大货车重载，我车若与轿车刮边就会挤到货车上，肯定会车瘪人亡没商量。

那个瞬间，我的眼睛几乎直了，大脑一片空白，手本能地抓住把手，不知身体应该躲向左还是躲向右，没有辨别判定的时间，车已逼近，就要触上了。我不能想不能看不能自主全身瘫软，好像我已经被相撞的车挤扁压碎与散架子的车扭到一起……

三辆车“嗖”地相错了。我车与右边的大货车相距不超过10公分！左边与轿车险些刮了倒车镜！千钧一发！

我感到我的手死死地攥着把手，身上没有疼痛，嘴还在喘息，心还在跳，那一刻，我冒了一身冷汗，我只知道我还活着，车上的每个人都安然无恙！

沉稳的刘力叫一声“好险！”他说，发现对面开来的轿车时，减速已经来不及，狭路相逢勇者上，凭着多年开车的技术，他毫不慌乱，他说，对面的轿车司机也是个高手，他的车若稍微歪一点儿，也就出事了。

跟在我车后面的5号车目睹了这一幕。车停下来时，孙荣跑上来说，刚才吓坏了，后面的视觉有误差，在他们眼里，两辆车把我车夹在中间要出事了。

第二天一上路，刘力就说：昨晚车子遇险，吓着你们了，我有责任，向你们检讨。

看来时过一夜，他还在反思呢。

我说，你是艺高人胆大啊，不过这时候敲个警钟很重要，路还长着呢，越是高手越要谨慎，不能疏忽。另外，昨天迷路，耽误了时间，贪黑赶路也是不安全的隐患。

当晚8点30分车队出了鄂尔多斯收费站，在鄂市灯火辉煌的大街上行进，边观夜景边找旅店，最后落脚在福成大酒店，标准房间价格2人100元。

放下行囊，洗掉满身的汗渍和灰土，顿时感到如释重负。已经10点多钟，我车同伴与邻车的队友一起出门打车，找到一个有特色的蒙古包风味餐厅，11个人在蒙古包中席毡而坐，要了4斤手把肉，2盆羊汤，羊肉烩饼，羊肉豆腐，装奶茶的壶一片，瓶装啤酒一堆，狠狠地享用了一下鲜美的蒙古族风味。这一餐6号车买单。啊，好香啊。

第三天8月10日

内蒙鄂而多斯—甘肃景泰县行程：992公里
昨夜睡得很实，沾了枕头便进入深睡状态，连个梦都没做，精神体力都恢复了。

仿佛差路走尽变好路，出了城，就上了高速路，还未修完，不按高速收费。

车队的所有车辆也好像都养息得很到位，把昨天的磨难都抛却了，精神倍增的样子。6点50分钟，一上路，便撒欢地疾驶，车速可达170迈。

大家议论说，宁可绕点远，也要选好路，车不累，人不乏。昨天一路颠簸，3号车的空调已经颠坏了，1号车的底盘也磕了几个坑，幸亏没漏。其它车也都有不同损伤。

从包头市进入巴蒙，一望无际的大平原，右面是连绵的大山。

山上的树稀稀拉拉，间隔都是等距的，像一个个小蚂蚁，在大山上布阵。

天越来越蓝，越来越澄澈，终于不像山西、河北、内蒙西南的天空那样缺失阳光的灿烂和空气的透明了。

进入五原县境，路两边是长长的摊床，上面摆满了白的瓜、绿的瓜，在我眼中，白的像雪球，绿的像翡翠。地上是用网袋装的瓜，一网约十多个，很诱人。

每隔不远，就是一长串瓜摊，行了几十里不间断，我终于抵挡不住馋欲，要求停下车，其实我们车的人都跟我一样，对那路边的瓜早垂涎三尺了。看看车队集体停下是没指望了，我们可不愿意错过这个品尝美味的机会啊。

我和刘力跑下车，在瓜摊前，不知买哪个了，白兰瓜0.4元1斤，那绿色的叫西域蜜瓜，0.5元1斤，有点像新疆的哈密瓜。

没吃过这种西域蜜瓜，拣了3个，9斤半，那农民说，4元就行了。哈，真是太便宜了。

拿着找回的一元钱，心想，看这价格，再来一个白兰瓜，钱也够了，一开口，那农民高兴的样子，给我挑了一个最大的白兰瓜，还加一句：“保准甜！”

乐颠颠地跑回车，张蕾迫不及待地切开一个。哇，又爽口又甜，不像在长春吃的瓜，都是没熟透摘下来，经过遥远的路途捂熟的，已经变得又艮又面，没有咬头。

我们边吃边追车队，明宇用手机问前面的小霁：“你们到哪里了？”

小霁说：“9 1 2 公里处。”

我们车是在 9 0 8 公里处，买瓜的功夫拉下我车 4 公里。

车队在前方加油站加油，孙荣给我车送过来一个白兰瓜，她买了一网袋，才花了 5 元钱。啊，我买的四五毛钱 1 斤就够便宜了，哪曾想她买的更便宜，难怪农民紧着给我抹零呢。

吃着瓜，钩出了馋虫，我的眼尖，又发现了新的目标。这回不是摊床，而是路上的一辆辆小四轮子车，上面装满了奶柿子，那柿子彤红，红得不剩一点绿色，连尾巴根都红了，红得晶莹剔透，像红玛瑙似的。

我说，走遍中国，好像哪里都盛产柿子，但味道不一定相同。

张蕾说：这个地方阳光这么充裕，日照长，瓜那么好吃，柿子也错不了。

我说，只可惜路边没有卖的。

明宇说，可能人家这里都不稀罕卖，水果都卖不过来呢！

那这么多的柿子运到哪里去啊？

肯定不是市场，市民能吃多少。可能是运到食品加工公司，制成番茄酱什么的吧？

越说越觉得想吃。怎么办？前面马上就是磴口至巴拉贡高速公路了，小四轮子是不允许上高速的。那我们就要和这些奶柿子失之交臂了。

我叹气道：我的胳膊若长些，咱车超四轮车时，我就能够到柿子了。

刘力善解人意，说：不愁，我把车开得靠近四轮子，你就能够到了。

我将信将疑，高兴地说：太好了，我马上开大车窗，你开车可要小心啊！

明宇在后座，也兴奋地行动起来，让我也小心点儿。

为了那个小小的动机，我们像淘气的孩子，早把安危置之度外。

前面就是四轮子，刘力一脚油门追上去，与四轮子并行，车速大大地放缓了。我和明宇趴在窗口，等到我车与四轮子同步时，不失时机地下手，用双手捧那车上的柿子，刚才看那柿子很小，到近前一看挺大，我捧了 3 个掉了一个，明宇拿了 2 个。

刘力真是技压群芳，与四轮子近得不能再近，他的精力一定高度集中，因为那关涉到我和小朱的安全，也有车的安全。我俩将柿子拿到手，光顾乐了，我还想多拿。刘力说：“可以了吧？”是呀，这可不是闹着玩的，不能太贪了。

我和明宇收手，我们的车离开四轮子，我们4人在车上胜利地大笑，好开心啊。此时那柿子是否香甜并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我们拿到了另一辆行驶着的车上的战利品。

4个柿子，每人一枚，肉厚汁甜，有一股特殊的味道。

人们爱说贼香，就是特别香的意思，我们又有了新解，偷来的东西特别香，叫贼香。

刘力说，咱们大声地笑，没准四轮子的司机看到了呢，他若与咱们对话，一定得说，想吃柿子可以给你们么，冒这险干啥？

我说，要的就是这个效果么，生平第一次这样地获取东西，有趣极了。

前车后车都看到了我车的在线行动，只有羡慕，没有指责。

我理直气壮地说，怪不得我们啊，怪这里的柿子红得太诱人了。

他们说，他们也动过“邪念”，可这需要全车人的密切配合、精诚合作啊。

哈，这件事还可以看出，我车是一个团结协作的典范呢！

为了您更方便的阅读藏地牛皮书最新章节，请记住我们的地址：www.kenshugue.Com 手机请登录：wap.kenshugue.Com

磴口至巴拉贡高速公路很短，收费仅15元，一眨眼就到了。

我们在高速下道的大桥头午餐，这是一个很小的蒙古族饭店，店面是蒙古包式的圆形，一圈矮桌矮凳，平时不会有多少人吃饭。

我们一到，店主立刻手忙脚乱，我们几乎将大铁锅里烩的羊肉全包干了。

奶茶随便喝，上了一壶又一壶，炒菜谁能等得及啊，有嘴急的，干脆就跑到后厨，拿过大块羊骨头，站在蒙古包中间大嚼大咽起来。

店主人准在想：喝，这些人怎么这样子，是不是好几天没吃东西了？

明宇声言这一餐我们4号车请客，并告诉店主，大家随便吃，我来算总账，不会亏了你的。蒙古包简直就成了大家自由自在的家。

这里的手抓肉18元1斤，烤烧饼，越嚼越香，还有面片，一端上来一大盆，吃多少盛多少。

从昨天到鄂尔多斯开始，我们的食谱便同羊肉摆上了，此后多日，顿顿都离不开牛羊肉，以致从西藏回来，好几个人都说自己不但没瘦，反而胖了。

2点多钟，我们驶上110国道。路边的大山不知何时变成了沙山，那沙山连绵起伏，一望无际，背风面就是沙窝。所幸这是个少风的季节，不然这里的沙尘就会兴风作浪，弥天

漫地，无遮无拦地摧残车辆和路人。如果不知道这一带是内蒙，我就会误将这里当成塔克拉玛干沙漠的。

后来知道，这里虽不是塔克拉玛干，却小巫见大巫，是为害中国内陆的沙尘暴之源——内蒙古阿拉善大沙漠。

有关报道说，阿拉善沙尘暴这个词始于1993年，从那时起，每年狂风像一头发怒的雄狮，从阿拉善裸露干旱的土地卷起上千万吨的沙土抛洒向华夏大地，灾害波及范围越来越大，灾情越来越重，频率越来越高。据有关部门统计，1993年后共发生23次，阿拉善已成为我国最大的沙尘暴源头地。科学家断言：如果再不有效地阻止这种势头，整个东亚都避免不了覆盖在沙尘暴之中。为了治理阿拉善沙漠，中国民间成立了一个百名企业家基金会，每人每年捐赠10万元，连续捐赠10年……

我细细地端详着那沙丘，金黄色的，像黄缎子似的柔软细腻。没风沙的时候，多么宁静安祥。在对它的美艳欣赏的同时，人们不能不为它贻害人类而忧虑。

下午4点钟进入宁夏。

927米长的中宁黄河大桥掠过。

双龙大佛寺掠过。

7点多钟进入中卫市。天渐渐地暗了下来。车队打开双闪灯，每辆车都眨着两只红眼睛，眨出一串红色战线，引得路人驻足观看。

出市区西行20公里，过甘唐收费站，到了一个叫作沙坡头的地方。这里是一个景区，途中便看到巨大的宣传牌，上面写着：大漠孤烟直，黄河落日圆。古人的名句就是在这里写就的。

刘力想起中学课本里的诗“西去列车的窗口”，他说，当年贺敬之肯定就是在咱们这样的向西行走的途中写出来的。

我情不自禁地背诵起来：在九曲黄河的上游在西去列车的窗口是大西北一个平静的夏夜是高原上月在中天的时候一站站灯火扑来，象流萤飞走一重重山岭闪过，似浪涛奔流啊，在这样的路上，这样的时刻在这一节车厢，这一个窗口……

是啊，是巧合，还是天意？我们也是在夏夜，也是在车上，也是向西去，山河依旧，感受依旧，时差却是半个世纪！

车队紧赶慢赶，到沙坡头时，夜幕仍覆盖了我们的视野。

影影绰绰的沙丘拔地而起，高达一二百米，其底为岩石，对岸山影幢幢，浩浩荡荡的黄河就在山谷里奔流，星光之下，河光返照，绵绵延延伸向远方，白亮亮的河水，那么安宁那么恬静。我理解，这里就是沙山、沙梁的最前沿了，所以叫沙坡的头么！一打听，果然如此，这是甘肃境内过青铜峡、石嘴子后的第三重门户，沙梁此前绵延起伏从未间断，到了这里夏

然而止，断于黄河。黄河流到这里，是九曲中的一大曲。

这里的大沙丘像面粉一样细腻，明宇和小霁等抑止不住兴奋，一个把式翻进沙滩，乐得直打滚，还摆出姿势，让我快点儿抢镜头。

啊，这就是母亲河，她从雪山走来，她从荒原走来，流经多少艰辛，洒下多少泪水，养育了一代代炎黄子孙。

我不能跑到黄河边去亲近母亲河，可我却闻到了她的气息，感受到了她脉搏的跳动。我们从几千里外的东北角赶来拜谒黄河，只见到她半遮半掩的真容，她想不到我们是这样虔诚，正要睡去，却见我们这些子孙跑来，只隐隐地向我们微笑着，虽然一路上有种种磨难，可在这一刻，都被母亲的微笑冲得烟消云散……

我久久地凝视着夜色中的沙梁、河道，尽管我瞪大了眼睛，仍然看不清沙坡头的全貌，只能望着两边的山影，想象着这里的壮美。

也许这不算遗憾，她留给我一个再次拜谒这里的理由。
当晚，车队宿于甘肃景泰县景泰兰大酒店。

入住时已是晚上十点多钟，没有一个人急于吃饭。因为大家的心里有一些解不开的疙瘩。

途中，有些队员抱怨：从出发起，就一个劲儿地赶路，不是驾车游，只有驾车，没有“游”，成了汽车拉力赛了。有的人建议边走边玩，像今天路过云岗石窟，理应停一下给点时间参观，多难来一次啊，可却错过了。有的人更激烈，说我们都被国商利用了，国商就是为了造声势，负责咱们车的汽油和过路费，可却使我们失去了自由……

周总临时召集开会，让每个车派一个代表。他想听一下大家的意见。3号车老高情绪激动，说大老远地参加活动，就是为了玩，可现在每天就是赶路！他在途中已经竭力推荐黄河石林，去年他曾去过，在黄河边的农家住过，那是非常值得去的地方，不去终生遗憾；他执意去黄河石林，他不指望车队去了，明天他要撤出车队，请把车上的另外2名队员安排到其他车上。

6号车的小霁没等别人把话说完，就先情绪失控了，小霁开口就是“走，老高，咱们一起走，不受这份窝囊气了！”谁也挡不住，别人拽他，他一甩，使劲往宾馆外面挣。

没招儿，明宇动员祝涛进来代表6号车开会，哪曾想，祝涛与小霁是一个车上的两轱辘，照样喘着粗气，言辞激烈，最后也站到门外拒绝与会，这时，只好由张舵来开会。

明宇说，他与6号车的人都是多年的朋友，他们若执意离队，我们4号车也得跟着走，不然朋友不够意思了。可他还是希望大家一起走，有些事情缺乏沟通，协调好了，大家就一起走，别在半路上散伙……

这是我最不愿意看到的局面，我想这个局面对于带队的周总也是很难堪的。因为他是受国商重托，对车队负有责任。如果克服艰难险阻，一路平安凯旋归来，那他作为带队的脸上

有光；若半途散伙，各奔东西，却是他绝不愿意看到的，这是他策划热衷的第一个举动啊，他怎么会愿意看到自己花费几个月心血的壮举付诸东流呢？更何况省内媒体已经报道，并有记者随行采访，怎么向读者交代呢？他会难过伤心得心里流血的。

车队的人员是向社会征集的志愿者，相互不了解，相互不认识，对国商没有隶属关系，是一个松散的临时集体，且想去西藏的人，性格里多是有想法，有主张，有个性的，队员中好几个是私营老板，自己挑大梁，自己说了算，而加入车队，就要听统一调度、统一行动了，所以可能还不太习惯。能领导这样的队伍，是需要怎样的胸怀和协调组织能力啊！在这一点上，周总很想按着出发前与车手签的合同办，此行的目标是西藏，抓紧时间赶到西藏，那里才是最难得去的地方，到那里多游览才是目的。他说，途中经过的好景点何止一个云岗石窟，若都去看就会影响整个进程，我们还是争取按原来的计划行动吧！

他这样一说，3号车和6号车又情绪激动起来，明宇在一边打圆场，让我说一说。望着一张张被情绪燃烧得发红的脸，感受着一颗颗充满活力和渴望的心，我想到曾经帮助即将初中毕业的儿子为班级墙报拟的通栏标题：向着太阳，大家一起飞，一个不掉队。教室的墙上布置了一幅摄影作品，一轮初升的太阳，周围是同学们折叠的白色的千纸鹤……

此时，我觉得队员们就是那洁白的千纸鹤，西藏就是那冉冉升起的太阳，我多么希望大家一起出发，一起抵达西藏，一辆车不掉队，一个人不掉队啊。

我说，大家既然一起出来了，就是一个大家庭，家和万事兴，有事好商量，没什么不能解决的。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都是想去西藏。我觉得这次能够成行，应该感谢国商，没有他们的发起组织，我们不能这时这刻在这里；也许每个人自己也能来，但什么时候来，怎么来，就不一定了；我认为每个人还是要以大局为重，有些事情只要多沟通，不是不能解决的，比如去黄河石林，周总并没有说不去，也是听从了大家的意见，才走到景泰县的，已经到石林的边上了，怎么能不去呢？我没去过石林，我也很想去的……

周总深思了一会儿，他的确有处变不惊的大家风度，面对队员的过激情绪，他没有火上浇油。他问，有没有不想去石林的呢？回答是，没有。

周总说，现在出发才第三天，时间很充裕，明天上午去黄河石林，晚间赶到西宁……

大家的情绪平静下来，外面的队员也都进来了，一起商量路线的调整，争取7天赶到拉萨，那样比计划还提前2天。

一切商量妥当，每个车的人都心中有数了，大家的心里亮堂了，开始安排房间、吃晚饭。

这顿晚餐变成了夜餐，吃完饭已经下半夜1点多钟了。

事后，明宇开玩笑地总结说：3号车是自由主义，6号车是冒险主义，另两辆车是动摇主义和机会主义，咱4号车是**，就咱车最顾全大局……

逗得车里人心花怒放。那时我想到，廖佳为什么由最初结伴而行，变成了独自驾车行，因为两个人就会有两个想法，只有一个人才能绝对自主。由此我也更加珍惜我们的这次行动，

6 辆车、2 3 个人，一同奔西藏，这是一件多么不容易多么了不起的举动啊。

第四天 8 月 1 1 日

甘肃景泰县—黄河石林—西宁行程：5 7 0 公里
早 7 点 3 0 分从景泰市出发。

出城的收费站名为大水瓢，那个字，谁都不认识，问交警方知念 z h a（二声），我理解为石头又大又多的意思。事实证明，这条通往黄河石林的 6 6 公里路果真应了这个名字。

连绵起伏、重重叠叠的沙山，不，应该是不完全的沙山，或叫沙土山，因为那土是黄色的、红色的，有一定的粘着力，把砂石粘在一起，上面趴伏着一个个绿色的小草丛，长不大，像二大碗似的，隔几米远一棵。偶尔看到一处村落：土墙、残垣断壁，那是沙进人退的遗迹，偶尔还看到沙丘中腰有一二个拱形的门洞，是人为挖的小窑洞，什么人会在这荒无人烟的沙土山上挖洞？这里无田可耕，无树可栽，怎么生存？

路很窄，但很平坦，是一条新修的柏油路，路在沙丘、谷底、谷峰间 S 形地盘上盘下，曲曲弯弯，没有车谁能来这里？修这条路是因为有美景在前面。

突然，眼前的大沙丘被我们赶尽走绝，黄河就在失去沙丘的空旷峡谷间露出丰腴的笑脸！

我们的车队停在山峰的顶部，峰尖立陡地向下抛成崖壁，周围的峰象刀削剑劈的石墙，万丈崖壁下，黄河形成一个开阔的湖，滩涂上绿色的树林，啊，沙海中的绿洲！这里简直是世外桃源。

天阴沉着脸，很重地向下垂着，仿佛黄河周围的崖壁支撑着沉甸甸的天空。对面靠近崖壁的云露出一条银白光带，那道仅仅的亮色衬托着山尖上的一群小房落，很奇妙。

大家不顾光线偏暗，摆出各种姿势，欢叫着争相拍照。

老高说：“走吧，下了山峰，下边的景色才更美呢！”

车在陡峭的峡谷的夹缝中向下缓缓行驶，幸亏这里几乎没有对面来的车辆，不然真担心窄路相逢，撞个人仰马翻。

不一会儿，到了谷下黄河边上的小村庄。一个个矮小的土房都是黄土干打垒的，门是原木原色的，平顶的房，正门上都压着一块红布或是红纸，那是这里的人们祈求消灾免祸保平安的。

窄窄的街道旁有一个院落，那里有一个露天剧场，有舞台，村里放电影也在那里。

没多远就是渡口，岸边是高大的水车，这不是观赏用的，而是村里人吃水用的，黄河水就是从这里引上来。

河边停靠着好几只似船非船的东西，当大家明白是黄河边特有的羊皮筏子时，连价格都不问，便争相跳上去。

羊皮筏子是黄河边上的人们世代用来代步的，在世界的交通运输工具这也堪称一绝了。它是整个羊皮，用盐和桐麻油揉之，晒熟，充足气，膨胀如羊状，再将其系于木条编成的筏子上。大的羊皮筏，羊皮上百个，小的三四个。

我们乘的羊皮筏是由14个羊皮吹鼓制成的。我担心，羊皮那么柔软，碰上礁石什么的，会不会漏啊？筏子的主人姓尚，他笑了，一看我就是老外，他说，一丁点儿都不用担心，羊皮结实得很！

那羊皮鼓得发亮，还很轻巧，我一抬就拿起来了，不费力就放到水里了。

每个筏子可以坐3-4人，掌舵的人只要用一根木杆，不时地调整方向就可以了，筏子在水上稳当快捷地漂流着。

尚大爷告诉我们，这个地方叫中泉乡龙湾村，四五百年前有三大姓：尚、刘、高，村头有三棵香水梨树，是先人留下的，象征着三大家族，有三百多年历史了。

从前这里没有路，全靠羊皮筏子从黄河上游漂流，把苹果、大枣、瓜子运出去，换回粮食、盐和针头线脑等日用品……

坐在羊皮筏子上，看四周石崖，就像坐在高深宽阔的井底，更显出人的渺小了。

漂流到河对岸，真的不愿意上岸，羊皮筏子也被拖上岸来，主人把羊皮筏子立起来放到四轮子车上，从这岸再送回那一岸，大家纷纷与船工，还有羊皮筏子合影。

我喜欢羊皮筏子，不仅因为它独特实用。更因为它那丰厚的内涵，它从远古漂来，它是黄河子民生生不息的功臣，它是古老历史的见证。走完水路，走旱路。这边的景色，实在太奇特了，高大的石崖千姿百态，令人惊叹不已。那石崖象树林一样向峡谷中延伸而去，同伴们骑着毛驴进峡谷了。为了拍照，我同当地的一个女孩步行。

这条峡谷有100多公里长，现开发了14公里做为旅游线路，骑着毛驴得1个半小时才能返回。

石林象一个有生命的世界，那里有“唐僧”，有“猪八戒”，有“猿猴”，有相依的“情侣”。还有“青蛙嘴”，有个传说，青蛙对山民夸夸其谈，说龙王爷是我外甥，山民不信，去问龙王爷，龙王爷生气了，将青蛙嘴用木棍支上，青蛙再不能说话了。那山崖真的像大张着的嘴，里面有个石柱。这是对不诚实、夸大其辞的人的惩罚。

在这里，这样的峡谷有8条，其中有2条通向2个小村庄。龙湾村的人除了走水路，陆路就是从这里走到外面，一走就是好几天，买不起毛驴，人背着苹果，走在路上当干粮，到外面仅剩了半袋，用来换回东西。

峡谷很高，我和女孩两个人走都有点胆突突的，当年一个人走会是什么滋味呢？女孩说，雨天不能靠谷边走，也不能在崖洞里避雨，那崖石结构松散，随时会塌方。夏天峡谷里闷热，石林高耸，密不透风，走起来辛苦极了。

这里的人至今仍保持着不与外界往来的习俗，他们一辈子也很少出一次龙湾，他们习惯于封闭式的生活，这里没有电话，没有手机，仿佛是被现代社会遗忘的角落。

不知不觉已深入峡谷很远，女孩谛听到了什么，说，“你的同伴们回来了，你听——”我凝神细听，果真有毛驴的得得得的蹄声，我说：“那我得往回走了。”

我要同女孩道别，女孩说：“咱俩一起回！”

我说：“你再往前走吧，我敢走，反正就是这一条道；一会就和同伴汇合了”

女孩说：“我就是为了陪你的，我常走，不碍事儿。”

原来这个女孩是导游，21岁，名叫马志娟。她家住在景泰县，旅游学校毕业后分到这里，已经半年了，她很热爱导游工作，住在山上的铁皮房子里，每个月能回一次家。她没有单独为我导游的义务，只是见我是记者，挎着相机，可以拍照片，就特意跟来，惟恐我把好景观漏掉，影响宣传效果。有这样热爱这块土地的黄河儿女，这里的旅游事业一定会发展起来的。

午饭安排在岸边一个农家，趁饭菜没上桌的空儿，我跑到村子里转起来。

一个农家院里堆了一堆比西瓜小、比香瓜大的东西，那是什么呢？我轻轻地推开院门，走了进去。大嫂很热情，见我对地上的东西感兴趣，急忙拿了刀，挨个瓜敲了敲，拣了一个切开，递给我一个勺，让我挖着吃。我尝了几口，甜丝丝，清淡，爽口，一口气吃了半个，边吃边叫：好吃。她弹弹这个，敲敲那个，又切开2个。我连连摆手制止，她说，不关事儿，把籽扔到这里。旁边有一个小桶，里面有半下子黑瓜子。原来这瓜叫籽瓜，瓜瓤好吃，籽也好吃。

从这家出来，又被几个小孩子的笑闹声吸引了，我不由自主地走进那个院子，女主人在纳鞋底，四个小孩子在玩耍。见一个陌生人进来了，他们都抬头看着我，我拿了相机说给他们照相，他们高兴极了，拍完了，给他们看数码相机的图像，看到自己的影像在小荧屏上，他们惊奇极了，拽着我的胳膊还让我给照。女主人坐在屋门口的木墩上，一边纳鞋底一边吩咐孩子，说的什么我没大听懂，后来明白是让他们给我摘大枣。我连忙摆手：“别摘了，白瞎了。”因为树上的枣还绿着呢！小孩子哪管那个，早已摘了一大盘，一边往我手里送，一边说：“吃呀，没变红也甜！”

沿着村里的小土道继续走，我想找到那3棵有300年历史的老树。村子里不大有多少陌生人来，冷丁见一个背着相机在小巷里转悠的女子，很惹人注目。蹲在墙跟晒太阳的老人和妇女都把目光集中到我的身上。我上前询问3棵树，一个老奶奶见我听不懂她们的话，索性起身带着我向村头走去。不一会儿，到了树下，那三棵大树很粗壮，椭圆形的叶片很小，老奶奶比比划划地向我讲述着什么，我一句也听不懂，可她还在讲，为了表示对她的尊重，

我不住地点头，还在大树下为她拍了照片。

背包里的手机响了，周总打来电话，问我怎么还不回去？大家吃完饭了，都在等我。“好，马上来！”我已经把吃饭的事儿忘到脑后了。为了多看看黄河儿女的生活状况，我犯了一个小小的错误，迟到违规，让大家等，可我的确多拍了照片，多了解了情况，多体验了生活，值。

匆匆忙忙地赶回去，急三火四地端起饭碗。海青告诉我，那个盘子是黄河鲶鱼。

啊，这个信息很重要，吃了几十年的鱼，还没吃过母亲河里的鱼呢，别的我都不吃了，专吃鱼！

由于大家在等我，狼吞虎咽，不知其味。过后，伙伴们议论，那黄河鲶鱼有点怪味，像柴油味，所以，那道菜不大受欢迎，剩了很多。

我说，这回不剩了，差不多都让我吃了。伙伴问：“您觉得好吃么？”我想了想，因为着急，真的没吃出是什么味道来。啊，好一顿黄河鱼！

一方水土一方人，哪一方都有其独特的历史和文化，而一种历史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总会留下行踪和轨迹。一个人对大自然的爱，不是凭空的，天生的，而是从对这片土地和人的了解开始的。对她认知得越多，感情就越深。在这黄河岸边的小村短暂的逗留，已经使我深深地爱上了这片土地，爱上这里奇美的山水，爱上了这里的黄河子孙。我以后还会来的，带着更多的朋友来，最好住上一段时间。

从黄河石林出来，一路阴雨绵绵，车窗上的雨刷一直不停歇地摇到西宁。老天有眼，游黄河石林时没有下雨。住进西宁水利宾馆，2人间100元。

第五天8月12日

路线：甘肃西宁—青海格尔木行程802公里

西宁是青藏高原上古老的城市，这一带曾是羌人的游牧地，汉代骠骑将军霍去病击败匈奴，占据河西走廊。东汉建安年间正式设西平郡，即今天西宁的由来。西宁一直是边塞要镇，是青海东部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

西宁素有“青藏门户”之称，市区海拔2275米。城区大部分坐落在湟水河的南岸，主要街道呈东西走向，延伸出城与109国道相连。

出西宁市区西南25公里，便是著名的藏传佛教格鲁派六大寺之一的塔尔寺（另五寺是西藏的甘丹寺、哲蚌寺、色拉寺、扎什伦布寺、拉卜楞寺），也是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大师的诞生地，是西北地区佛教活动的中心。

早餐后，车队直奔塔尔寺。寺院坐落在莲花山坳中，远远望去，绿墙金瓦，灿烂辉煌。同伴跑去买门票，35元一张。其他人有的忙着拍照，有的跑去选旅游纪念品，还有人为正在举行的各国游客绕塔尔寺拉力赛助威。

寺院前的广场上矗立着 8 座如来宝塔，用来赞颂释迦牟尼一生的 8 大功德，8 塔从东到西排成一线，整齐美观。几乎每个来客都要在这里留影。

寺中心的主建筑是大金瓦殿。寺内珍藏了许多佛教典籍和历史文学哲学医药等方面的专著。传说宗喀巴诞生时，脐带滴血的地方长出一棵菩提树，每一片叶子都显现一尊狮子吼的佛像。1379 年，他的母亲按儿子所言，将这株菩提树和狮子吼佛像为胎建塔，后来该塔一再改建，成为现在大金瓦殿中的大银塔，是全寺的主供神物，塔尔寺即由此得名。

如果没游塔尔寺，我以为宗教仅仅是一种信仰，到了塔尔寺，我被一种源远流长的艺术征服了。塔尔寺有“三绝”：酥油花、壁画和堆绣，是寺院的流传下来的传统手工技艺。

酥油本是在藏族牧民的奶油类食物，宗喀巴在祈愿会上做了一个奇梦，梦见荆棘变明灯，杂草变鲜花，无数珍奇异宝，光彩夺目，绚丽照人。他为了圆这个美好的梦境，立即组织艺僧，用酥油将梦境雕塑出来，供奉在佛祖案前，从此酥油雕塑便延续下来，迄今已有数百年的历史了。在酥油花馆，我们看到了那色彩鲜艳的酥油雕塑，雕塑的上百个人物、花鸟树木栩栩如生，陈列在一面墙那样高的玻璃柜里。

堆绣是用各色绸缎剪成佛像、人物、花卉、鸟兽等，绣到布幔上，里面用羊毛或棉花等充起，很有立体感。我们在寺院的大经堂内看到悬挂的十八罗汉等堆绣，禁不住为这独创的艺术品叫绝。

壁画多绘于布幔或墙壁和梁栋上，内容多取材于佛教故事和宗教生活，具有浓郁的藏印风味。

漫步在塔尔寺感受着宗教氛围和艺术的熏陶，仿佛心灵在一些看不见却感受得到的光线中沐浴了一般，满身通泰，舒坦极了。

从塔尔寺出来，已近晌午，该吃午饭了，可大家一致要求，到青海湖吃鱼。青海湖距西宁 150 公里，那里是中国最大的内陆咸水湖。车队 12 点 10 分出发，1 点 40 分便到了。

车出西宁，荒原顿时让位于大山，山峦连绵，山上少树，包裹着浅浅的草，给人的感觉像初生的鸡雏、羊羔、牛犊似的，绒乎乎的。近看，山上的沙棘一团团的，草叶立着向上，一簇簇地漫向山顶。

铅灰色的云开始变淡了，薄云处有阳光反射，像白银似的，不一会云天上露出一道缝，缝中泄出一片蓝，那蓝像颜料染的一般，蓝得象靛青，蓝得像水晶，好像是要向我们这些远来的客人透露点高原上天空的美妙信息。

云变白了，大朵大朵地飘着，山顶上的云遮住阳光，象一柄柄伞，把山掩在下面，得不到阳光照射的山黑黝黝的。每座山腰都积着厚重的云，大概是离天太近，阻挡住云的脚步了。云在上面拥挤着，缓缓地攀越大山，也许是云喜欢那锦缎似的山，不肯匆匆离去吧？

青海湖在一片欢呼声中进入我们的视野，先是一条水线，渐变渐宽，渐变渐近。那蔚蓝那清澈那浩淼一下将我们征服了。门票 20 元一张，为了多在湖边逗留，大家很快地通过检票口，向湖边奔去。这里的海拔已经 3260 米，比西宁高出 1000 多米，有人已感到头

重脚轻，有轻微的高原反应了。

湖岸开满五颜六色的野花，为宝镜一样光洁的湖镶上花边，而湖和草原又镶嵌在皑皑的雪山间。湖的面积4500多平方公里，一圈360公里。湖面上鸥鸟竞翔，白帆点点，充满诗情画意。

岸上有很大的玛尼堆，上面飘着一串串风马旗，我也像藏民一样在石堆上加上一块小石子，祝愿吉祥如意。有人说，在青藏高原，大地有多广阔，玛尼石就有多少，许多玛尼石上镌刻着“六字真言”：唵嘛呢叭咪吽，这六字分别代表佛部心、宝部心、莲花部心、金刚部心，表示对幸福和佛祖的崇拜，在青藏无处不看到六字真言那五彩缤纷的形象，无处不听到六字真言那牵动灵魂的声音，使人处在强烈的宗教氛围之中。据说，六字真言还有健身防病延年益寿的作用，每字发音各有所属，针对人体相应的部位，从头到脚，层次分明，念起来要柔和，发音时间长，效果就越好。

藏族小女孩，梳着满头小辫子跑来了，穿着彩色鲜艳的坠满饰物的民族服装，小脸蛋儿晒得通红，我急忙举起相机，给她拍照。她很乖，还摆出姿势。之后，向我伸出小手，我明白了她在要钱。给她1元钱，其他孩子看到了，也都伸出小手。从这时起，我们走到哪里都会遇到伸手要钱的藏族孩子。

湖的西北隅是面积只有0.8平方公里的鸟岛，每年4至7月初，十几万只候鸟在那里的沙滩上栖息，鸟声如雷，扬声数十里，现在这里已经成为亚洲地区密度最大的一个鸟类繁殖场所。我们这次没有去，因为这个季节鸟还没有从北方飞往南方。

2点半钟，我们离开青海湖。

沿青海湖西行，左面是蓝色的湖，右面是起伏的山，山向我们靠拢，越靠越近，湖离我们而去，越离越远，渐渐变成线，消失在草原的地平线上。

山上开满白色的小花，近了才恍然看清，原来是羊群，少说几千只。看不见放羊人。走了很远，看到五六个低矮的深色的帐篷。车队停下，我跳下车，向山腰靠近，那帐篷跟蒙古包不同，是起脊的，很小，里面很窄，每个帐篷前都堆着一米多高的酒瓶子，看来藏民善饮，山上有玛尼堆和一个不太大的白塔。

拍了几张照片，又上路了。车行驶的很吃力，是上山，在山顶上盘旋，车窗上出现水珠，以为下毛毛雨了，其实不是，是山顶上雾珠。车上海拔表显示：3600米。

从山上下来，到大水桥，这里是过路车停靠的驿站，路两边有20多家小饭店。有南充川味餐厅、天府饭店、重庆风味、山西风味、西夏风味，还有东北饺子馆。川菜是最多的了，还有一个大水桥招待所。

我们选择蓉城餐厅午餐。我们的主打菜是青海湖的黄湟鱼。要了一个浇溜湟鱼，还要了一大盆炖湟鱼汤。那鱼真是绝对的美味，肉嫩刺儿软，只管大口地吞，绝不会被鱼刺卡嗓子。

湟鱼无鳞，身体细长滚圆，是青海湖特有的鱼种。青海湖为咸水湖，水中含有丰富的矿物质，这种鱼生长周期非常缓慢，一年仅长一两，一条一斤重的鱼，需要10年。知情人告

诉我们，远离青海湖才能吃到，所以，我们忍着饥饿，跑到距湖20多公里的地方。

此餐鱼是我吃过的鱼类中最难忘的，每个人的肚子都吃得鼓胀胀的。以致从西藏返回路过这里时，众人呼声高涨，第二次享用了湟鱼美餐。

饭桌上，发现小霁感冒了。他对自己的身体太自信，从长春出发时，连一粒药都没准备，大家纷纷拿出药给他吃，希望他能扼制住病魔的咽喉，千万别把病带进西藏，那就容易有危险了。

小霁说，只要还有一口气，我也要西藏喘息。

张蕾说：别看我瘦小，背也要把你背上去！

明宇说：小霁，死神光顾你也别怕，我一定设法让你就地天葬，让热爱西藏的你，最后的时刻仍能享用一下藏族同胞的风俗！

小霁心满意足的样子，说你们想得这样周到，我没什么后顾之忧了；不过，你们放心，我没事，我总也不吃药，吃了就会见效的。吃罢湟鱼宴，人人精神饱满，天似乎也露出笑颜，此时天光大开，太阳完全彻底地从云层中走出来了，天地间刷地亮起来了，好像一下子拉开了舞台的帷幕，宣布演出正式开始。

田野里的油菜花金黄耀眼，与远山与白云与蓝天汇成巨幅的彩色图案，像藏族女人彩虹似的围裙一样，漂亮极了。

苍鹰张开宽大的翅膀悠然地翱翔，仿佛指点江山，评说着高原的美丽。

成群的牦牛在辽阔的草原上自由自在地玩耍，它那威武的犄角，像披着战甲的长长的鬃毛，令我欣喜不已。路标上出现了牛的图案，那是提醒过路的司机，注意随时可能冲上路面的牛羊。去年3号车手老高曾在青藏线上骑摩托撞死一只羊，赔偿1000元，实际上买只羊才300元。

山高起来，路陡起来，弯道多起来。

路标：橡皮山，海拔3810米，急弯10公里。

路标：忘尕秀垭，海拔3672米，前方急弯，已死22人。

路标：乌兰山，海拔3088米。这是一座红色的大山。

路标：脱土山，海拔3015米。这是一座光秃秃的黄沙山……

车上的海拔表，从半梦半醒状态彻底醒来了，指针一会上，一会下，不再合眼。车上的水平仪也开始工作了，上坡、下坡，左拐、右拐，不停地倾斜着，那个像眼球一样一半黑一半白的刻度表，还有中心那个扁扁的小红浮针，频率很大地转动着。

山上的绿色渐渐地变薄了，有的已非草木，而是苔藓了，有的山索性苔藓也不要了，裸露着自己或粗犷或细腻的肌肤，有的就是铮铮骨骼了。

山上有褶皱，就像地图上沙盘的模型，或是在飞机上俯瞰群山一样。

左面山上的白云趴在山腰，一动不动，可能是走得累了。

有的山褶里长着稀疏的草丛，象一道道的铅笔画似的。

远处的山暗着，故作深沉的样子；低矮的山在阳光下，很明媚，像情窦初开的少女；那一座大山周围，簇拥着一群高矮不齐的小山，像是年龄不等的孩子围绕在母亲的膝前……

内地的山多是有植被的，长满森林和草丛，而这里的山单纯而纯粹。山就是山，绝不负载什么杂物。如果有的山羞涩地穿了衣服，也仅仅是披了一袭淡淡的绿纱而已。

在画报上、摄影期刊上看到许多美丽的大山，大概都是以这里的大山为模特的吧？

长江有源头，黄河有源头，世界上的山也应该有源头。那么这个源头，被我无意中发现了，原来就在青藏高原，就在这里！

蕾蕾兴奋地说，这里的景色真是帅呆了，酷毙了，简直无法比喻了！与美景俱来的是火团一样燃烧的太阳，它的光线，打在不断走场的云朵上，使高原有侧光、有逆光、有区域光，云影排排，山影幢幢，呈现一片变幻无穷的神秘感，令人浮想联翩。

然而，当那强烈的光对准我们的时候，可就不是什么好看好玩的东西了。那光极其强劲，好像是阴雨多日，积攒了无限的能量，一下子喷发出来一样，晃得我们眼睛发疼。

也许是太阳紧挨着高原，中间的大气层稀薄，光线无遮无拦地射向大地，穿透力极强，就像法海手持的那个钵，照向哪里，哪里便聚焦。在那强光里，任何人无以躲避，无以自拔。高原上的藏民那像涂了红油漆的脸蛋儿，就是阳光的作品。

那阳光很刻毒，它成心想将每一个从这里流动的分子，都融化在光里，强迫你与它结为一体。

我们车队到加油站加油时，显示屏上电子数字被阳光晃得看不清楚，需要用手遮挡着，才能读出来。

那一刻，我突然想，太阳，我不拒绝你的亲近，看看你会怎样？因为临行前与我的好朋友进过藏的锦州晚报的周菁通过电话，她告诫我西藏的太阳相当毒，帽子遮阳镜必不可少，还要买40倍的防晒霜。我照办不误。此时，我很想探索高原烈日的秘密，将帽子、防紫外线的眼镜摘下来，把自己完全地暴露在烈日下，傻乎乎地仰脖望日。

那阳光表面上跟照临北方大地的阳光一样，无声无息，宁宁静静，可它却不甘寂寞，只

要望上一眼，你就会被一种神秘攫住。你会看见从太阳的大火球里，散播出无数的闪着五彩缤纷光环的小球球。我伸手去承接，一个个距我一下变得遥远。我瞪大眼睛，又望一眼太阳，那小球球又来到我身边。

这些载着神秘使命的小球球是从太阳那里起飞的么？是太阳的无数孩子、子民么？它们来到高原做什么？它们让我一眼望见，是带着什么使命，要告诉我什么么？我不敢再向那大火球望，因为我感到眼睛有刺痛感。大概要看破天空的秘密，受到某个小光环的惩罚了吧？

伙伴在车里向我大叫：“快戴上帽子眼镜，你的脸会晒伤的！”

我放弃了努力，重新武装上，眼镜的镜片将阳光与我隔离，那小光环立刻消逝得无影无踪。啊，神秘的不可思议的阳光！

车开了，同伴们有的用报纸或衣服挡住车窗，有的用毛巾遮住胳膊，5号车的孙荣准备得最充分，用一方丝巾围住脸颊，只露出一双大眼睛，像阿拉伯女人一样。

尽管如此，每个人还是被太阳晒得无处藏身。车向西行，阳光直射进车，前面的车窗是不能用东西遮挡的，司机换了长袖衣服，可手在阳光中，晒得发痛，戴了手套，被汗潮湿，只好将毛巾搭在握方向盘的一只手上，另一只手举过头顶。我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两手举过头，作投降状。

高原上的时差与内地相差两个多小时，已经六点钟了，太阳还象两点钟一样烤人。最难熬的是3号车，车上的空调在过山西时坏了，天阴还不觉怎样，天一晴可就遭殃了，如果车窗紧闭，车内会闷死人，车窗大开，外面热浪滚滚，左右为难，个个叫苦不迭。

啊，狠毒的烈日，还没到西藏，你就先给我们一个下马威！

我怀疑队员们对烈日的诅咒太多了，得罪了圣灵，太阳不再跟着我们的车队前进，而是原地不动了。

远处乌云压城，黑黝黝的大山与黑色的云影连成一片，分不出哪是山哪是云。有的地方云重了，掉下来，落在山上，与山形成一个黑色的天柱，那是大雨作的祟。

车队向着那重重叠叠的黑山黑云挺进。身后仍是阳光灿烂。太阳在将我们送进一个黑洞洞的穹庐。我们只能前进，不能后退，只此一条路，别无选择。

黑暗离我们越来越近，阳光离我们越来越远。

已经有豆大的雨点啪啪啪地打在车窗上，天光一下暗下来了。

山顶上闪电道道，像一条条金色的蛇，扭动着身子，忽隐忽现。

进入雷雨区，雨点密集起来。那大雨不是瓢泼，而是倾盆。

车队钻进巨大的黑窟窿，能见度极低，车灯大开，仍微弱得像萤火虫似的，车速一下降到二三十迈。

高原的天怎么像猴屁股，说变就变呢！这是我心里说的，嘴上却不敢抱怨，因为我已经感到青藏高原的神秘，万一触犯了什么，再给我们的车队施加淫威，可就惨了。

闪电之后是雷鸣，不是在前方，而是在车队的头上炸响。

一堆堆乌云像青色的火焰在眼前的山黝中燃烧，金色的闪电像刀光剑影，挥来舞去，仿佛要穿透车的铁壳，与我们短兵相接，面对面地交战。

我第一次感到暴风雨的恐惧。我们急忙关掉手机，以免与外面的闪电接上火。我在担心，那雷电真的钻进车里怎么办？曾听说过，走在荒郊野外，雷将行人劈死，还听说，有的人在屋子里，雷进来了将人烧焦……雷电是可以置人于死地的，虽然概率很小，可毕竟是有先例的。而此时，雷电近在咫尺，正在一下一下地触我们的车，正在分分秒秒地向我们逼近！那时，只有在那时，我感到自己的生命是多么微弱多么渺小多么无助。

此时，我越发佩服那些独行侠，单车单人在茫茫的高原上行进，那是需要怎样的胆量和勇气啊！

呜呼，我的游丝一样的生命已经不在自己的把握之中，一切都由命运之神操纵了。也许雷电就是为了吓唬我们一下，锻炼一下我们的意志，达到目的，它就撤退了。

20多分钟后，雨点变小了，乌云留在了我们的身后，天地间有了些微的亮色。车灯关闭了，我们又回到了白天。

前面的乌云变作厚厚的一条，云带下面出现了宽宽的鱼肚白，那白光下面仍是漆黑的云雾，那种黑就像下雨时的雨云，我纳闷，如果那果真是雨的话，那雨怎么是从地面向天空抛洒的呢，那不是本末倒置了么？

我招呼车上的伙伴看，问他们注意了没有？大家都说，高原上的景象真是太奇特了。可能高原离天近，乌云挨到了地面吧？

正议论间，车队来到倒立的乌云前，“沙沙沙”的响声打在车身，我说，雨又来了！可看看车窗，玻璃没有湿。

没等我们反应过来，车外的声音已经变成了噼啦啪啦的砸车声，瞬间，那声音已辨不清个数，变成了一片隆隆的轰响。是冰雹吧？我正不知所以然，刘力大叫道：“沙尘暴来了！”

话音未落，地面的沙尘像巨大的波浪打过来，车前一片混沌，什么也看不清了，点亮车灯也无济于事。我大叫：“快停车！”刘力没有停，我又郑重地喊道：“我建议停车！”因为前面什么也看不见，就像闭着眼睛开车一样，路基很高，稍一偏，翻下去车毁人亡，险情随时会发生。

刘力固执地还在开，方向盘在他手中，别人的意见都没用。他见我急了，说：“不能停，后面的车看不见我们，停下有可能连环追尾，更危险！”

他将车速放到很慢，眼睛不是向前看，因为向前什么也看不见，只能眼睛向下，盯着车盖下面的方位。他说：“这里是沙尘暴的风口，你不走，车在风口更危险！”他大概认为自己分析的有道理，仿佛看到了希望的曙光，放松地说：“你和张蕾害怕就闭上眼睛睡觉，等走出这段时，我告诉你时再睁开眼睛。”看到他沉稳有把握的样子，我悬着的心放松了，坚决地说：“我要瞪大眼睛，看清楚是怎么回事儿！”

狂风卷着沙尘像挥舞着皮鞭一样抽打着车子，车队忍受着折磨倔强地前行。

这一切发生在傍晚 8 点 51 分至 9 点钟左右。短短的十几分钟，简直像经历了十几个世纪。我们的战骑，我们的车手，我们的队员，都经受了一次精神和思想的洗礼。没有遇事不慌的风度，没有高超的驾驶技术，没有团队的步调一致，事故是在所难免的。

十几分钟之后，我们成功地从沙尘暴中突围了。

沙尘小了，大雨来了，风仍在吼，风雨交加，但要比刚才的沙尘暴好对付多了，最起码能见度高了，不再像闭着眼睛开车了。

在这场考验面前，我直接看到的是我们 4 号车手的表现。当我对他表示敬佩时，刘力说：“沙尘暴是带状的，绝不能停留，不能坐以待毙。它同你说的罗布泊的黑沙暴不一样，那是铺天盖地，无边无沿，车必须停下，在原地熄火，因为走的时间长了，沙粒打进车，发动机进了沙子，车就毁了……”

后面的路，雨一直与我们相伴，晚 9 点 25 分，车队进入格尔木市收费站，仅仅 5 元钱。大家这时才想到，从青海湖走了 300 多公里没有一个收费站。高原有高原的顽劣之处，可它偶尔也给远方的客人一个甜枣，让你开心一笑。

今天，又是毒日，又是暴雨，又是沙尘暴，都在午餐后，列阵向进藏的我们施威发难。也许像童话故事里进山找宝的勇敢骑士，都要经历一些艰险的磨难？或是我们吃了禁捕的青海湖的湟鱼，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入住水电宾馆，双人间 138 元。

第六天 8 月 13 日

车队休整一天

格尔木地处素有“聚宝盆”之称的柴达木盆地，是青海省的第二大城市。她除了拥有草原、雪山等独特景观外，盐湖资源居世界第一。这里高寒缺氧，少雨多风，昼夜温差大，日照时间长，辐射强度大，是我国仅次于西藏的第二个高辐射区。据说，几十年前，这里还是野狼成群的地方。

格尔木市区海拔 2800 米，许多人已经有轻微的高原反应。

明天又是一场鏖战，是出发以来最为艰难困苦的一天，对每个队员都是最严峻的考验。为了明天一鼓作气翻越海拔4837米的昆仑山口和海拔5231米的唐古拉山口，直抵西藏拉萨，我们的车队决定在这里休整一天，补充给养，检修车辆，人员也在这里适应一下突然增高的海拔，洗去出发五天的征尘。

原计划是要两天走完这段路的，后经去过西藏的人的建议，在世界屋脊上的青藏公路，多是长年不化的冻土地带，气候寒冷缺氧，内地人很难适应，且高原气候变幻莫测，中间滞留危险系数增大，最好是一次性穿越，当日抵达拉萨，拉萨的海拔为3800米，初到高原的人比较好适应。

于是，途中临时改辙。午间车队召开会议，周总把决定与大家通报：明天行程是最长的一天，且途中山高路险，多是无人区，饭店稀少，只能在车上午餐，要求队员自带食品，途中没有停车吃饭时间，早晨4点30分准时集合出发，不得延误时间，尽管这样，预计仍要夜里10点多钟方能抵达拉萨，每个人都要做好吃苦遭罪的思想准备。

一些队员上午在房间休息，五天来很多人没睡过一个囫囵觉了，有的队员舍不得时间，驾车跑到盐湖景区游览，下午多数人都上街购物，以备明日路上之需。号车是丰田4700，今年4月买的新车，里程表显示已跑了2万公里。车主是刘老板。

我禁不住问：“西藏的路况极差，对车的损伤很大，这么好的车怎么舍得开进西藏啊？”

刘老板说：“买车就是开的么，买了四驱车，就是想走那些其它车走不了的路，西藏我久已神往。”他的腾达电讯公司没有拉萨的业务，所以一直没有机会来，这一次有这个机会，他把一大摊子工作都扔下了。

刘老板喜欢大自然，喜欢到处跑到处玩。有时也有一些奇遇。

去年7月初，他跑到内蒙古游玩，曾目睹了上万只野驴从内蒙草原卷着烟雾而来，壮观极了，当时他和朋友们一惊，草原地平线上烟尘蔽日向这边滚滚而来，以为发生了什么，地震或是别的什么地理现象，他们很紧张很害怕，躲避来不及，到了近前才看清是野驴，它们每年这个季节都要从蒙古国跑到咱这边的内蒙古大草原，因为水草丰美。

这次来西藏，刘老板是下了很大的决心的，一个是身体原因不该得病时得了肺炎，一个是工作太忙。他很感谢队友们的帮助，张舵每天在路上就够辛苦了，还要为他打针，昨天打完最后一针。

一到格尔木，司机小彭就督促他去医院检查身体，他推说下午再去不迟，他说，原来说到青海再说，那只是缓兵之计，他不愿意队友们为自己的身体担忧，他对自己很有信心，如今已行至此，他死活也得到拉萨。他现在的气色比刚出发时好，他的勇气胆量，战胜病魔的积极态度，都太令人敬佩了。

事实上，他不仅仅到了拉萨，还到了西藏第二大城市日喀则，他是有登上珠峰大本营的野心的，可能是由于他身体的原因，他在距珠峰260多公里的地方折回了，他没有说明为

什么，可我知道，他是万不得已做出的决定。

驾驶位边上两个小格，放着两部手机，一会儿这个响了，一会儿那个响了，他一边开车，一边不停地接电话、安排工作、做出决策：“让王晶按低价×1.4进行决算。”“把富奥……的所有材料都进来！”“最迟不能超过5周，抓紧谈下来！”“中路保护器赶紧定！”“马上派人与宏达联系，把核算搞出来！”刘老板左手握着方向盘，右手拿着手机，边开车边指挥公司的业务……

很多人有钱了，喜欢进出歌舞餐厅、吃喝玩乐，而刘老板，还有我们车队的其他私营企业家，更热衷于把钱铺在道上，驾车旅行，开眼界，长见识。他们的消费选择多么有益于身心健康啊。

雨淅淅沥沥地下个不停，到了盐湖，与想象的大相径庭，看不见白色的盐湖、白色的盐山，也没有盐铺的公路、铁路、万丈盐桥……到处是泥浆，黄澄澄浑沌沌的一片。想象与现实的落差，使大家兴趣全无，许多人连车都没下，便调头返回了。

我怀疑，是我们没有到达盐湖景观地带，据书中记载：盐湖中或湖边的结晶形成色彩斑斓的结晶盐似珊瑚、宝塔、花朵、象牙、星座、宝石，其中的珍珠盐被誉为“盐湖之王”，宛如银白色的珍珠，晶莹明洁……浩瀚的湖面如同一个巨大的宝镜，放射出银色的光芒，有时还能看到变幻莫测的海市蜃楼……

午间，范总请客。格尔木多是回民，我们选了一家纯粹的清真大酒店。这里的穆斯林恪守规矩，饭店一律不允许喝酒。点完菜后，好一会儿才开始上菜，大菜盘子跟盆一样大，起初大家饿了，上来便猛吃，后来再上菜便吃不动了。每上一道菜，大家就望着盘子笑，因为不仅盘子大，而且菜码大，实惠极了，比东北林区还实在。我们一笑，把服务员笑得莫名其妙，那个戴着小白帽的男服务生怯生生地瞅着我们，回头瞅瞅女同伴也笑，他们一定觉得，这帮人怎么点这么多的菜啊，看看，吃不动了吧？其实，我们哪里知道菜码这么大啊！结账时，两桌600元，范总又惊讶了，不是算错账了吧，尽是大鱼大肉，怎么这样便宜啊！

，
章节有错，我要报告！ 注册会员，加入啃书！ 啃书社区，小说讨论

午间12：16分收到阿多发来的短信，内容是：看看有没有好看多孔的小石头或小木头，拿回来几块，形状越不规则越好。

我看了一遍又一遍，像看到儿子那张期待的面孔。儿子的信息，不仅仅是对母亲的建议和要求，更是惦记和思念，我已经隐隐的感觉到了，我又何尝不想念儿子呢，越是看到好风光的时候越是想，越是危险的时候越是想。

我回短信：

儿子的话是圣旨，妈妈都会放在心上，等着好消息吧，最好是一边学习一边等。

阿多复信：

我准备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啦，妈妈放心啦

晚间我给儿子发信息：

今天备战一天，明天将一鼓作气走一千一百多公里，翻越昆仑山口和唐古拉山口，当日抵拉萨。

决战前夜，我的行踪是要向儿子和丈夫通报的，离家时我就已经跟儿子约好，这方面的信息，每天发给他，他再转告爸爸，报平安的就转告姥姥和姥爷。

儿子马上回信息，那是 20：32 分

我和爸爸一切都好，不用担心，你要小心点，注意身体，我们很想你。

在这简短的话语里，所有的旅途劳顿都消散殆尽，所有的磨难都变得光彩奕奕分外值得，没有谁的话会给我这样巨大的安慰和鼓舞了。

当我次日成功地到达拉萨，我第一件事情就是发信给阿多：

刘知多同志，今天张彬彬通过世界屋脊青藏公路，成功抵达拉萨；在这个世界上，身高 1.60 的妈妈，人生的高度是 5231 米，知道这是什么高度吧？你的人生会是什么高度呢？我期待着。

我之所以用儿子的大名，并冠以“同志”，是要加重这条信息的庄重和份量，是要通过这种语气表达我经过艰难困苦后获取成功的喜悦和自豪，还有多少艰辛含在文字里面，那就只有由丈夫和儿子自己想象了。

一路上手机伴我，使我觉得与亲人相距千里万里并不遥远，只要网络畅通，随时可以得到他们的信息。

是谁发明的手机？是谁发明了通过手机传递短信？这种交流与通话交流是两种滋味。它用最简捷的文字，表述很深厚的感情，避免了山高路远，语音不清的弊病，花费又是极其经济，每条信息才一毛钱。

格尔木是个仅有 20 多万人口的小城市，街道很规整，城市很小，走了十多分钟就到了市中心。先到邮局，拿出准备好的本子，请哪里的工作人员给盖个邮戳。那位姑娘很认真，将戳用布擦了，还怕盖不好，让岁数大一点的老同志盖。

街上到处是昆仑玉石店，我禁不住走进去，那里卖的是打好的首饰、玉雕，我没有兴趣，想寻找几块未曾雕琢的石头，服务员说，不卖那个。

老板问我，从哪里来的？要石头干什么？

我答，从东北来，去西藏，喜欢收藏石头。

他在屋角的石头堆里找出2块边角余料送给我，稍大一点儿的是绿色的，小一点儿的是白色的，他向我介绍说：昆仑玉石产于昆仑山玉女峰附近，玉质坚韧细润，半透明呈油脂光泽，比一般石头硬，很有收藏价值。

捧着小小的石头，我很感激，多么淳朴的格尔木人啊。出了门，我看了一下门市的牌匾，写着昆仑美玉屋。祝愿他买卖兴隆！

街上的女子眼睛都很大、睫毛很长，许多人都蒙着黑纱的盖头，一直披到肩上，据说这是回族已婚女子的标志。

想去书店，向街上走着的女子问路，她摇着头说，“我是来旅游的”。

看到清真寺的大圆顶了，我问一对情侣，“打听一下，怎么走近？”

他俩也摇头，说，“不知道，我们是旅游的，也在找路呢！”

这个小城每天接待大量游客，从这里向北约500多公里，可达甘肃敦煌，是世界瞩目的顶级的文化景观；向西可至新疆若羌，昔为“丝绸之路”南线重要通道之一；向西南一路攀升，在平均海拔4000多米的高原上行一千多公里可抵达西藏拉萨。这里成了游客去新疆、西藏、甘肃的必经之地。我问一个头上有盖头的女子——这确定无疑的是当地人了，我问：“这里有什么好看的好玩的地方么？”

她想了想，不好意思地说：“城很小，没什么好看的，就是可以看到各地的人，像个驿站，像个中转站似的。”

这个城市就像是为南来北往的游客而存在的一样。游客给这里增加了活力和生机，这里因游客的到来而兴旺和繁荣起来。

这里百货商店的东西档次不高，名牌品牌服装很少，像批发市场似的。临街的大市场，摊床上花花绿绿，悬挂着各种各样的旅游纪念品，还有一些手工加工的东西。卖皮带的小摊前，那个女子正在用牦牛皮绞皮带，10元钱一条，那是纯正的牦牛皮的，我买了一条，留作纪念。

没有专门的书店，在商店的一角有卖书籍的柜台，我在那里买了一本西藏行知书。

市场的水果蔬菜很便宜，马**葡萄5元3斤，香水梨和苹果都是1元1斤，西红柿5角钱1斤，茄子竟有人喊1元3斤……

不知不觉走到市中心的昆仑广场花园，那里屹立着巨大的海螺雕塑，下面写着她那美丽的来历，我正巧带了本子，记录下来：

遥远的美丽——贝壳梁

没有翻滚的浪花，没有怡人的海水，也没有洁白的海滩。凝望贝壳堆积如山的壮观，无疑能感受到大自然沧海桑田的震撼——这就是贝壳梁，距格尔木东160公里的奇观。

在距今7600万年前遥远的第三纪，古特提斯海——一派远古的美丽。随着欧、亚板块的漂移挤压，喜马拉雅山脉隆起亚洲的脊梁，青藏高原如史诗般崛起，柴达木盆地与周围发生地质断裂，海水流向低处。古特提斯逐渐地缩小、缩小……海水中生存的贝类们，为了求得最后的生存，开始它们漫长、神圣而悲壮的求生之旅，争先恐后地涌向最低处，前赴后继，越积越多，越爬越高……无以计数的贝，层层叠叠地堆聚在一起，历史地沉积起来，形成一条长达两公里的山梁。如佛、如山、如画、如屏，千姿百态，栩栩如生。驻足凝望，那每一枚贝壳都在诉说着曾经生命的辉煌与悲壮；屏息聆听，那每一枚贝壳玲珑的躯壳里都能听到远古的声声海浪……

这里用采自贝壳梁的贝壳，塑成了远古的美丽。

这段如诗如画的美丽文字，使我对贝壳梁心驰神往，遗憾的是明天又要出发，我已经没有可能去了。许多旅游的小册子都没有介绍这里，让我原文照搬写在这里，给后来的朋友一个备忘录。

广场旁边是一个超市，我在那里买了饼干水果，到出口结账时，碰到范总，被他一并结了账。

在街上游逛到傍晚，在街头小店晚餐，烧麦2元钱一屉，小米粥1元一大碗，要了2碟小菜，5元钱吃得很舒服。

回宾馆的路上，碰到明宇等七八个人在露天吃烤肉串，又坐到桌边吃了几个羊肉串。大家都买了许多东西，有的还买了氧气瓶，以备救急之需。

回来时，有车可坐，可几天来坐腻了车的我，与几个伙伴一同悠哉游哉地走回住处。

第七天8月14日

路线青海格尔木—西藏拉萨行程1165公里
凌晨三点多钟，张蕾就醒来了。

蕾蕾长得小巧可人，身体有点像林黛玉似的弱不禁风，可穿上冲锋服还挺飒爽英姿的。一上路，她总是翻腾她的大药匣子，一会儿吃点儿补养药，一会儿吃点防治感冒药，一不留意，后座没声了，就知道她又睡觉了。我在担心，她的身体状态进藏能行么？她出发时的体重是102斤，车上的同伴开玩笑说，等你旅行回来，体重准备同珠峰相同吧，那就是88.84斤。

可今早她很精神，也许是昨天休息一天很管用，也许是她惦记着为我们4号车的伙伴准备早点。她干活很麻利，用电热瓶烧水，将半成品的大米盒饭用开水泡上，还泡了方便面，不一会儿主食就变戏法似的好了，又启开罐头，一顿热呼呼的早餐就做完了。

原计划4点30分出发，可这个宾馆退房的效率实在不敢恭维，从三点多队员就开始退房，退了近两个小时。车队出发已经4点55分了。

我们的战骑个个洗去满身征尘，恢复了原来的颜色，谁知经过一天的跋涉，又将是怎样一副沧桑尊容啊？

车队在黑暗中行驶，不一会儿下起雨来，两边的山朦朦胧胧，看不清悬崖峭壁，少了很多的担心。早已看了一遍遍地图的我们，知道一上路，就一头扎进万山之父的昆仑山脉。

昆仑山绵延2500公里，平均海拔55006000米，这里终年积雪，还有许多冰川，格尔木下雨，这里就一定会下雪。

不知何时，雨已经变成了纷飞的雪花。

海拔上升得很陡，3000米，3500米，3700米，4000米……

随着海拔的增高，室外温度迅速地由12摄氏度降到7度，降到4度，降到1度。

西进拉萨的第一大站纳赤台，意为“放过佛爷像的地方”。文成公主进藏时，运送金佛像的卫士和工匠走到这里，又渴又饿，忽发现泉水，便把金佛像放下，痛饮起来。这个泉是昆仑山最大的不冻泉，流量大，长年不歇。可惜车到这里时天还黑着。

再向西30多公里是青藏公路上的第二个镇子，叫西大滩。这时天光渐白，大家惊喜地发现，路左面的山脉都是银装素裹的雪山了。

向南望，有两座对峙的山峰，大家猜测，那就是海拔6000多米的玉虚峰和海拔6178米的玉珠峰。玉珠峰有冰裂缝、冰塔林、冰陡坡等多种地形，特别适合登山训练。周总说，若不是去西藏，他计划9月份参加登玉珠峰的活动呢。

翻越昆仑山口，是我们第一个攻坚目标。

昆仑山口距格尔木160公里，山高路滑，车队经常在陡峭的山脉上缓慢地爬行。天亮时，发现车队后面跟上一辆赛欧小轿车，我很吃惊，啊，开这样的车还敢上西藏？伙伴们说，在京张高速上曾遇见这辆赛欧，开车的是一位北京的小伙子，我们在格尔木休整时，他赶上来了，今早与我们车队一起上路的。

我向外张望着，连绵的雪山与天上飘下的雪花连成一片，看不清山究竟有多高。在车又爬上一个新的高度时，我忽然看到车窗外有飘扬的风马旗，有玛尼堆，我马上想到，只有山口才有这些标志，现在是7点16分，根据车行的时间判断，觉得这可能就是昆仑山口。事实证实我猜对了，接着，我看到了写着“昆仑山口”几个大字的石碑，看到了矗立在路旁的战士的群雕，还有索南杰达烈士纪念碑，我大声说：“昆仑山口！快停车！”刘力向路边扫了一眼，无奈地说：“向导车没停，咱们怎么停？”车慢悠悠地从山口穿过。我感到若有所失。

曾听人讲，这条世界屋脊上的青藏公路经由昆仑山、唐古拉山等八座山脉的崇山峻岭和八百多公里的永冻地带，在4年的修建中，有两千多筑路官兵为国捐躯，平均每公里埋葬了2名烈士。这是多么令人震惊的数目啊！今天我们能在这条通天大道上行驶，怎能不缅怀这些用生命和血肉筑起了西藏交通大动脉的官兵们呢。

索南杰达也是我十分敬仰的英雄，他生前是青海省治多县西部工委书记兼县林业派出所所长，1994年1月18日他带领4名队员在可可西里无人区抓获20名盗猎分子，缴获了7辆车和1600张藏羚羊羊皮，在他押送偷猎者时，孤身与犯罪分子枪战，不幸壮烈牺牲，当搜索小组找到他时，已冻成冰雕的索南杰达仍保持着半跪的射击姿势。

我多想把这里的一切拍照下来啊。

是领队的疏忽？还是因为风雪不宜停车？还是大家的高原反应加重不宜下车运动？

撼人心灵的昆仑山口竟然这样无声无息地驶过了。

我还在为刚刚通过的昆仑山口而耿耿于怀，突然发现，前面堵车了。一眼望不到头的车辆在公路上抛锚，将路面塞得死死的。

起初，大家以为前方的车出了事故，后来才知道，因为昨夜就开始下大雪，坡陡路滑，重型卡车开不上去，从昨天半夜就堵车，已经十几个小时了。

我着急地问：那什么时候路能通啊？

伙伴们说：至少得到晌午过后，还得天晴出太阳，路面上的雪化了，车就可以前进了。

啊，现在才7点半，得等五、六个小时，若太阳不出来，就没头了。

外面风雪旋转着，前面大货车排的油烟，将地上的雪污了一大片。

此时，我坐在车里，外面白雪茫茫，一串望不到头的大货车无奈地抛锚。抛在哪里不好，偏偏抛在这么高的海拔，车手已经感到乏力，按照别人告诫的经验，不能乱走乱动，要老实地休息，保存体力，否则就会加剧高原反应。

明宇下车，打开车的后备箱，找出睡袋、羽绒衣，我原以为现在零度左右，多穿几件衣服就可以了，可现在不敢逞强，把行囊里的羽绒衣拽了出来，免得呆会儿缺氧，想取衣服而无力。

路面上没有人走动，都老老实实地呆在车里，只有风卷着雪花肆虐着。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我们的焦虑在增长。

大货车的司机似乎都安然处之，有的倒在车里睡大觉。堵车在青藏公路是常有的事儿，等一天是它，等两天也是它。

可我们车队耗不起啊，因为我知道还有更可怕的潜在危险，高原缺氧、高山反应，一般是在缺氧五六个小时才加剧严重的，因为体内存留的氧还可以工作。现在的海拔是4700多米，车内有空调可以取暖，可时间太长，汽油耗尽，夜里气温太低，人和车都会冻坏的。再说，这里是无人区，手机无信号，想向外界寻求救援都办不到。

刘力喘几口气就要深呼吸一下了，我不知道我能维持多久。

蕾蕾要解手，周围光秃秃的，没遮没拦，一切都在暴露之中，她只好多走几步；回到车上大口喘气，脸色很难看。

时不我待，争取时间就是全体队员生命安全的保障。明宇说：“等下去，没有头，万一今天走不了，就会危及每个人的生命，得另想办法，积极自救！”他跳下车，上了6号车。

明宇和6号车的伙伴在关键时刻做出冒一次险的决定：“从雪原上绕道走！”6号车手小雾和祝涛驾着越野车，从高高的路基上勇敢地开下去，到茫茫的雪原上探路。

队员们紧张地看着6号车在沟沟坎坎的雪原上磕磕绊绊地行驶，为他们捏了一把汗，万一有深涧或是沼泽掩藏在雪原下，陷进去还有救么？他们为了车队脱离绝境，竟然不顾个人安危，不怕损坏自己的好车，这种无私的精神多么可敬啊。

20多分钟后，在队友们的期待和担忧中，6号车回来了，他们带来了好消息，前面可以绕出去。

其他5辆车还有小赛欧都勇敢地开下公路。明宇在路基下指挥着车队，一辆辆地缓缓地开进莫测的雪原。

有的坎能有四五十度那么陡，明宇拿了把小战锹把那土棱铲得尽量平一些，一辆辆车几乎是立着开下去的。

突然1号车卡住了，车头陷到雪地里，哐哐地叫着，怎么也开不出来了，4号车开过去救援，刘力将牵引绳扔过去，可别人挂的不牢，车一使劲，绳子掉了下来；刘力只得忍着头痛，趴在地上绑绳子，1号车脱险了。

这时，走在后面的5号车和北京人的赛欧又陷住了，2号车马力强，义无反顾地折回头去援救。

赛欧车上的小伙拿出牵引绳挂在车上，一会儿功夫，2号车就将其拉出雪原。小伙子感动得几乎落下泪来。

我们4号车已经驶出很远，看到5号车还没有救出来，又折回去，同2号车一起对5号车施救；几经努力，最后2号车大发神威，将陷车拉了上来。

在偌大的雪原上，我们的车队沿着那些露出一一点枯草尖或是土坷垃的地方前进，使车轮底下不空洞不塌陷。尽管这样，分外小心地在前面引路的6号车还是栽进了雪坑。那境况，

使大家吓坏了，整个车身倾斜了30度，两个前轮扎进雪里，两个后轮悬在空中，幸亏人没受伤。

此时，又开车又救援，几经折腾，队员们几乎个个胸闷、气喘、面无血色。可险情就是命令，男士们奋不顾身地跳下车，在明宇跑前跑后的指挥下，一起推车头。2号车在后面用钢丝绳往上拉。要知道，现在的海拔已大大超出人正常生存的限度，每多走一步，每多动一下，都是要有意志和牺牲精神做支撑的。在那时那刻，所有的人心中只有一个念头：无论如何要把车弄出雪坑，绝不能扔到这里！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在与高原反应抗争的同时，众人齐心合力，终于将6号车拉上来了！那个瞬间，所有的人眼睛都湿润了，这是团队的力量，这是无私的力量，这是在其他地方所见不到的感人的力量。

由于运动量大，耗氧多，许多人都脸色苍白，嘴唇发紫，明宇高原反应尤为严重，他的头像炸裂般疼痛，他从蕾蕾手里接过高原安药，连仰脖的力气都没有了，蹲在我们4号车边上，用手放进嘴里，没过几分钟，连药带水全都吐出来了。他颤颤悠悠地上了车，便躺在后排座位，闭上眼睛。

我很害怕，问，能挺住么？

他说：没事儿，歇一下就会缓过来的。

刘力推车弄得满身是泥，苍白着脸，坐到驾驶位上。

经过1小时50分钟的拼搏，车队终于在青藏高原上趟出一条生路，成功地越过了堵车区！

那段阻车的路是从路碑2900处到2905处，整整5公里长啊，谁能查清究竟堵了多少辆车呢。

我望着那些车辆，心想，那些司机看到我们绕道成功，肯定又感动又佩服。可他们根本不敢试探走我们的路，大货车的车型不行，单枪匹马的车也不敢，因为万一陷在雪原，谁能救援啊。咱们车队是一支特别能战斗的车队，咱们的车很争气，明宇与6号车的队员在关键时刻立了功啊。

在我发感慨时，明宇喘着粗气，很自豪地加了一句：“咱们车队是最牛逼的车队了！”在这段受阻的高原地带，与我们一起开出来的还有那辆小赛欧。是我们的车队的救助，才使赛欧脱离险境。

车上的北京小伙子感慨地说：“我是含着眼泪开出来的。”

他叫王欣，28岁，是北京个人电脑杂志项目编辑，他的赛欧排气量1.6，一次仅能加油45升，跑590公里；遇到雪楞子，他扭来扭去地开，不敢熄火，怕再启动就打不着火。方才堵到路上，他比我们还着急，因为他形单影只，车又那么单薄，弱不禁风，倘若堵

上一天半天，恐怕他的车真要驶不出青藏高原了。

在受阻停车时，我曾想自己徒步走回昆仑山口看看，因为我们停车的地方距那里顶多一里地，我都看见那飘动的风马旗了。同伴劝我：“这是海拔4700多米的高原啊，能不能老实地呆着？”我想试试，因为我实在不想再错过这个机会。

我穿上羽绒服，下了车，车外寒风凛冽，吹得我一下喘不过气来，往后走正是迎风，我需要背过脸倒着走，帽子戴上了，仍不顶用。我感到耳朵像隔了一层膜，听见风声在很远的地方吼叫，其实我就在风中，我知道是高原反应，不能再走了。这时，我看到了小赛欧，敲敲车窗，里面的小伙子将车门打开，我坐了进去，与他聊起来。

他中等身材，消瘦的脸上戴着一副近视镜，很文静的样子，与他敢闯西藏的行为形成很大的反差。

我问他：为什么进藏？

他说，想自己清静清静，生活上遇到一些不如意的事儿，怎么也化解不了，想出来散散心……

我问：你的胆子够大了，车坏在路上怎么办？

他说，很想试试自己的勇气，一个男人要能耐得住寂寞、守得住贫穷，那就无所畏惧了；我上路时是想找个伙伴的，可找谁也不来，对我的车不信任，因为档次太低，对我的人也不信任，因为我没来过西藏；我已经做好了准备，万一我的车坏在路上，就得把车扔到路上了，我就搭车走，一定要完成这次旅行。

他说，这些天对他真的是个磨炼，从西宁到格尔木，公路笔直，有一段100多公里连一个弯都没有，真的开车都要开傻了，身边没有一个人可以说话，只能由歌声相伴，歌也听烦了，能背下来下一首是什么，途中又买了很多盘磁带，免得歌太熟，大脑不转个儿，开车睡着了。

我问他，那天赶上沙尘暴没有？他说他是在我们走的第二天走那条路的，没赶上，可在兰州到西宁的路上遇到了，刮得昏天黑地，吓人极了，路上有大石块，一下硌到车底盘，他以为完了呢，可磕了一个大坑，幸亏没漏……

他很羡慕我们车队，车是越野的，跋山涉水不在话下，另外大家有个照应。他路上紧赶慢撵地追我们，到格尔木真的看到我们了，他便住进我们住的宾馆，今天与我们一起上路，这样他就觉得安全多了。

幸亏他跟了车队，关键时刻救了他一把。

再次上路时，赛欧又被我们的车队甩到后面了，到拉萨也没碰到他，我相信他一定能成功的。过了昆仑山口，就进入了可可西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可可西里蒙语意为“美丽的少女”。这里是中国最大的一片无人区，与新疆的阿尔金保护区和西藏的羌塘保护区连相连。2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为藏羚羊、野牦牛、藏野驴、白鹿唇、雪豹、金雕等野生动物的乐园。其中镶嵌着众多的高山湖泊，是长江黄河的发源地，被誉为“中华水塔”。

连绵起伏的群山间是高海拔的平原、丘陵和台地，平均海拔高度是4600米以上。由于气温低、气压低，空气稀薄，许多队员头痛加剧、心律加快。车手加快速度，想快些驶出海拔高的地段。实际上，青藏公路长着呢，怎么快，也需要车轮着地，一米一米地前进啊！

看到路边的索南杰达保护站了，车队经过这里仍然没有停，周总有他的考虑，为让队员渡过海拔高的难关，尽量减少活动项目，等到从西藏回程时，队员对高原适应性要比现在好，那时再参观也不迟。这个决策是正确的。

8天后，我们走进索南杰达保护站。保护站比我想象的要好得多，低矮的红色活动房是用我国南极长城站同样的建筑材料建成的，室内整洁明亮，有营房，有展厅，有厨房，室外还有厕所，有利用风能、光能的小电站。

我们的车一停下，便有一个小伙子热情地迎了出来。他叫索南，藏族，是可可西里管理局索南杰达保护站工作人员，他带我们到展室，向我们介绍了保护站情况。这里海拔4560米，以藏羚羊等野生动物和长江源头沱沱河为重点保护内容。展台上放着一些野生动物的头骨，有棕熊、高原卫士沙虎、狼、野牦牛……看着野牦牛的骨，我感叹其大，索南说，这个不算大，大的体重2吨多，两个犄角中间可坐3个人；他还说，藏羚羊对灯光过敏，灯光一亮就围上来，盗猎者一夜可以打一两千只……

在这里，我们还看到许多长江源头的珍贵图片。

墙上挂着一面面锦旗，其中有一面旗上写着：铁血勇士，高原卫士，向继承英雄索南杰达未竟事业的兄弟们致以崇高的敬意。

这个保护站是1997年成立的，这是中国民间的第一个自然生态保护站，他是环保主义者杨欣通过抵押和义卖自己所写的长江魂和画册长江源进行筹款以及在志愿者和大学生的帮助下于1997年建成的，从它建站那天起就已经成为反偷猎的一个基地。2001年在加拿大公民社会项目的支持下，绿色江河启动了保护站的志愿者机制，每月有两名志愿者到保护站义务服务，志愿者来自五湖四海，他们有一个感人的口号：“为了可可西里，献出生命中的一个月。”

我们见到了当月在这里义务服务的两位志愿者。他们的胸前佩带着名签。高大的那位名叫顾正委，索南刚才叫他的名字时，我以为是他的职务呢！他是广东的民营企业的，他把工作撂下，跑到这来尽义务，亲友们都不理解，但他顾不了那么多了，他说，什么事情都要别人理解了再做，那就许多愿望不能实现了。

另一位瘦弱、戴副眼睛的小伙儿名叫王慧鹏，25岁，是浙江温州乐清市城建局的公务员，他单位的领导对保护野生动物很感兴趣，他有这个愿望，马上开绿灯，他很不适应，一

直头痛，因为他是从0海拔一下上升了四五千米啊，可他没什么怨言，因为这是自愿的。

他们俩觉得自己很幸运，因为他们是通过网上报名来的，这批申报的有3000多人，能如愿以偿，是1/1500呢。这里吃的都要从外面运，兵站的车从这里路过时，总要给他们扔下一些食品蔬菜。保护动物和长江源头越来越为更多的人认识了，他们在这里向别人宣传环保，自己也每时每刻都受着教育。

保护站的房后是救护中心，围栏内一些受伤的藏羚羊正在无忧无虑地玩耍，我想过去拍照，索南把我挡住，不让拍照，怕惊扰了这些小生灵。

车队过楚玛尔河谷，这里的自然风光太美了，楚玛尔河像一条银色的长龙在辽阔的高原上流淌。突然，我看到许多动物在原野上游动，不是羊群，不是牛群，看那奔跑的架式，是藏羚羊！

同伴们打起精神向窗外望去，大家估计，至少得有上千只。

路边不时地出现路牌：动物通道。呵护高原生态，珍爱野生动物……

这里曾发生过许多感人的保护野生动物的故事。

修建中的青藏铁路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铁路，要穿越常年冻土带，一年当中可以施工的时间只有夏季的6个月。而每年六七月份正是藏羚羊产仔的季节，分布在可可西里和五道梁一带的雌性藏羚羊就会集结成群，前往气温凉爽、水草丰美的卓乃湖、太阳湖等地产仔，一个月后又带着新生的小藏羚羊返回原栖息地。

为了不影响野生动物种群的栖息和繁殖，青藏铁路的所有工程都是本着环保优先的原则设计和施工的，尽可能地避免惊扰野生动物，在野生动物经常通过的地方留下动物通道。

每当看到迁徙中的藏羚羊，青藏铁路建设者们便关掉“隆隆”的机器，汽车不再鸣笛，工人们也放下了手中的活儿。为了给藏羚羊迁徙让道，一些施工单位还在藏羚羊迁徙时撤离工地。他们说，在无人区，我们唯一的伙伴就是这些动物了。我们非常喜欢藏羚羊。

藏羚羊是我国特有的珍稀野生动物，长期以来由于不法分子的大量猎杀，全世界藏羚羊数量已从上世纪初的几百万只减少到现在的7万只左右。

后来，我们又三次遇到藏羚羊，有一次，很多羚羊就在路边，它们那细长的犄角，光滑的皮毛，秀气的身姿，都看得清清楚楚。

我多想叫车停下，拍些照片啊，要知道，这是可遇不可求的啊，我们运气好，赶上了，真不该错过啊。可是看到同伴们被高原反应折腾得无精打采，我没有吱声，让那美好的一幕幕摄进我的记忆吧。

“到了五道梁，难见爹和娘”，这里的海拔5000多米，而且地处风口，地势呈凹状，空气流通不畅，氧气的含量更低了，只有平原的40%，并且气候多变，忽而飘几滴小雨，忽而飞一阵雪花，还有一阵下起了米粒一样的冰雹。

车外温度始终在零下4度至零度之间，我的羽绒服一直蒙在我的腿上，明宇和蕾蕾始终用羽绒被包裹着身体，一会睡，一会醒，脸色都很难看。

我不停地往嘴里扔葡萄粒，那酸甜使我感到嘴里有点滋味，从不吃水果的刘力，此时也想吃葡萄了，我把葡萄放到座位边上、他随手能拿到的地方。

到了应该吃午餐的时候了，可谁也没有食欲，我也一点饥饿的感觉都没有，可我觉得，必须补充能量，不然抵抗力下降，更不利于抵抗高原反应，把食品权当成吃药了。我吃了几块饼干，还吃了2个苹果。动员同伴们吃，他们只吃了很少的一点点。

山似乎还在拔高。随着山风猎猎作响的经幡，把我们引上了风火山，这里的海拔是5010米，气候无常，热可到零上30多度，冷可达零下50多度。现在海拔每上升一米，对队员们都是一件很艰难的事情。

高原的山基本上没有植物，可却有绿石山、黄石山、红石山、灰石山，有的砂石山上有点点绿色，不知是草还是苔藓，那绿色在山顶上浅浅的，越向下越深，像从山顶泼下的绿染料，都淌到山下面来了。

大概高原反应折腾的，没有谁还有心思看风景了。

车队经过二道沟时，发现有一个永友加油站，为了防备前方没有加油的地方，车队停下加油。这个加油站极其简陋，一间空荡荡的平房，加油的仪器在外面露天安置。我与加油的藏族小伙子聊天，我觉得好像已经行进了很多路程，可实际上刚刚从格尔木驶出350公里。

1号车的小潘让藏族小伙帮助找锤子、或是别的家什，车的护板快要掉下来了，需要固定住。小伙子很热心。

我原以为在青藏公路上油价一定要高了，可实际上93号油每升3.60元，并不贵。藏族小伙说，晚上加油就不是这个价了，每升4元钱。

此前每次加油，都是车队集体行动，等到每辆车都加完油，一起上路。而现在，加完一个车，一个车便开走了。我们4号车加完油，没有停留，急忙上路了，因为高原不是久留之地，能抢一点时间安全就多一分保证。

四五十分钟后，我们看到前方开阔了，荒原上出现道道网状的河流，那就是长江的正源沱沱河！看到沱沱河大桥了，我们的车队从桥上通过了。我不敢太兴奋，因为那样就会消耗体力，加重高原反应。

沱沱河发源于唐古拉山的主峰格拉丹东南侧的姜根迪如冰川，冰川的融水漫流，经过雪山、谷地，到沱沱河沿时变得开阔起，最大水深已达3米多，沱沱河上游气候险恶，高寒，昼夜温差大，降雨稀少。18年前中国第一位漂流长江的勇士尧茂书就是从沱沱河下水出发的。

青藏高原，你是长江黄河的源头，也是多少英雄产生的土地啊，走在青藏高原便是在一

页页地读着这可歌可泣的史诗了。

我以为冰川融化流下来的沱沱河水应该是晶莹清澈的，可眼前的河水却是黄色的，水中带有大量泥沙，据当地人说，从前的河水很清亮，是近些年变黄的，主要是由于过度放牧、采石、开挖金矿，以及鼠害等生物因素，导致源头地区植被破坏，沙化日益严重，保护长江源已经成了人们的共识。

沱沱河沿是我们从早晨出发后经过的最大的城镇了，这里有旅馆、饭店、卫生站、加油站。我们原计划是要在这里住一宿的，因为沱沱河大桥是长江第一桥，是看日出最好的地方。

这里的海拔是4650米，格尔木的海拔才2800米，一下住到这么高的海拔区域，恐怕很多人难以承受，直接驶进拉萨是正确的。

沱沱河过后44公里就是通天河，这是长江源头的又一重要河流。队员们常常觉得海拔又增高了，其实，并没有增高，只是我们的高原反应在增大，感觉出了误差。

刘力车技娴熟，眼神也很好使，路面有个坑坑包包的都能巧妙地躲闪，使车平稳地运行。可不知怎的，这一会儿，他不是没看清石块，车被硌得跳起来，就是还没来得及减速，车就一下蹦进低洼处，后面的物品一下飞起来、又摔下去，我坐在副驾驶的位置，头都碰到车棚了，更何况后排座位呢？每一巨大的颠簸，伙伴们都大声“啊！”地惊叹。

叫声好像使刘力一下清醒了一点似的，慢腾腾地说：“考验一下，你们脑瓜长得结实、不结实。”

我感到他说话像喝多了酒似的，舌头有点不灵活。

看他的嘴唇很紫，脸色苍白，眼睛也不那么精神了，深呼吸的频率越来越快。明宇也感到了这一点，让他提提精神，说有两个地方，明显是你注意力不集中造成的，我们的命可都在你手心里攥着呢。刘力无力地笑一下，答应着。

1号车超过我们。2号车超过我们。这在以前是不允许的。现在我们的车似乎也有了很重的高原反应，怎么踩油门，都慢腾腾地，没有速度，我们没有力量争强好胜了。

在一个平缓路面，明宇叫停。

他坚决地换下刘力，说，我替替手，你歇一个小时。

因为从海拔表上显示，现在海拔一直在5000米以上徘徊，明宇知道自己高山反应也很重，但反应还不迟钝。

刘力从出发就开始驾车，已经400多公里没换手了，他说他一直开到拉萨，没问题。可此时，他不再坚持，他的高原反应很严重，他一定感到经常有精神恍惚的现象，注意力不是不想集中，而是在某个瞬间大脑缺氧，注意力集中不起来。

跟在我车后面的是6号车，这辆车是新车，跑到前面是没有问题的，可小霁是个责任感很强的人，没有人安排，他主动地在最后面压阵，万一哪辆车有情况，他就可以想办法。

此时明宇让蕾蕾改乘6号车，以便让刘力在后座可以宽松地躺下休息。

我看出明宇也是在咬牙坚持，拨弄方向盘并不轻松，好像在转动一个石磨盘似的。有一会儿，不知怎么的，动了雨刷，一个劲地摇动。刘力看到了，说：“外面没下雨呀，用雨刷干啥？”

明宇无力地笑了。

我说，我的高原反应比你们差一些，实在不行，就得我来开车了。

这两个人当然不会把方向盘让给我，一个是要显示自己的男子气，再就对我的开车水平不大放心。

明宇硬撑着，我不能不敬佩他的坚韧毅力，他有时搬方向盘身体都跟着左右地转了。我不知道红旗他还能扛多久？

我们的车又开上了一座大山，前面的车都停下了。我一眼看到那高大的玛尼堆，还有玛尼堆上随风招展的经幡，那风马旗呼嗒忽嗒地响着，好像在大声地告诉我们：唐古拉山口到了！

明宇非常激动，对刘力说：一路上都是你开的车，可最关键的时刻是我开的，是我把4号车开上了唐古拉山口！

队员们纷纷从车里走出来，有的脸色铁青可也晕晕沉沉地走出车，王成的脸色最难看，若是换个地方，光看那脸就应该送到急救室抢救了。

站在唐古拉山口，并不觉得山有多么高大，因为它下面的路海拔都是5000米左右，它看上去仅仅是二三百米高的小山丘。大家在山口右面高高的军人的群雕像前拍照，这是为修建青藏公路的官兵而建的纪念碑，我们能顺利地挺进这里，没有他们用生命和鲜血凝铸的高原公路怎么可以想象呢？碑前面有一块约有一米多高的大石头，好几个人爬上去，站在更高处拍照。我心想，海拔够高了，还不嫌高啊，好，我也不示弱，给我也来一张！就这样我也站了上去。

路的左侧立有着一块石碑，上面刻着红色的大字：唐古拉山口，海拔5231米。大家纷纷倚着、扶着、或坐在石碑下面拍照，还有几位淘气的家伙，蹦到石碑上面合影。

3号车老高竟然带来了一挂鞭炮，小彭将火药捻点燃了，顿时，沉寂的高原响起了清脆的鞭炮声，浓烈的火药味弥漫了山口，周围的群山聆听着不绝于耳的回响，朵朵白云放缓了脚步俯瞰着从中国版图东面赶来的朝圣者，这是千古的绝唱，这是感情的特殊的释放。藏民们都是献上哈达，或是放一块玛尼石，表达自己对神山的虔诚，而我们却以自己的方式，纵情欢庆我们登上唐古拉山的喜悦。

此时，大家好像早把上路前内行人的告诫：要控制情绪、少动，免得加重高原反应，等等，等等，忘到爪哇国去了。没多久，便加倍地报复我们了。

一群藏族孩子在我们一下车便围着、跟着我们，孙荣拿出糖果给他们，别人也拿出零钱送进他们伸出的小手，他们能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中健康成长，这是一个多么了不起的民族啊。

青藏公路的至高点——唐古拉山口，这是多少人谈起来就色变、心有余悸的地方啊！我终于来到这里，这是我生平在这个地球上站得最高的地方，是我人生的一个值得骄傲的纪录。从现在起，海拔16000米的我，人生的海拔是5231米了！

车队翻越唐古拉山口后，6号车的张舵上了我们4号车换下明宇，他一定是看到明宇的气色不好，过来援助的。

张舵是个技术高超的外科整形医生，他的医术我没见过，可他的开车技术还是很高的，我觉得就像他做手术时，小心谨慎，遇事不慌。他已经有20万公里的安全驾驶记录了。他的身体状况还不错，高原反应不那么强烈，我多了几分安全感，不再死死地盯着路面了。

车行不久，我听见后座上睡觉的刘力唤我：“快给我拿卫生纸！”

回头一看，我大惊失色，他鼻子以下嘴上下巴上都是鲜红的血，还在滴着呢。

那一刻我一定几乎吓得失魂落魄，怎么吐血了？我感到生命危在旦夕，我正目睹着青藏高原上最恐怖的一幕。我心里重复着：刘力，一定要挺住啊。

我失声地大叫：“停车！”

张舵回头看了一眼，他一定是没看清，不然怎么会问：“怎么回事儿？”也许他看清了，由于当医生的缘故，对血什么的见得多了，并不像我那样恐惧。

刘力说：“鼻子出血。”

张舵平静地说：“不要紧，高山反应，干燥缺水，毛细血管发脆，一会儿就会好的。多喝水！”

我将成卷的卫生纸、毛巾一古脑地递过去，不一会儿，后座上就是一大堆沾满鲜血的纸，他的衣服上，还有白色羊毛坐垫上滴上了血迹。

这情景幸亏是发生在男同志身上，若是我一定吓傻了，我是很勇敢的女性，可我对打针和鲜血都有一种天生的抵触。车上的两个男人都是很男子汉的人，他们的沉着冷静，处变不惊，给我吃了定心丸。

刘力的血止住了。可是，经过刚才一阵紧张一阵手忙脚乱，我开始头晕耳鸣，一阵阵恶心得想吐，一睁开眼睛就天旋地转。我只能闭上眼睛，什么也不看，甚至有一阵，脑瓜也不能转，那样脑仁子好像要流出来一般。

张舵在不停歇地开车，他说，海拔开始下降了，会越来越低的，最高的唐古拉山过去了，没事儿了。

他在说给刘力听，他不知道我也在难受。我没有去看海拔表，因为我没有力气睁开眼睛。唐古拉山是青海和西藏的分界线，过了山口，就进入藏北的羌唐草原了。这里的草场广袤无垠，时常有湖泊和溪流点缀其间。

途中，只要有机会，我总要掏出小本子，记录所见所感。

这次入藏，是我笔头十分勤快的一次，因为事先便晓得这里海拔高，高原反应几乎人人都有，我身体再好也不是高原上的人种，肯定会有不良反应的，指望脑袋记住所见所闻大概是靠不住了，还是写到本子上作个备忘录，免得过后什么都回忆不起来、枉来这里走一遭。

再有，我听来过西藏的同事小侯说，凡是进藏的人尤其是搞艺术的人，都激情澎湃，那里的风光好是原因之一，但他觉得那里海拔高，使人生理产生激动，不由自主地兴奋，脑细胞活跃，感觉、思维都处于亢奋状态，创作欲写作欲都格外强烈。记者去了，也是如此，感受多多，好像有很多话要写。而一回来，那些新鲜的奇妙的感觉突然一丝不留地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写报道也没有激情了。所以他觉得那种感觉与海拔有关，环境决定你的兴奋程度……

为了不让稍纵即逝的感觉跑掉，我会不折不扣地多作纪录的。

我的本子上记得最多的是青藏铁路建设者们的豪言壮语，那些标语写在青藏高原的一个个宣传牌上，鼓舞着铁路建设者们，也给我们这些入藏的人以精神力量。

迎着远古的呼唤，实现千年的企盼。

热血男儿挑战生命极限

筑高原铁路，创世界伟业

生命禁区筑铁脉，风雪高原党旗红，青藏铁路创伟业，雪域高原留美名

缺氧气不缺志气

战昆仑越唐古展五局风采，翻雪山览圣地筑世纪丰碑

.....

一句句豪言壮语，读得我热血沸腾，建设者们并非钢筋铁骨，也都和我们一样是血肉之躯，我们从这里一走一过，身体都很难受，他们是怎样忍受高山反应，为这条高原上的铁路大动脉流血流汗的啊！

青藏铁路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线路最长的高原铁路，全长1956公里，其中西宁至格

尔木的814公里早已开通。格尔木至拉萨段从2001年6月29日开始施工，计划6年完工。其中经过海拔4000米以上的地段960公里，翻越唐古拉山的铁路最高点海拔5072米。加上沿线地质十分复杂，生态环境十分脆弱，多年连续冻土的地段就有550公里，地震、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严重，全线桥梁多，隧道多，施工难度很大，特别是高原严寒缺氧，对机械设备提出更高的要求，对人体也是严峻的考验。

我曾看到一篇报道，去年夏季的一天藏北高原连降暴雨，72名青藏铁路建设者被洪水围困在唐古拉山南侧海拔5000多米的工地上。洪水携带大量泥石冲毁了正在施工的便道，阻断了施工者的退路。凌晨时分，电闪雷鸣，大雨滂沱，一片汪洋。水位不断上涨，1号桥水深已达3.9米，8座职工居住的帐篷被淹没。由于天气寒冷和严重缺氧，部分被困人员高原反应加剧。险情发生后，拉萨某部驻军携带冲锋舟赶往500多公里外的出事现场，就近的建设单位带着大量救援物资向那个地段集结。当地的藏族牧民也自发赶着牦牛，驮着皮袄、糌粑前往支援。经过多方努力，72名被困者全部脱离危险。

在青藏铁路修建过程中有多少这样的惊心动魄啊。看着高原工地上的一个个简易帐篷，看着那在铁路桥、隧道边挥锹抡镐的人们，看着那已经建成的一座座铁路桥，还有那正在建设的隧道，我的感动无以复加。在这个世界上，为了更多人的幸福和方便，总是有一些人要付出要牺牲，这些建设者们把艰险留给自己，把幸福献给人类，是人类的功勋，是无名的英雄。

一路上，我们看到许多铁路段已经建成，有的正在施工，因此沿线的车辆大大增多，食宿点也多了，新建了许多医疗站、高原病急救中心……

车队过了青藏公路上最陡峭的申格里贡山北坡后，好像苦尽甘来、路一下变得平坦笔直了，100多公里流线似地疾驶而过，前方出现霓虹灯广告牌了，这是出格尔木以来一路上从没有见到的，房屋车马多了，那曲镇到了。

这是那曲地区地委、行署所在地，这里历史悠久，有文部象雄王国遗址，有加林山岩画、有申扎鸟类王国，有双湖野生动物乐园，有广阔神秘的藏北草原……可是由于受交通、基础设施、环境的严重制约，旅游还处在规划论证阶段，但那些丝毫没有触动的原始，正是背包族所向往的。

那曲过后是当雄，车队在这里按车号排列前进了。

当雄，藏语译为“选出来的好地方”，素有拉萨“北大门”之称。

当雄县城极小，只有3000人口，可对于游人来说，它的地位却比那曲重要得多，因为这里是去圣湖纳木错的必经之地。我们在一条十字路口看到一块很大路牌，那上面画着一个醒目的大箭头，从这里下道60公里就是纳木错。几天后，我们就是从这里去纳木错的。

青藏公路越走越短，再有150公里就是拉萨了。

1号车的速度陡降，也就六七十迈。跟在后面的我们不解其意，是高原反应上来了？还是车出现了什么故障？

后来听车手范长吉讲，当拉萨就在不远，当那个向往的圣地就要抵达，当他的渴望就要变成现实，他突然感到极其紧张极其胆怯极其慎重极其小心翼翼了。

他这次入藏不容易，他是第一个报名的，他决定放下繁忙的生意，圆自己儿时的一个梦，他曾在小学时看过一个电影巍巍昆仑，从那时起就渴望有一天到西藏看看。这次国商组织自驾车手进藏，对他很有吸引力，他喜欢开车，口头禅就是：一脚油多少多少公里；他7个小时开到北京，就说一脚油1000公里。有一次和一个朋友去吉林，俩人在高速上飚车，时速230公里，朋友的车3.6排量，他的车2.4排量，可他不让劲，后来他觉得这样危险，才打手机给并行的朋友：算了，别玩命了。

这次组成车队，增加了安全系数，他准备一脚油5000公里，从长春驾车到拉萨。当然，他很担心出什么意外。临行前，给家人写了留言条，第一句就是：爸爸妈妈妻子儿子：我爱你们！他将家中的财产列下分配的单子，把欠人家的钱款也都交待清楚。最后写道：妻子，我相信你会善待我的父母和妹妹的……

妻子含着眼泪对他说，你没做过任何亏心事，老天会保佑你的。

我问：既然感到有危险，家人怎么还同意你冒险呢？

他说：谁都知道我的脾气，想干的事情谁也挡不住。

自驾车的活动几次推延，最后定在8月8日，可后来又遇到了波折。他当时就想，大话已经向员工和朋友们吹出去了，如果车队不能按时成行，他就单车去西藏，决不食言。

上路后，他不让别人摸他的方向盘，要争取走完全程。他说，一个男人要有点壮举，有点自吹自擂的谈资，人生最困难的不是战胜别人，而是战胜自己。当一路克服无数艰难险阻，西藏就在眼前，胜利就在咫尺时，他几乎有点不敢相信，他唯恐最后的关头出现什么闪失，他要保持晚节，所以他的车速慢下来了，从来也不曾这样谨慎地走完最后的一百多公里。

当车队进入拉萨城市区的加油站时，他将车的钥匙潇洒地交给国商的司机小潘，顿时如释重负，感到全身轻松极了，从那一刻，他再也没摸方向盘。

有人送给他一个绰号“车神”。他大叫：过了，过了，车手们开得都不错，这个称呼给我，受之有愧。可他过后说：说实话，听了这个绰号还是偷着乐了，因为是对我西藏自驾车的一个肯定么。

当晚11点多钟，晚餐后的我们入住名仕宾馆，2人间400元。

第八天8月15日

拉萨休整一天

昨天一路艰辛，今天全队在拉萨休整一天，明天参观布达拉宫。

我是不会躺在宾馆里睡觉的，我不能在睡梦中让西藏在我脑海里过电影，费尽千辛万苦

来到这里，我会格外珍惜每分每秒的，要抓紧时间去看、去感受。若是身体不适，哪怕找个
小茶座，看着来来往往的路人呢。

同屋的海青与我同感，她说，你挺会玩的，你怎么走，我就跟着了。

昨晚入住时听说，今天是藏历7月1日，是西藏的一个重要节日——雪顿节，每年的这一天都要在哲蚌寺晒大佛，那巨幅锦缎上绣的彩色大佛，是由100人做成的，铺在寺院后的半山腰上，全城的人倾城出动，都到那里去赏佛、拜佛，需要起大早，有的人三四点钟就开始去那里转山了。

我不到五点钟就起来了，可看看外面天还很黑，到那里什么也看不见，因为这里与内地时差3个小时，晚上9点30天才黑，早晨7点半以后天才亮。可是想着雪顿节，翻来覆去睡不着，撩开窗帘的一角，看到影影绰绰地路上有很多人，便急忙唤醒海青，黑古隆咚地出了门。

问宾馆值班的服务员：去哲蚌寺怎么走？

服务员说：随便上哪个车，都能去的。

我将信将疑，真的会是这样么？

门前一群藏族人站在路边，来了公共汽车就忽地一下上去了。想问一下去哪的？语言不通，他们回答了，却不知所以然，这班车没搭上。

我俩核计，这么早，坐车的肯定是去哲蚌寺的，这里是西藏，跟内地不一样，是佛教圣地，过雪顿节是大事，服务员说的不会错。

又来了一辆车，我俩一招手，上了车。藏族人都是交1元钱，我俩拿了2元，售票员却说，每人2元，得交4元。后来，我们发现这样的情况很多，藏族人和游人的车价是不一样的。车上得知，今天启动了全市所有车辆，加车都是去哲蚌寺的，所以去哲蚌寺见车就上没错。

途中只有人上车，没有人下车，不一会儿到站了，全车人一个不剩地下了车。路上人山人海，我们不用问怎么走了，那藏民都拿着转经筒，一看就是来朝拜的，随着人流没错。山间香气缭绕，路边很多卖香草的人，还有一堆堆燃着的香草。一元钱一塑料袋，我们买了一袋，边走边向信徒一样往燃着的香草堆上添一把香草。香草堆太密集了，烟雾缭绕，有时来阵风，把烟吹到下面，很呛人。我和海青不得不捂着鼻子，哈着腰，冲过一片片香火硝烟。

上山没有修好的路，都是走的人多了形成的砂石路。

没有看见寺院的大门，没有看到卖门票的，可在山根的要道上，一个藏族小伙拦住我俩，让买55元一张的门票。

我一看，旁边的藏民怎么不买啊？

小伙说：他们是信徒，你们是游客。

我和海青相视一笑，早知这样，把脸抹得黑些，把头发弄得乱些，衣服穿得脏些，手里再举个转经筒，不就像藏族了，岂不省了100多元？

随着人流向山上走去，我发现偌大的山所有的人都是向一个方向走的，即顺时针方向、从左面上山，从右面下山，人一个挨一个，非常有序，藏族人转到山腰拜佛，再转下去，转山转得越多越吉祥。我和海青自然而然地随着人流转山了，仿佛成了朝拜的信徒。

看到大佛了，那是盘腿端坐的释迦牟尼，形象生动，色彩鲜艳，不知道那佛像制成于何时，保管得那么新鲜。

成千上万的藏民双手合十，一层层地，前面的退出了，后面的跟上去，像海潮一样，一排排地在佛像边不住地磕头，有的扔钱，有的扔哈达，虔诚至极。他们祈祷时旁若无人，仿佛进入一种境界。

镇寺的法宝海螺也抬出来了，随着海螺的号声，喇嘛们亦吹起号角，彩幡飞扬，场面宏大。寺院最高处，装点得格外醒目，那里聚集着成群的喇嘛，诵经声一浪高过一浪。

在大佛的四周，一个挨一个地守候着穿着绛红色袈裟的喇嘛。

我跟那个年轻的小喇嘛聊天。他说，哲蚌寺名声在外，是格鲁派最大的寺院，也是西藏地区最大的、僧人最多的寺院。哲蚌，藏语为“米聚”的意思，象征繁荣。他指着倚山而建的寺院，你看这寺院的建筑多漂亮啊！

是啊，大殿的外部装饰着金顶、相轮、宝幢，远远望去金壁辉煌。

我问雪顿节是什么意思？

他说，藏语为“酸奶节”，四五月份，正是一切生灵复苏的季节，各寺庙的喇嘛要长净，安居寺内，免得踩杀生灵，而到了雪顿节，就可以出寺下山，逛林卡，品酸奶了。

他还说，藏民的宗教信仰是很达观的，祈祷不是为了自己和家人，而是祈愿世界上的所有的生灵都吉祥幸福。

他让我猜，今天有多少人到哲蚌寺拜佛？

我向山下瞧了瞧：估计怎么也得有6万人吧？

他说，不对，至少20万人，拉萨市有19万人口，流动人口20多万，谁都不会错过这个拜佛机会的，其实这还是保守的数字呢。

山上到处是玛尼堆，有的石头上面刻着彩色的六字真言，还有的刻着牛羊鸟类等动物图

案，有的玛尼堆上放着大牛头，牛头上面系着哈达，藏民围着玛尼堆转经，口中念念有词。

山上有溪流，许多藏人在水边停留，用手捧起一掬水，不喝而是洒在脑门上，大概那是藏民心中的圣水、用来祈祷福祉吧。

在山间的平地上，见到一些藏民在午餐，我和海青好奇地站住了，藏民很友好地向我们微笑，让我们与他们坐在一起。地上铺着有格子的土布，那是自家用牦牛毛织的，上面摆着食品，那一个个高粱米颜色的饭球，就是藏民的主食粘糌粑，女主人递给我俩，我俩掰了一块吃起来，粗糙些，有点甜甜丝丝的，还不错，可一看到他们边吃边不停地用手指捏着饭球，就觉得不太卫生，没敢多吃；我们又喝了他们的酥油茶，味道很怪，说不出来，反正不大可口。

不过，我俩心满意足，因为无意中尝到了纯粹的藏餐了。

转山的人有些拥挤，一个跟一个，你若没踩稳，就有人扶住你，藏民都是信佛的，都是以善良之心对待他人的。

我不时地用相机拍照，有的藏民很友好地配合，有的用手遮了脸拒绝拍照，还有伸出手向你比划着要钱，给钱他就让你拍。海青换了许多零钱，看到我想拍的目标，就递上钱。她也东张西望地帮助我搜寻目标，看到一个身穿羊皮袄的老祖母，海青急忙给她钱，并让她向人少的地方靠靠，以便我拍照。

拍了许多照片：有沧桑感的老人，天真无邪的儿童，年轻漂亮的姑娘……

今天天气很好，转了一圈山感到全身乏力，这才想起这是在拉萨，市区海拔近3800米，这里至少有4000多米。加上不停歇地转山，怎能不累呢？

下山后，我们想找车回去，可走到柏油路上了，连一个车影儿都没有，马路上都是步行的人，原来一直到几里外的十字街，这边全戒严，车辆不许通过。没法子，我们只得双腿架着身体走了。

路特别长，阳光很毒，头晕，脚下像踩着棉花似的。

看到一个小饭店，我俩像找到了救命草似的走了进去。那里有蹄花汤，10元一大碗，还有盖浇饭5元一碗。慢慢地，边歇边吃，补充体力。

吃完了，还得走，走着走着，又抬不动腿了。偏偏想上厕所，哪里也没有，有的藏民就在路边一蹲、袍子一遮小便。怎么办呢？看到路边有个米奇轮胎连锁店，店主正在门口乘凉，我上前打听室内有没有卫生间，那个男子迟疑了一下，见我们是内地人，迷糊的样子，便点点头指了指屋里的单人厕所，我和海青感谢极了。上完厕所，见屋里有个床，我俩互相使了一个眼色，坐在床上蜷着腿半躺半卧地休息起来，我禁不住小声笑了，说，你看，人家让咱入厕，已经很够意思了，可咱俩又躺这不走了。

海青也笑，小声说，等他说咱再说。闭目养神，不一会儿，缓解多了。这时，海青接到

一个电话，她的通化老乡在拉萨，问我们在哪里？海青说，怎么走了好半天也不到十字街啊！那边说：别急，我开车去接你们！

我对海青说，一定是咱起早就来转山灵验了，在咱俩穷途末路时，才有贵人相助呢。

我和海青让老乡将我们送到八角街，因为这里是每一个进藏的人必游之地。八角街，藏语的名字应为“帕廓街”，意为中转街。沿着大昭寺围墙转一圈为“小转”，藏语叫惹廓；沿着长方形的帕廓街转一圈为“中转”，藏语叫“帕廓”；沿着拉萨旧城转一圈为大转，藏语叫“林廓”。帕廓街因此得名。

一走进八角街，我俩就被那整片旧式的、有着浓郁的藏族生活气息的街区吸引了，这里石径、回楼、石屋、古寺，浑然一体，大昭寺经幡飘扬、香烟缭绕，等身长叩的信徒随处可见。

路两边的货摊、商铺、手工艺作坊，都令我们流连忘返。

尤其是那些颇具特色的西藏工艺品，如用绿松石、红珊瑚石做的项链、手镯、耳环，还有两面有刃的藏刀，金色的经轮，檀香木的念珠，还有牦牛骨做的笔筒、茶碗，还有狼牙做的项链坠……

我和海青遛达一会儿，又有些头晕，全身无力。我俩决定回住处休息一会儿，睡一觉，傍晚太阳下山，就不晒了，那时再来逛街。

有出租车，可我们一看就感到闷，喘不上来气，看到满街的人力车，上面带个遮凉棚，还能边走边看景，到住处10元钱，多好。

坐上车，车夫遇到一个熟人，停下车聊上天了，好像没把我俩当外人似的。也许西藏就是这样，节奏总是不紧不慢的。

一觉睡到4点多，恢复了体力，下楼吃了一碗砂锅面，又坐上人力车去八角街。

此时的八角街人潮如涌，僧人、喇嘛、手摇转经筒的藏民、叩等身长拜头的藏区牧民、金发碧眼的外国人、全国各地来的各路游客：有独行侠、有探险家、有搞艺术的、有来摄影的……

最有趣的是，这些素不相识的陌生人一见如故，见了面格外亲切，你打听我，我询问你，到哪去了，怎么走的，看到什么新鲜事儿了，有什么收获，哪些应该引为借鉴，哪些好风光别漏掉……你说我说，滔滔不绝。尤其是在八角街上，凡是进出西藏的人都要到这里小住，很多人今天见了，隔个十天半月的就又见面了，仿佛生离死别又重逢似的，在一起喝酒侃山，讲述分手后的艰险、遭遇，成了终生难忘的好朋友。多奇怪，就那么三两次见面，就会结下这么深的情意，而在都市里每天耳鬓厮磨竟熟视无睹，这都是因为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

我和海青在八角街的一个古玩店，遇见一个北京来的律师，他是同朋友驾车来西藏，去了西藏的小江南林芝，因为他有个案子要开庭，明天就要踏上返程了，他正在这里选一块绿松石玉坠。我们谈得很投机，还互相留了地址，海清在他的建议下买了一块绿松石，因为他

在这个店买过一次，经鉴定是真的。

我在另一个店铺买了两块来自珠穆朗玛峰的海螺化石，那个店主是兰州人，也是一个行者，到了西藏就被这里的原始纯朴吸引了，辞去了铁饭碗，到这开小店，边经营，边交友，钱多了，就跑出去，玩一阵子。他见我一进门就盯上了化石，好像找到了知音，拿出他店里最好的两块向我推荐。那化石合起来，跟一块大石头，没什么两样，沿缝隙掰开，就是海螺一分为二的两块模型。那纹理细密，螺壳上的每一条细纹都清晰可辨，还像一二千万年前的造山运动它毫无防范，正在沙滩上悠闲地玩耍，便被压在万石之下了，所以还没来得及痛苦，还保持着快乐的神态呢。

我在来藏之前，朋友阿童便嘱咐我，到了八角街，务必给他带回一块珠峰的化石，那是距今一二千万年的那场造山运动，海洋下沉，喜马拉雅山脉崛起，来不及撤退的海洋生物变成了化石埋在珠峰脚下，现在还不为更多的世人所重视。他上次来，很想买，可因为坐飞机没法带，只好望石兴叹。对于我，这也是一个重要的信息，我家积攒了好多石头，海南的珊瑚石、桂林的钟乳石、安徽的灵壁石、内蒙的巴林石、长白山的松花石、新疆的硅化木、罗布泊的风凌石、辽宁的岫岩玉……有的买，有的拣，别人回家大包小包吃用的，我家的三个人，包括我的儿子阿多，背包的份量都很重，打开一看都是石头，而这些石头在我家人的眼中比什么都珍贵。

真的，无论你是怀着何种目的来西藏，都会得到不同的收获的。

我是不大喜欢购物的人，可来到八角街，聊天，侃价，接触各色人，仿佛走进了一个万花筒，五彩纷呈，很丰富、很有意思。

在八角街的广场上，有一根长数十米的旗杆，是拉萨城内悬挂最高的旗旗。它的旁边是寺院的燃放酥油灯的地方，那里的灯盏一排排放在一溜溜的案台上，悠悠忽忽的油芯，在微风中瑟瑟摇曳，很神秘的感觉，我想拍照，那里的僧人不允许。

最令人心灵震撼的是大昭寺前的石板被朝拜者跪拜磕头磨得光滑如镜，从早到晚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那些磕等身长头的朝拜者永远不断，男的、女的、老人、孩子，他们的手上、胳膊弯处、膝盖上都用木板或是皮革包裹着，边念诵经文，边双手合十举过头顶，然后双膝着地，掌心朝下俯地，全身与地面平行，额头轻磕地面，一起一落伴着重心着地的啪啪的声响，这样的动作不断地重复，有的绕着大昭寺磕长头，有的绕着拉萨磕长头，还有的经年累月地从所在的牧区磕长头一直到拉萨，有的要用几个月，有的要用几年，风餐露宿，朝行夕止，匍匐于砂石冰雪之上，执着地向目的地进发，有的人甚至死在转经路上，可藏民认为这是一种幸福……

我久久望着这些虔诚的朝拜者，他们无论穿得多么破旧、衣服多么肮脏、头发多么凌乱，毫无自卑，旁若无人，对身边光怪陆离的斑斓世界视而不见；仿佛心中有佛，羽化升仙，进入一种忘我的境界；他们似乎没有什么忧虑，生存的目标单纯而明确。能修行至此，非一日之功，这是藏民世代代走在转经路上的结果。

我感到八角街太神秘了，这里是古老与现代、历史与现实、宗教与世俗、灵魂与**、精神与物质奇妙地交融在一起的地方。

第九天 8月16号

路线：拉萨——日喀则行程340公里

布达拉宫是拉萨的名片，没去布达拉宫等于没到拉萨。

旅游旺季的拉萨，要想参观布达拉宫是要排队买门票的，至少要提前两天，每天只能有1000名游客进宫。我们来的时候，门票已经炒到800元1张，许多人等不到票，只能遗憾地踏上归途。

幸亏我们事先联系了熟人接应，今天上午9点前就会把票送来。

我们在布达拉宫广场等票。

拉萨日照每年在3000多个小时，是有名的“日光城”，可今天却阴云密布，细雨连绵，布达拉宫在浩瀚的铅灰色的天空下，显得很萧瑟、很渺小。同伴们叹气地说，想象中的布达拉宫高大雄伟巍峨，可到了跟前一看，不过如此，真的有几分失落感。

却之不以为然，这些都是表象，布达拉宫作为世界文化遗产，是当今世界上海拔最高、规模最大的宫殿式建筑群，是藏族古老的建筑艺术的精华，更是藏民族的象征。她建于吐蕃王朝，是松赞干布与唐联姻，为迎娶文成公主而建，距今已有1373年的历史了。看着那朝拜的藏民做着亘古不变的磕长头动作、看着那衣衫褴褛的藏胞将辛苦积攒的钱一丝不苟地毫不吝惜地捐赠给佛祖，你的心灵能不震撼么？那些骨子里灵魂里溢出的东西怎么是初来乍到的人所能一下子理解得了的呢？

当然，同伴们此时此刻的感觉与心情有关。我们车队一路艰辛、浴血奋战来到拉萨，在每个人的心目中都是终生难忘的一页。可现在3号车、6号车和我乘的4号车将不去珠峰大本营，要走川藏线返程，这是他们今天决定、刚刚向众人通报的。

这是个从一开始就没能达成统一的想法。因为现在是雨季，走川藏线危险，途中看到许多川字头的大客车都是绕道青藏公路的。周总的意见是按计划去珠峰大本营，那样的话，会占用很多时间，走川藏线是没有可能的。

据说，川藏线的风光是非常美丽的，那里对我也是一个巨大的诱惑，可珠峰大本营也是我向往的，因为她能让我的人生再拔一个高度。在不长的时间里我的思想曾有交锋，可最后还是决定去珠峰大本营，考虑到3号车的空调系统出问题，老高已经在厂家订货，得2天后才能寄到拉萨，他们出发的时间似乎要拖得很长。我在单位的工作很忙，怎好出来了，就没有归期呢？

当然，对于此行的带队周总，是不愿意看到这一幕的，他无奈地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这是谁也挡不住的，事到如今，只好理解万岁，随他们去了。”因为出发前就已经设想可能会发生这种情况，可没想到会是3辆车9名队员。国商的合同有规定，擅自离队的车辆，发生任何问题国商概不负责。

车手范长吉原计划到拉萨返程，因为公司的事务繁多，他此行目的三个：一个是到达拉萨；一个是拜谒布达拉宫，他向膜拜的每一尊佛捐了一张100元的钞票；还有一个是一脚油5000公里，单人驾车从长春到拉萨。他的三个目的都实现了，他很满足，西藏不是一次能走完的，他说，他还会来的，下此来再去其他地方。他将于明天乘飞机返回长春。

至此，车队还有3辆车、13名队员。

全队的人员在布达拉宫前合影。之后，我们与另外3辆车的队员依依惜别。看到一路患难的队友就要分手了，大家心中既有对他们的祝福，又有对他们前方路途的担忧。目送着他们开着车远去的背影，我在心里默默祷告：

我们一起到达圣地拉萨，布达拉宫是我们同甘苦、共患难的见证；如今按照自由意志的指引，我们又在这里分手，庄严的布达拉宫都看到了，让佛祖保佑你们一路顺风！

当我们的的心情归于平静的时候，我看到一溜11辆越野车驶入布达拉宫广场，车牌照是云字头，头车前面还装饰着一个大牛角，原来这支车队是马来西亚组团，自驾车走滇藏线入藏的，都是外国人，穿着统一的桔黄色运动服，他们打出各自国家的旗帜，在布达拉宫前留影。

布达拉宫已经成为西藏的象征，被世上的人们认同。

来西藏的外国人远比中国人多，且充满了了解西藏的渴望，他们是很令人佩服的，一路山高路险不说，还有高原反应的挑战，可他们却从世界的四面八方这里涌来，因为这里有许多迷人的未知的东西等待着人们破译。

我正想同组织者交谈，伙伴们喊我了，票来了。

游客是从后山门进宫。前门也有人进宫，不过都是来朝拜的藏民，他们的门票仅1元钱。我问：“那别人冒充呢！”当地朋友说：“那可冒充不了，一眼就能看出来。”

宫殿里金碧辉煌，这里的每一件珍宝都是世界上罕见之物，都是价值连城的。宫殿拾级而上，越上海拔越高，有的人累得气喘，走几步喘一会，可没有谁停步不前，因为那里面的宝物实在令人大开眼界啊。

许多人都向佛像捐钱，我换了一沓一元钱的新票，不知道佛祖喜不喜欢。我还买了一本布达拉宫的画册80元，就等于捐赠佛爷了。

下午1点多钟，我们在布达拉宫广场边上的兰州面馆午餐，赶上饭的空儿给阿多发信息。想一想从前怎么想到自己会到拉萨，即使来了怎么又会今天是今天，多么艰险而又不易而又神圣的举动啊。

午饭过后，我们将从拉萨出发去日喀则。

1点40分，车队从拉萨出发去日喀则。我改乘5号车。刘华夫妇，还有电台的记者张萌萌。

与刘华、孙荣同车我很高兴，因为这两口子让人从心里往外佩服，他们将孩子一个人扔家，一下出车到西藏，这是一般人难以理解和做到的。我和丈夫就够野的了，可还没像他俩双双上路、没有过什么旅行经验的铺垫、一步到位呢！他俩的勇气还表现在驾龄短—不到两年，可竟敢到西藏一试，不光路途遥远，这里的路况是全中国最险的，我怀疑，这夫妻是不是吃了豹子胆了。一路上，两人互相关心，从不叫苦抱怨，集体怎么安排怎么是，绝对服从大局。进入高原别人都反应很大，他俩反而能吃能喝，像在内地一样，最叫绝的是两人一个样，真是奇怪，看来应了那句老话：不像一家人不进一家门。

同车的萌萌是吉林交通文艺台的记者，23岁，是此行中最年轻的。上路前，电台的领导犹豫，主任亲自给他的父母打电话，征求意见，他有生以来最远离家一千公里，还是坐飞机去的，而这一次行程一万多公里，要乘坐越野车。这对他是个挑战。他每天3.30分前要向电台发跟踪采访的消息，一路很辛苦。

车行80多公里，至羊八井，这一带地热资源极其丰富，有沸泉、热泉、热水湖、间歇喷泉等，远远地，就能看到从地球心脏冒出的热气。

这里是去日喀则的岔路口，汽车将脱离平坦的柏油路，走砂石路了。

1号车手小潘将别克车寄存在镇上的交通队，租了一辆桑塔纳轿车上路了，我们担心，那车又不是四驱车，底盘低，能行么？因为我们对前面的路况早有耳闻，要翻越两座雪古拉山，东雪古拉山海拔5415米，西雪古拉山海拔4960米，路面坑坑洼洼，经过许多悬崖山涧，很险。可事实上，桑塔纳的司机路熟、车的底盘加高、加厚了，真的平安地到达目的地了。

从羊八井出发是3点15分。本来应该走318国道，那是从上海到樟木的，那条路到日喀则仅仅250公里，由于正在修路，必须绕道，据说今年9月1号那条新路就通车了，那样就少走90公里。

这条山路简直不能称为路，大坑小坑排在并不宽的路上，有的地方土楞子高筑，车得栽歪着开，有的地方泥石流冲上路面，车只能在不知深浅的水中闯过去，每个人的眼睛都盯着路面，对欲来的颠簸有个心理准备，免得颠折了骨头。我攥紧扶手，仍不时地从座位上弹起来，再抛下去。有一次，车冷丁“腾”地蹦起来，后面的东西象被簸箕颠起来一样，全跳离了位置，有的竟然跳到我们头顶上，萌萌的摄像机没拿住，一下从手里飞出去冲到车棚又掉下来，萌萌坐稳了，到处找摄像机，竟在座位底下，心疼得他急忙收进包里，不敢再用。

刘华停下车，说，车恐怕不行，要不，返回去吧？

周总让国商的司机小潘上我车了，让萌萌乘坐租的桑塔纳。小潘年龄虽小，驾龄已有20年了，经验丰富，换档、绕坑、爬坡，训练有素。我松了一口气。

车开始爬山，爬的是东雪古拉山。山很陡峭，一面是悬崖，一面是峭壁，车上的人不敢丝毫分神，刘华不时地叹一句：“这哪是这车走的路哇！”帕拉丁是二驱车，上坡很陡使不上劲儿，一颠就像要散架子似的，在过一个坑时，车底下有异响，车上的人都听出不对劲了，

刘华说：“可能是哪里出故障了。”可小潘没有停车，继续向陡峭的山坡上爬。他说，不能停，一停有可能发动不起来，或是溜下山崖，只得硬着头皮开。

到了山口，那里寒风凛冽，风马旗呼嗒嗒地迎风乱舞。这个山口的海拔比唐古拉山口的海拔还要高出184米。

连气都没喘，我们开始下山。每个人都盯着路面，几乎不敢眨眼睛，许多很陡的胳膊肘子弯，弯的这一侧，看不见另一侧的车，见了车头露出来，这边就得停住，等那面的车哐哐地上来，这边再下去，车的时速只有20多公里。

终于从山上下来了，小潘停车检查，发现前保险杠啷当着，螺丝没了，，车上没有配件，又没有合适的工具。

附近帐篷里的藏民跑过来，虽然语言不通，可一看，就知道是怎么回事儿了，急忙跑回帐篷，找来工具，用铁丝将保险杠拧住。

在修车的空隙，我跑到帐篷那，往里面一看，啊，怎么这样寒酸！屋地上也长着小草，只是被践踏得半死不活，案板上的锅、碗、水壶都是黑黢黢的，地上铺了一小块毡子，脏兮兮的，一对夫妇在里面坐着，见了我，露出笑容，女主人递给我一个很小的板凳，还倒了一杯上面飘着一层黄油似的的东西，我猜想可能是酥油茶吧？我急忙摆手，表示不渴，其实那一刻，我思想斗争了一下：想喝一口尝一尝，可又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喝了万一不适应，就会有麻烦，再说，那碗一圈都是油垢，很不卫生，还是别乱体验生活了。

我打量着这对藏族夫妇。女主人的头发编成长辫子盘在头顶，脸上两块高原红（紫外线晒出的红脸蛋儿），围裙上的彩杠，已经被油垢遮住了原来的颜色。男主人穿着没有吊布面的羊皮袍，一个膀子在皮袍里，一个膀子裸露着，冷和热是如此奇怪地组合在一起。

使我眼前一亮的是女主人胸前戴的项链，那像大枣一样大的红红绿绿的玉石串在一起，很漂亮。藏民的财产除了牛羊，便都在女人的身上了，他们服装上和脖子上戴的珠宝有的价值几十万。在八角街上曾听摊主介绍绿松石和红珊瑚石都是西藏的特产，而在那里常常真假难辨，这个女主人脖子上的一定是真的了。

我问她卖不卖？我用手比划着。他们似乎听懂了，那男的在纸上写：500元。我点点头，因为不方便侃价，罢了。

我觉得很有意思，商品经济的大潮已经冲击到这个荒蛮原始的角落了。

车修好了，可以对付开了，可是刘华孙荣决定，不再往前走了，前路漫漫，问当地的司机，人家说，还有一座大山呢，路还不如这边呢，还没走到一半呢。这样一说，更坚定了夫妻两人回去的决心。

车队的同伴在我们的前面，早已没影了，这里没有网络，手机不通，与前车失去了联系，我想换车已经不可能了。总不能半途而废，这是绝对不能的。我决定搭车前进，小潘说，那我俩一起搭车吧。

刘华说：那样不行，得帮我把车开回去，过了雪古拉山再说。

是的，刚刚翻过的大山太险了，跟青藏公路上的大山不一样，那里有盘山的公路，而这里是砂石路，让他们夫妇自己开回去，我俩也很担忧。于是，我们的车掉转车头。

我乘着刘华开的车第二次爬上雪古拉山。

山顶是终年不化的雪山，此时，天空裂开一道云缝，阳光泄出一道光束打在雪上，银亮银亮的。从山下到山腰，涂着由深渐浅的绿色，就像一个戴着雪白的帽子、穿着绿色裙子的少女。

到山口处时，一抹西斜的霞光将银白色的山顶披上一层桔红色，红黄绿蓝白的经幡在光影中更呈现一种肃穆和神秘，几个藏民双手合十，在玛尼堆前顶礼膜拜，这是怎样难得的梦幻一般的情景啊。

为了拍到理想的照片，摄影的人常常有在选好的地方不辞辛劳地等待，等的就是光线，等的就是这个瞬间。

我多想让车停下拍张照片，可孙荣谨慎地说，还是别停车，赶快赶路，一会天就黑了。她的心情我理解，我没再说什么，因为无论危险还是平安，我们一车人都同在。可我心里还忍不住地想，若是大马，无论如何也不会错过这个拍摄机会的。

大货车从对面上山，哐哐地喘着粗气，又滑回去，又重新运足力气，继续上，车尾处冒着黑烟，好像要累吐血了似的，终于，它爬上来了，倒出空隙，我车才下去。山上有水洼，又滑又陡，没有好技术好胆量真的不敢开车。

终于再次翻越了险峻的东雪古拉山。

我开始注意对面开来的车，寻找着可能搭乘的车。因为今天不赶上队伍，有可能错过去珠峰大本营的机会啊，那将是多么重大的损失啊。

在距离羊八井三十多里的地方，遇到一辆依维柯，小潘见路已经平坦，没有险路了，便向对面来车招手，两车交错停下，在青藏的路上，只要司机之间招手，车都会停下，有什么需要帮助的，都会伸手援助，大概是这里的路太不易走，司机们惺惺相惜吧。

依维柯上满载着人，我和小潘同时问：“可不可以捎两个人？”

司机回头向车内，似乎在征询什么人的意见，之后说：“可以。”

我顿时感到云开雾散，背上摄影包跳下车，打开后备箱，拽出羽绒衣，跑上依维柯。

可怜的小潘赤手空拳，因为他压根也没想到会同大部队走散，他的东西都在前面的车上呢。边上车，他边嘱咐刘华和孙荣，回到拉萨马上给周总打电话，免得他们惦记。

如果说，一上雪古拉山时，我感到惊恐害怕，有通常人都会有感觉；那么，二上雪古拉山

时，我仿佛上了天堂，因为翻越一次了，心里有底，注意力在雪山的奇特风光上了，那仙境般美妙的境界，使我觉得吃点苦也值了；而到了第三次翻越这座海拔5415米的雪古拉山的时候，我怀疑自己是罪孽深重，被阎王拽到了18层地狱了。

我和小潘上了车。车上装得满满登登，10个座位，已经坐了8个人，我俩坐上便满员了。地上都是钢管、成盘的铁丝，腿无法伸直，后面摞满了箱子，顶到车棚，挡住后窗。我感到自己像蜷缩在地洞里的老鼠，很憋屈。

嗨，别不知足，车上这么挤，还能同意我们搭车，应该烧高香啦。

车的前面有一块白色的有机玻璃做的牌子，上面写着大红字：支援西藏通信专用车。

原来他们是西安通信机械局的一个工程队，去阿里的，往年在西藏施工一两个月，随着西藏的迅速发展，通信要跟上，今年要干5个月。他们的车不到日喀则，到距离那里30公里的和平机场。我和小潘那时无计可施，因为天色已晚，搭到合适的车不易，这辆车毕竟靠近日喀则了，到那里再想办法。这也是万不得已。

我看着车上的人，一张张脸都是风吹日晒过的面孔，一看就是劳动者的形象。我坐在最后一排，问身边的工人：“你们很辛苦，来西藏不是自愿的么，为什么要到这样荒凉的地方来？”

他很抱歉地说：“我说不好，让我们头头说，”他指指前面右侧座位的人“那是高队长。”

高队长叫高二明，哥仁他排行老二，54岁。他曾在阿里当过12年兵，1998年开始搞西藏通信工程。他说，这里已经没有他的战友了，原来的藏民也都换牧场了，但他对这片土地很有感情，单位派人援藏，他就报名来了，一干就是许多年。哪里没有通信、哪里落后、哪里就有他们的身影，经常住帐篷，这里本来海拔就很高，还要在海拔最高的山顶上建通信铁塔，有的地方汽车开不进去，只能骑马进去，比如扎达县管辖的博博拉大阪，那里是中印边境，那就别替多艰苦了。苦是苦，可凡是参加了工程的人，没有几个退却的。到今年10月，他们将在西藏建起60座铁塔，其中今年安装47座。高队长如数家珍地讲他们建过铁塔的地方，对于那些我不熟悉的名字我没记住，只记得熟悉的名字，如当雄、羊八井都是他们工程队干的，这次去阿里就是把铁塔建到那里。

他们是多么可敬而了不起的人啊！

司机34岁，是第一次进藏的，走山路不习惯，每有坑洼，其他人都站起来盯着路面，充当指挥。

高队长说：原来的司机年龄大了，西藏太艰苦，不能来了，年轻司机接过方向盘，他是好样的……

我问，怎么这么晚还赶路啊？

他们说，工程得抓紧，不然干不完，天一冷就不能施工了。

又开始爬山了，车太重，哐哐地上着，很吃力的样子。突然车底很沉闷地响了一声，有情况了。车停下，经查看，是排气管子颠掉了，我心里咯噔一下子。高队长说：“甭担心，别看车上的人不多，什么工种的技工都有，工具又全，车出什么毛病都不怕。”

工人们都跳下车，有两个人趴在车下，有人剪了一根铁丝递过去，不一会儿排气管子就用铁丝固定住了。

天渐渐地黑下来，山变成了黑漆漆的没有边沿的怪物，我心里很忧虑，这样的破车，这样的速度，何时能到目的地啊。

从午间在拉萨吃的牛肉面，到现在还粒米未沾，也没有随身带水，随着夜幕降临、海拔增高，我的体能急骤下降，高山反应迅速上升，脑不能思，一转悠就晕眩，眼皮不能眨，一眨就天旋地转，车在山上的每一下剧烈颠簸，都使我不断地体会着身体失重的感觉，大概就像宇航员在飞船里脚踏不着地，飘浮着的感觉吧？我的脑子里顽固地呈现一些可怕的念头，路这样险，如果车就这样翻下去了……这是不祥的念头，想抑制却没有抑制的力气。闭上眼睛，听其自然，事到如今，爱怎样就怎样吧，如果发生意外，那也是命中注定。

小潘的情形似乎比我还糟糕，我是乘车，而他是驾着车翻了两次雪古拉山，精神体力都消耗很大，他从上车就出声地坐在我的前座，给他水，不喝，给他麻花，不吃，后来给他一粒药，他迷迷糊糊地接过去，扔到嘴里。

车上的人也都有不同程度的高原反应，高队长大概看到刚才还问这问那的我，不再言语了，让后面的人拿药，每人一粒，是含片，管高山反应的，我说谢谢，他说，上了一个车，就是一家人，不用客气。

不一会儿，又拿出小麻花，每人一袋，也给我和小潘各一袋，我和小潘都没吃，因为好像嘴唇动一下都耗费很大的能量似的，胃口一点儿也没有，若强制吞下去，就会马上怎么吃进去的怎么吐出来。

旁边的人拿出一根烟，掏出打火机点火。我心里想，他若吸烟，那烟味一定会使我晕车的，可我搭车，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我是不会提任何要求的。他打了几下火，说，现在是海拔5000多米了。

我无力地问：“怎么知道的？”

他说：“看打火机啊！”

我问：“打火机上有什么标记啊？”这话问得很傻。

他说：“我打了五六次打不着，空气里缺氧严重噢！”

啊，我恍然大悟。他没有抽烟，因为打不着火，我松了一口气。

车又停了，需要加油，几个人忙活开了，山上没有加油站，他们自备了油箱。

一会儿车又出问题了，轮胎被石头硌坏。

我原地未动，闭着眼睛。车上的人下去换轮胎，很迅速地换完了。

这时，有人惊呼：“快点，有狼来啦！”大家的目光紧张地向半山腰望去，我也睁开眼睛，果然有两只绿色的小灯笼向这里飘来。

工人们一个跟一个地跳上车，催促着后面的：“快上车，关门！”

后来我知道，这座山上没有狼，有许多野狗，野狗也会伤人的。

悬崖下一条窄窄的小路，车在黑色的隧道中行进。雪古拉山顶终年积雪，可外面的雪一点也不白，可能是没有月光的缘故，雪色幽暗，仿佛阴曹地府似的，苍白的车灯照着一个筒状的视界，连天空都被车棚遮住，只能看到近处的山崖岩石，有的岩石很险恶，像一个个凶猛的野兽在路边窥视着我们，准备伺机扑上来，把我们连人带车撕个粉碎。

下半夜2点多钟，已经翻过两座雪古拉山。再没有更大的山了，车上的人松了一口气。他们用陕西话交谈起来，我听不懂，但从那不断的笑声中，我感到他们很乐观。他们想让我听得懂的话就用普通话说，他们表扬我的勇敢。我想，与他们比，我太渺小了，他们心胸多广阔，自己本来最勇敢还把这样的表扬安到别人身上。

前方有灯亮，在走了6个多小时的黑暗后，越发觉得那灯光的明亮和诱人，那是一个叫大竹卡的小镇，亮着灯的是一个川味饭店，里面有人影，高队长决定在此夜餐。

我和小潘决定请客，感谢他们无私的帮助，高队长不允。我说，我们这次到日喀则就有一个内容，看望我省的援藏干部，在这儿遇到你们了，就先慰问一下你们吧！

我们到厨房里面，在这个地方谈不上点菜了，有什么菜就做什么菜，能做出几样就很不错了。

点完菜，注意到外屋餐桌边有3个人，能在夜里遇到过路吃饭的，也是很有缘了，我们车上的人很快与他们搭起话来。原来他们是去日喀则的，已经吃完饭，就要上路了。

这简直是柳暗花明、喜从天降，好像是老天为我和小潘追赶队伍的诚意所感动，特意安排司机在这个打尖的地方等着我们似的。

高队长说：“他俩要去日喀则，搭了我们车，我们是到和平机场的，正愁到了那里咋走呢，就遇到你们了，你们捎上他俩吧。”

司机很爽快地答应了。

此时饭菜还没开始做呢，我俩顾不上吃饭，又上了他们的车，车是丰田越野车4500，

这回可算上了一个坐着舒服、腰能直起来的宽敞的好车了。

司机姓高，是到樟木接外国游客去阿里的，租他的车10天租金1万元。他说，去阿里最艰辛，可外国人最愿意去的就是那里。

这里距离日喀则只有86公里。

我们问司机，搭车得付多少钱？他说，随便吧！

小潘与我用手比划一下，给他60元钱，司机很高兴。

听到了涛涛的流水声，从车窗向外面望去，黑洞洞中看到了粼粼的波光。司机说，这是雅鲁藏布江，我们是在沿江行驶，这里的景色非常漂亮，可惜现在是夜里，又没有月光，什么也看不见。

没多久，就是柏油马路了。路上下起小雨，我心中不由地庆幸，还好，在山上没有下雨，这会儿多大的雨都不怕了。

从拉萨到日喀则是250公里，从日喀则到樟木是500多公里，从樟木到阿里是800多公里，他驾驶的是丰田车，跑这样的路百公里耗油18升，大约全程得2000多元钱的油费。

他说，樟木的风光很美，那里的海拔下降到2000多米，阿里海拔又升高了，有一段路海拔6000多米，通往阿里的路上，经常看到野羊、野驴等野生动物。

听说，我们是去珠峰大本营的，他说，再晚几天可能更好，因为现在雨多，有雨时肯定看不见珠峰，没有雨时，那里的云雾也多，若天气好，上午9到10点云开了，能看到珠峰，之后，云又合上了。反正能看到珠峰很不容易，一年中顶多有20天能看到珠峰的，许多外国人一等就是几天，最后还是失望而返，就看你们的运气了。

这一会儿，我变得很乐观，我和小潘的运气不错，车出了问题，我们搭车也能赶上队伍了，珠峰一定能见到。

凌晨4点钟，车进日喀则，这时手机也有信号了，与周总联系上，他惊喜万分，他说睡不着，惦记着你俩。他知道无论如何今晚我俩都会赶到，已经在国土大酒店安排了房间，我住在三楼319号。

周总迎了出来，服务员揉着眼睛说：你们可算到了！

我和小潘吃力地爬上三楼，海青等我到两点多，现在迷迷糊糊似睡非睡，见了我一下跳起来。

她告诉我，大家都担心死了，半夜了，咱吉林到日喀则援藏的带队、市委秘书长张宏伟还来电话，打听你们到没到呢。

他们在途中发现我们的车没跟上时，不知道我们拉下多远，等了一个多小时，还不见影，就是乌龟爬也该爬到了啊，他们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手机没信号，无法联系，看看天快黑了，他们也不能回来寻找了，便只好先前进，他们分析可能是我车掉头返回了，周总对小潘的开车技术是有信心的。

可是，到了日喀则仍无电话，担心出事儿，直到后来接到刘华从拉萨打来的电话，大家悬着的心才放下。

后来听萌萌说，在快进日喀则、手机有信号时，他给父母打电话报平安，周总在前座听到了，批评我说，队友都失踪了，还有心思报平安呢？怎么就想着自己，往家里打电话，不想想给队友打电话呢？萌萌说，他们的电话还是打不通啊？！那时大家都急懵了。若是你们车的几个人出了事儿，那大家还有什么心情上珠峰大本营啊？

经过十二、三个小时的折腾，我已经筋疲力尽，头像箩筐一样沉，已经分不清是太疲倦太困还是高原反应了？因为我从昨天午间1点多钟吃了一碗面，到今天凌晨4点钟，还粒米未沾滴水未进呢！

我接过海青递过来的水，喝了几口，连脸也没洗，倒在床上便睡了。

朦胧中还听海青在说，你俩可真行……她还在为队友的平安到达而兴奋呢。

第十天8月17日

游览日喀则

，早晨下着小雨，到餐厅吃早饭，看到伙伴们，仿佛生离死别了一个世纪，别提多激动了。

市委秘书长张宏伟来了，早就听来西藏的朋友说起他，他为人真诚、敬业、办事能力强。他才岁，是吉林省首批援藏干部的带队，今年又让他继续担任第二批援藏干部的带队。我以为他在这里已经工作两年，应该像藏民一样适应高原的气候了，可他摇着头，连声说，不行，不行，运动量大一点儿，仍像初来乍到时一样气喘吁吁，咱们生在内地，永远都难以适应高原。

我想，这可能就是人种问题了，藏民是高原上的人种，他们到内地同样无法适应，听说今年东北师大美术系招来一个藏族学生，他喘气难受，经常跑到市区最高的电视塔透透气，可那个高度也就是几百米啊，最终他由于身体无法承受返回西藏了。由此，我更敬佩张宏伟和在这里的援藏干部了。

上午参观扎什伦布寺，它的规模仅次于布达拉宫，是黄教的6大主寺之一，也是格鲁派在后藏地区的最大寺院。扎什伦布寺，在藏语中为“吉祥须弥山”，无论在日喀则市区的哪个角度，都能看到寺院那高高的金顶。

这个寺院的门票55元，由于张宏伟秘书长安排有关部门陪同，便免去了这笔开销，同时，车一直将我们送到山顶，我们是从山顶向下游览的，这样少花了很多气力。

这所寺院是宗喀巴的徒弟一世**根敦珠巴创建的，距今已有500多年的历史了。经历代班禅的修缮扩建，如今寺院占地约为20万平方米，依山傍水，气势恢宏。这里最为著名的高达30米的强巴佛像（汉族称为弥勒佛），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鎏金铜坐像，这座佛像极尽奢侈，佛像眉宇间镶嵌的钻石有一颗像核桃那么大，还有30颗蚕豆那么大的小钻石。按着佛教理论，5亿年后，强巴佛将会接替释迦牟尼成为佛教至尊，故又被称为未来佛。为了方便信徒的瞻仰，大殿设置了4层环绕佛像的配殿，一层大殿是莲花座殿，二层是腰部殿，三层是胸部殿，四层是脸部殿，五是冠部殿，佛像的大鼻孔内足可以容纳一个人。

寺院里还有班禅的寝宫、班禅灵塔殿、经学院等很多殿堂，我边走边感叹，有的地方流连一会，有的地方一扫而过，按着自己的意愿决定时间的长短，早就与导游不合拍了。最有趣的是，在迷宫一样的寺院中转来转去，竟然误入伙房，我探头一看，这里与别的殿堂不一样，很有生活气息，因为喇嘛也得食人间烟火么。看着巨大的锅灶，紫红色的铜水壶，还有磨得很光很亮的大水瓢，还有紫檀色的木碗、很长柄的大木勺，一米高的大木桶……我的拍照**大增，微笑着向他们点头，希望他们能满足我的要求。他们何止是满足我的要求？而是让我随便拍、指挥着我多拍，还要求看看我拍的图像。礼尚往来么，我当然不会让他们失望。他们看了乐了，更加配合了，我让那个小喇嘛拎着大水壶做倒水状，我让那个中年喇嘛往正在燃烧的灶坑里添柴，我看着那个盛完菜的喇嘛让他再来一遍那个动作……，拍了几个人，没拍着的也想拍，那个坐在窗下毡垫上的年龄大的喇嘛，大概是寺院的伙夫长吧，他审视着我，问道：“拍了照片，你能给我们寄来么？”我说：“可以啊，放心，没问题……”我连续地一保证，他也不再玩深沉了，让我给他拍个照，并让年轻的喇嘛拿了纸笔，写下地址姓名，让我务必寄照片给他们。

我想，他们一定生活得太循规蹈矩太寂寞了，他们的伙房也一定很少有非本院人涉足，我的突然出现，一定使他们觉得跟往常不大一样，而且我还挎了那么大的相机，数码的，当场就能看到图像，他们越发觉得新奇了，我走了，迈出寺院的门，他们就一定开始盼照片了，我的路程还很长，到家还得整理冲洗，我会时常感到他们期待的神色和目光的。

在这里一阵拍照，当然就耽误了时间，我又不肯省略其他参观的内容，等我出了寺院的门，伙伴们早已无影无踪了。拨通周总的手机，他说，“等你不来，我们便先走了，现在藏饰市场呢，你打的过来吧，很近。”

这里打的都是5元钱。这个城市很小，才十几万的人口，其中6万藏族人。路很宽敞，都是近年新修筑的，街道的名字很有特点：青岛路、四川路、黑龙江路、上海路，还有吉林路，我问过张秘书长，吉林路长1.2公里……这些路都是全国各省市投资援建的，在这里处处能感受到民族大家庭的温暖。

藏饰市场就像一个大农贸市场似的，三排大棚，很宽敞，摊床一个挨一个，藏族的各种特色饰品、藏刀、银器等，比八角街更多了一点土气，贩货的也多是藏人，我来这里不为购物，就是浏览、找感觉、找能拍摄的对象。

当我对准了藏族货摊的女子，正在向我兜售物品的她一点也不恼怒，看我拍完了，仍然向我介绍摊上的东西，我不买就觉得有点不好意思了，好在那些小饰物极其便宜，买点什么，

她就很满足的样子。

旁边的藏人看了，便招呼我，我就专找那些很有藏族风情特色的服饰和神态的人去联络。结果她卖了货，我拍了照，两相满意。

回到住处，张宏伟秘书长和市建设局的王局长，还有广电局的局长已经等我们了，他们都是吉林省的援藏干部，看到家乡来人了，格外亲切。

午餐安排大家去东北一家人饭店吃饭。到了饭店，点完菜，等了一个多小时。这里什么都是慢腾腾的。多日未吃到家乡的饭菜了，大家吃得很香。

一只苍蝇飞来了要在菜上着陆，飞得很缓慢，哄它也不快点跑开。大家说，好象它也有点高原反应症状，飞得有气无力的。

吃饭时，有几个藏族小男孩进来要钱，大家不愿意费口舌，以为给了就走了，可不一会儿，来了更多的孩子，撵出去，又进来，脸皮很厚。刘总急眼了，骂他们，他们满不在乎，还进来要。王局长告诉我们，藏族的孩子搭理不得，进来要钱就不给，他们就不会再勾来孩子了。有人上去踢了他们几脚，饭店才算清静下来。我曾问一个高个的男孩：“你多大了？”他答：“16了。”这个回答大大地刺痛了我的某根神经，因为这是个与我儿子同龄的男孩啊！相比下，儿子与他的生活真是天壤之别啊。因为与我儿子同龄的缘故，我便与他多聊了一会，我问：为什么不上学啊？他答：家里没钱。我问：你还能一辈子总要钱么？还是学着做什么，才是长久之计，你的父母做什么的？他答：不做什么，我问：那你家靠什么生活。他低下头。再问他，他便走开了。

在藏区，到处都有这样要钱的孩子，他们那乞求的眼神，伸出的脏兮兮的小手，不能不使我心痛。每个入藏的人都换了许多零钱，来答对这些伸出的小手。不管你有没有钱，这一点点的钱对于能来西藏的人都算不了什么，相反却使每个人都感到自己是在做善事，自己的悲悯情怀得到最大的释放。我不知道，这会不会是人们对西藏着迷的一个原因。

下午张秘书长亲自陪我们去距市区90公里的江孜县。

为我们开车的叫边巴扎西，边巴，藏语是周六生的，扎西是吉祥之意。

许多藏民的名字都是按着出生在周几来定，周一叫达瓦，月亮之意；周二叫米玛；周三叫拉巴，风之意；周四叫普布；周五叫巴桑；周日叫尼玛，太阳之意。

出城，视野便出现了绿油油的田野，那自然是青稞麦了，高原上能够生存的粮食作物很有限，青稞是最多的一种了，青稞做糌粑，做青稞酒，是它养育了一代代高原上的藏民。

萌萌的高原反应似乎相当重，边巴扎西的名字，问了4遍还记不住，上午去的寺院叫什么名字也想不起来，我告诉他好几遍，因为他晚上还要给交通文艺台发稿子呢。

我也有点儿高原反应，昨夜顶多睡上一个多小时的觉，今天一天没休息，脑袋浑浆浆的，嘴唇也有点发胀。

江孜县正在大兴土木，所有的路面全面开花，没有一条可以让车走的路。到处是泥浆，好不容易越过沟沟壑壑进了城，又处处塞车，幸亏上海驻扎在这里的援藏干部赶来，带领我们穿过一些大大小小的院落，曲曲折折地绕道县中心，那里是一片大工地，从那里能看到宗山上的白居寺。这是一个依山而建的寺院，那座顶尖上的菩提塔是这所寺院的标志，它的奇特之处是由近百间佛堂彼此重叠筑起的塔，人称“塔中有塔”。塔内佛堂、佛龕以及壁画上的佛像总计有10万个，因而得名10万佛塔。假若登上最高层的塔瓶，可以俯瞰整个江孜平原。

在寺院背后的山顶上，还有宗山城堡抗英遗址。1904年英军入侵，在宗山受到江孜军民的拼死抵抗，他们利用宗山地势高峻，在半山前崖构筑炮台和其他防御设施，凭借原始的土枪、大刀、长矛和石头死守城堡，战斗持续了8个月之久，后来英军派来援兵，用大炮轰炸山上的火药库，江孜人坚持了三天三夜，最后所有勇士宁死不屈，跳崖殉国……现在炮台还依稀可见，无言地诉说着这段悲壮的历史。

我们是站在大工地的烈日下遥看宗山的，因为来路重重受阻，到这里，已经过了游览时间。

拍了几张照片，便算到此一游了。乘车返程时，又是堵车。挖开的道路成了泥坑、陷阱，一辆大货车陷进泥里，进出不得。这一堵又是三个多小时。

大家怨声载道，这个地方修路没有统一规划，所有的路都挖开了，没有留条便道。援藏干部已经适应了这里的办事效率，并不显得多急。而我们这些人却个个急得火上房一样。

毒日当空，车困在十字路口，大家只能闷坐车中，望车兴叹。刚才好不容易进了城，现在又在设法往城外冲。

那些藏民没有人上手救助，或是车拉人拽，真不知道那车何时才能自己浮出泥沼。藏民们不怕晒，不怕太阳毒，都站在外面，仿佛都在看热闹。

刘总等不及了，跑出车，指手划脚。

我在车里不敢动，因为刚才跑出去拍那些藏式的房屋，运动得多了，头晕，走路脚下像踩棉花似的，这里的海拔4000多米，比日喀则高出200米。

边巴扎西的车是越野车，他的车技也是一流的，他在人们看来根本无法通行的泥沼中，突围出来，他是开出来的唯一的一辆车，没有任何车敢跟着走。

张宏伟开的是轿车，连想都不用想了，整整一个下午，就是在江孜的堵车和陷车中，遥望宗山，是队友们唯一的一点儿可怜的收获了。

我车先上路了，抢出了时间，使周总、萌萌和我多参观了一个地方。

我们的车奔向距这4公里的班久伦布村，那里有一个西藏保存最为完整的旧奴隶主庄园

——帕拉庄园。这个庄园主叫旺久，当过喇嘛，还俗后主持庄园的日常事物，并使其家族势力日益壮大，拥有小庄园二十多个，牧场六个，牲畜14000多头，奴隶2400多人。现在那些奴隶只有两位老人故去，其余的还都活着，只是我们在那里没时间停留，若能再来，我一定去采访一下那些活着的曾当过奴隶的藏民。

现在，帕拉庄园早已人去楼空，还有房舍五十多间，庄园主住的小楼、厅堂、佛堂都保持着原貌，另一个奴隶住的院子，像狗窝一样的黑暗矮小的房子、还有惩罚奴隶的刑具：七节鞭、镣铐、老虎凳、水牢……一件件令人毛骨悚然，仿佛看到一幕幕惨状……

整个庄园没有一个参观者，只有我们三个人，15元一张的门票，导游小伙子拿着钥匙为我们打开一道道门，我感觉就像在打开一段尘封的历史，我们几人像电影里的慢镜头一样，一步步地走进去。那里的物品都是可以触摸的，周总摸摸这个皮制的袋子，摸摸那个老式的柜子，抓抓这件毛皮大衣，我拿拿这个梳妆盒，看看那个吃饭的玉碗，坐坐那个铺着熊皮垫子的椅子，就像在触摸着一页不太遥远的无声的历史。

晚间，又在东北人家饭店就餐，令大家惊喜的是，刘华孙荣从拉萨赶来了。他们是在拉萨汽车客运站买的长途汽车票，每人137元。7个小时赶到这里，可见夫妇俩去珠峰的决心。

在安排明天行动时，张宏伟嘱咐大家边防证不要忘记随身带着。这时发现出了问题，刘华孙荣在长春办好的边防证落在5号车上。难道冥冥之中，老天真的不让他们成行么？孙荣的情绪一下低落了，对我说：“看来我俩去不成了，你拍来的珠峰的照片一定送给我几张啊！”那一刻，我的心里涌起一阵的酸楚，这么想去珠峰的人、这么虔诚的人，若是去不成，那么，老天也真是不长眼睛啊。

现在来到日喀则的13人，有6人决定不去珠峰了，这我是万万没想到的。

我感到遗憾的是刘老板，他千里万里克服了常人难以克服的病痛，到格尔木刚停止打针，以为他到拉萨就是一大胜利了，可他不满足，是车队中唯一自驾车抵达日喀则的车手；珠峰近在咫尺，却突然返回，我想他一定有他的原因。王成，别看他1.86米的大个子，29岁，可高原对他毫不留情，他大概是队员中高山反应最重的一个，不到一星期，体重急剧下降了10斤还多，到珠峰大本营是很危险的，他不去是有情可原的。司机小彭是刘老板带来的，月亮走他也走，这是必然的。还有记者冯威也随他车返回。

苍雁和猛佳因工作关系，不上珠峰了，打算明天在日喀则采访援藏干部，后天乘飞机返回。

现在只有7个人决心继续前进，而刘华孙荣又没带边防证。

那么，仅仅剩下5个人了。五个人，租一辆车坐不下，租两辆车费用大增，去珠峰大本营的车是按每公里10元计价的，一辆车往返就是五六千元，两辆车就是一万多元，5个人平均每人2000元，如果在山上停留还要有费用。

最难心的是周总，作为此行车队队长，他始终有种压力，到了珠峰脚下，这种无形的压

力更大了，有时他几乎感到透不过气来，分不清是高原反应还是心理压力造成的，这几个人的小命都在他的手心里攥着，一个正确的决策可以使队伍一路平安，一个错误的决策，可能前功尽弃，后果不堪设想。听说去珠峰大本营的路一面是悬崖峭壁，一面是烂泥乱石，经过这么多天奔波的队伍，每个人都疲劳不堪，到了海拔更高的大本营，能行么？这一夜，他几乎彻夜未眠……

鬼才知道，还能把红旗扛上珠峰大本营么？

第 1 1 天 8 月 1 8 日

路线：日喀则——绒布寺行程：2 6 5 公里

， 为了您更方便的阅读藏地牛皮书最新章节，请记住我们的地址：
Www.kenshugc.Com 手机请登录：Wap.kenshugc.Com

我们大包小裹地坐在国土大酒店大厅里，等待张宏伟帮助租来的两辆 4 5 0 0 越野车，刘华孙荣也乐呵呵地加入出发的行列了，张秘书长特意去找市委书记，经过与边防部门通融，他俩可以去了，大家都为他们高兴。

现在最后冲刺珠峰大本营的只有 7 个人了：

周吉祥。越走我越佩服周总，在分歧面前处变不惊，在人员动荡中仍讲原则，在上珠峰还是不上的关键时刻，他态度明朗，他说，困难想多了，勇气就没了。清华大学的登山队前几年登山有人遇难，今年又继续登峰，大学生报名依然踊跃，能因为有人遇难就不登了么？只要咱们的车队在，红旗就要一直扛到底。

司机潘世彬。年轻，精力充沛，充满激情。走到这了，当然要上。

于海青。坚决走到底、渴望了解外面世界的新潮而现代的女性，她的经济条件极其优越，可她享得了福，也吃得了苦，不愿坐享其成，喜欢开拓自己的领地，昨晚她还跑到许多藏族的酒吧去考察，回来兴奋地说，这里的生意很好做，室内装潢简单，只有几种酒、小食品，那些藏民不象汉族人攒钱，而是有了钱就大把的消费，在这里做买卖一定好做，她有点动心……

张萌萌。为了让最后的跟踪报道精彩，在江孜堵车时，跑到老顽童书店，买了一厚沓西藏旅游杂志，都是卖了好几年的存货，有 1 9 9 9 年的、2 0 0 0 年的，2 0 0 1 年，边买边让店主再找找，还有没有了？那个藏族老头别提多高兴了，竟然遇到这样的买主，几年的存货一扫光，并且全是原价卖的。

刘华、孙荣。百折不挠的一对，车上不来了，人也要上。孙荣说，单位的许多朋友都关注我们呢，有一天没听到广播，大家都急了，以为发生了什么意外。他俩走得轰轰烈烈，很多朋友都等着为他们接风呢，他俩给朋友买了 4 0 把藏刀，队友开玩笑说，不是想回去开专卖店吧？

我为有这样一群坚定分子而高兴，为珠峰大本营成行而自豪，人生就是不断地超越自我；

几天前唐古拉山口翻越后，我曾激动地给儿子发短信，告诉他，妈妈在这个世界上的高度是5 2 3 1米，这是有人生的寓意的；去珠峰大本营，无疑又会升高我站立的高度，对我的意志、勇气和体质都是一个检验。

司机准时到了，一台蓝箭，一台4 5 0 0。

我坐的蓝箭。倒车镜上挂着司机的名片，我一眼看到了。

我说：“师傅，我能猜出您的名字：平措多吉。”

司机笑了，望了我一眼，没有揭穿我。

我问他，您的名字是什么意思？

他说，平措是富贵的意思，多吉是宝石的意思。

孙荣综合说：那就是大富大贵的意思呗。

我们的第一站是到距日喀则1 4 5公里的拉孜，在那里午餐。

出了城，就是土路，这是上海至樟木的3 1 8国道。

天还未透亮，灰蒙蒙的。周围的大山都是灰色的剪影，很深重。渐走渐亮，看到空中的云成群结队，那云朵都搭在山上，似乎在招呼大山起床，随着云聚云散，仿佛袅袅炊烟在升腾，是大山在生火做饭吧。云越来越白，衬出嶙峋的山形，云又悄悄地移动，有的像昂首的龙沿着山尖游走，有的像驰骋的骏马，从这个山腰奔向另一个山腰……

我乘的车戛然停下，司机跳下车，左后轮爆胎了，是石头硌的。后车也停下，两个司机配合默契，换轮胎仅仅用了6分钟，这是萌萌掐表看的，他佩服地说：技术真过硬。

前方是浩浩荡荡的大河，河水无羁地漫流，路断了。水下是石子，有的地方深，有的地方浅，司机似乎熟悉路，左右看看，便果断地将车开进河里，涉水前进。溅起的水花，有时比车还高。我问，这河叫什么名字？

司机说，没有名。这样的河很多，都是山上下来的水，有时多，有时少，有时这河就不见了。

这条无名河，与我们逆向而行，证明是上山，右侧是怪石遍布的大山，那些呲牙咧嘴的大石头好像随时准备落下来，砸死哪个倒霉蛋。

十点多钟，我们爬上一座十多公里长的大山，山口海拔5 0 1 4米。

下了山，看到标语“古城萨迦欢迎你”，有一段很短的柏油路，不到5公里，又是土路了。在5 0 3 4里程碑处为多玛村，看到驻军的大院落，标语牌上写着“长期建藏，边疆为家”。

车再次攀上一座大山，那座大山叫加措拉山，山口海拔5220米。路两边矗立着结实的木架，上面横着摄有蓝天雪峰的大牌匾，上面用藏文、中文、英文三种文字写着：您已进入了珠穆朗玛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巨大的玛尼堆，上面挂满了经幡，与牌匾连成一片，从那里望去，雪山上面是雪峰，雪山下面是草地，雪山连绵着，雪峰象锯齿起伏着，景色奇妙极了。

山坡上是无边的石头滩，那石头大的大，小的小，有黄的，有桔黄的，有淡红的，有微绿的，像亿万观众，挤挤擦擦地趴满山坡。

路况不可预测，山溪淌满土道，泥泞湿滑，车拧进坑洼处，迸起泥浆，车窗一下糊满黄泥汤，雨刷开启了，清亮一下，又被泥糊上了，又被雨刷冲开，又糊上了，那泥像帘一样，一会合上，一会拉开……

车过定日县，这里海拔4400米，距目的地还有120公里。过了县城不远有边防检查站，让车上的人出示进入核心区证件。

过了第一道关，在山口又有一道检查岗，那里的工作人员不放行，可他们与第一道检查站又联系不上。

司机平措多吉理直气壮地说：“这是北京来的大记者，是咱们市里请来的客人，出了问题，你们能负起责啊？”

因为我的普通话在当地人听来是北京口音，关键时刻记者证发挥了作用，我的记者证被压在那里，我们的车才算被放行。

现在我们已经离开318国道，这里是去珠穆朗玛峰的专用道路，全长100公里。

山开始极为陡峭，上山的路都是在大山的一侧，上到一定高度回头一看，盘山路就像曲别针似的。

山上积聚着一层层白云，云很厚，偶尔有区域光，得到光线的山是黄色的，被云遮了光的山是黑色的，一排排的山列队排开。极目远望，山与云连成一片，云海里有光折射，山就像浸泡在水里的水晶体似的，我们站在山顶，就像打开一轴立体画卷。

雪峰离我们很近，我们车的高度已经与雪峰平行了，可以平视雪山了，银光闪闪。继续上行，许多山峰都在脚下了。古人站在泰山上就吟咏“一览众山小”，站在这里，该怎么形容那无边无际像海浪一样起伏的银色雪峰呢？

我不由地感慨，一个如此渺小的我，站在众峰之上，何德何能有如此幸运？！

“海拔5000米了”。周总看了一下手腕，报了海拔表的数字。

小潘说，我说怎么感到全身无力了，原来这样高了。

我笑道，人有亡斧者，你是精神作用吧？

周总质疑道，小潘的精神真就那么脆弱么？

司机为了减少绕盘山道，以高超的车技驶向荒原，绕过一块块巨大的石头，跳跃着，有时车一蹦，头便顶到车棚。这样抄近路前进，一下缩短了5公里的路程。

，5点40分，我们抵达珠峰脚下的绒布寺。云层中露出银色的山峰，司机说：“那个银色的山尖，就是珠穆朗玛峰！”

啊，那就是珠峰？！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揉了揉，仔细地看，那是像巨大金字塔形状的山峰，两边同样形状的山峰像两只巨手，张开来，托着银色高耸的珠峰。

那是世界最高的山峰，是地球上绝无仅有，是多少勇士梦想的乐园！

此时，珠峰的云像幕一样向下滑落，银色峰尖越来越大，圣洁而庄严。

山上为数不多的所有的人欢呼起来。

望着那银峰，我的眼睛抑制不住地潮湿了。

珠峰无言，圣山无言，但无声中自有天籁直达我心，多少艰难险阻多少坎坷不易多少心灵的忧伤世俗的烦恼在那一刻都烟消云散！

一群藏民来到我们身边，他们的身后跟着有简陋车篷的小马车，从这里可以到距这里十多公里的珠峰一号大本营，租一辆车60元，可以坐2个人。

迫不及待地要更近距离地看珠峰，天晴难得，机不可失。我和海青上了1号车，小马车身披彩色马鞍缓慢地上路了，赶车的是夏尔巴人。据说，他们的肺活量大得惊人，血压很低，从而保证在空气稀薄的高山上大脑供血充足、肌肉伸缩有力，他们生来具有登山天赋，如今登珠峰最快的时间纪录是一位夏尔巴人创造的10小时56分，而同样的路程一个西方登山者要三四天的时间才能登顶。夏尔巴人为数已经不多了，只有1200多人，主要聚居在尼泊尔和中国的珠峰脚下。

车老板牵着马，马走得很缓慢，我很着急，因为海拔这样高的地方天气瞬息万变，一会儿若阴云上来了，就看不到珠峰了。我让车老板速度快些，语言不通。我用手势做挥鞭子状，他就大声吆喝马，拍马屁股，马嗒嗒地扬着蹄子跑了几步，可一不催促，那马就慢下来，是不是马也感到高原缺氧，气力不足啊。

马车太慢，又不停地颠簸，无法拍照，我从马车上跳下车，徒步走起来，可没走几步，我不但没有缓慢的马车快，反而被拉下一截，并且气喘加剧，连叫车等等我的力气都没有了，幸亏海青看出我力不能支，叫老板停车等我，我才费尽力气地又爬上了马车。

正在这时，看到一辆吉普车从山上下来，我对海青说，瞧，汽车也能上来，咱们坐车上多好！

海青说，肯定是不让上呗，那样的话，山里的人赚谁的钱啊。

正说着，那辆车停在我俩坐的马车前，两个战士跳下来，对我说：大姐，求求你呗，我没带相机，你能用你的相机给我们拍一卷照片吗，我们给你钱。

我说：拍照没问题，到这儿了，还提什么钱不钱的，来吧，我给你俩照几张。

战士说：不在这儿，到山上大本营照，那里更美。你乘我们车，可以么？

我一想，好啊，这样不就提高速度了么？

我拉着海青没有多想就上了吉普车，乘后辆马车的萌萌也挤了上来。

七转八转地，不一会儿便到了登山大本营，这里没有房屋，只有几个小帐篷，帐篷背依着一个大山丘，山上有很大的玛尼堆，密密麻麻悬挂着经幡，山顶明显风大了，那五种颜色的小旗在风中呼哒哒地作响。山顶还有一块一米多高的石碑，那上面写着，珠峰大本营1号营地。

我们吃力地向上爬去，每走一步都是需要把气先喘匀、运运劲儿的，可能就像登山勇士在登顶时最后的十米、要爬上一两个小时一样。

终于站到最高处了！我们兴奋地大喊：珠峰，我们来啦！

这喊声，是耗费很大能量的，我感到头部一阵晕眩。然而，我们是站在海拔5400多米的地方，仰视着海拔8848米的珠峰啊；就像失恋的人突然看到自己梦中的情人，她就仙姿楚楚地站在面前，再没有什么山相隔，水相阻，你一下就可以扑进她的怀里，你怎么能控制住自己的感情呢？

我举着相机在山顶上啪啪地不停地按快门。

这两位战士是日喀则军分区的，是第一次来珠峰大本营，他俩很兴奋，说，家乡的人都知道驻地离珠峰近，都打听看到珠峰了么？珠峰什么样啊？怎么不去看看啊？所以这次来，他俩盼了很久，总算有机会还个愿。他俩得意地说，这回见到同学和家人有吹的了，我们看到珠峰了，并且还有大姐给拍的照片为证，让大家也分享我们的快乐。

有4个外国朋友也登上山来，他们高兴得又蹦又跳又拥抱，还没有国界地与我们一个个地使劲握手，那毫不掩饰的兴奋感染着一切。那个穿着粉色羽绒服的姑娘长长的金发和彩色的围巾随风飘舞，我说，也成了风马旗了！那大片的风马旗在风中呼啦啦地吹起来，又吹下去，像是与大家同乐吧！

合影，不分中国人外国人，在珠峰的怀抱中，在珠峰的注视下。因为珠峰我们相遇，因为珠峰我们忘情，因为珠峰我们有了共同的回忆。这时这刻能在珠峰聚首的只有9个人：4个老外，2个中国士兵和萌萌、海青及我。珠峰站在世界最高的地方，见证着各国朋友的友谊。

我们乘车下山时，看到队友坐着小马车正在上山。

快到绒布寺了，我看到路边一大片用小石子砌的一个个小玛尼堆，我跳下车，拣了一块石子放上去：祈求神圣的、地球上至高无上的珠峰，保佑我父母兄弟丈夫儿子朋友我所爱的每一个人平平安安、幸福健康！

由于这里氧气少，大多数游客看一眼便返回，到山下的定日县住宿。

我们也可以这样。但我们舍不得拍拍照片就走。尤其是看到那些外国客人，不住室内，在外面搭了帐篷，一住就是几天，他们不是把看到珠峰当作向别人炫耀的资本，而是极爱这份独特和神奇，要更多地感受珠峰。

我们能在这里住，真是太好了。

这里的住宿条件很差，只有绒布寺招待所一排平房，幸亏司机有经验，车一到这里，就定下了房间，每个房间3至4人，每张床位25元钱。室内除了木板床和被褥，没有其他设施。洗漱都要到旁边的食堂。厕所在室外，是露天简易的，一个大坑上搭两块木板。

我和海青、孙荣住一个房间，屋子里阴森森的，我把随身用品放进房间后，又来到门前。

那里有两个褪了色的板条凳子，这里正对着珠峰。几个外国人坐在那里，他们互相手搭着肩膀，痴情地望着珠峰，我向他们点点头，轻轻地坐在他们的边上。我希望多一分钟多一秒钟地看着珠峰，我希望看到光线消逝前的珠峰该是怎样地美丽？就这样，我和几个老外不声不响地静静地凝视着珠峰。

天不是很晴，云也有点厚了，珠峰还拨着云雾，向我露着笑脸，丝毫不掩饰自己的美丽。

珠峰，你的美丽是迷人的，近百年来，有多少勇士为你倾倒，有多少英雄为你折腰。自1921年英国人首次造访你，你已经夺去了140多人的生命，到达顶峰的每4个登山者，差不多就有1人死亡。

啊，你的美丽似乎不是那么温柔，而是暴烈和冷酷的面具，在你的石榴裙下，上演了多少惊心动魄的悲剧；你的怀抱是温柔的陷阱，摧残了一大批登山精英，其中包括马洛里，就是那个有记者问他：你为什么登山？他答：“因为山在那里”的人，这意味深长的回答令后来的无数探险家重复……你是蘸着一滴滴鲜血为自己涂红了脸蛋儿，你是用吞咽一个个鲜活的生命为自己扬名。

我是否应该憎恶你，应该诅咒你，可是，我不能、不能，因为美丽不是你的错，造物主创造了你，就是让和你一样优秀的人类去热爱你。你使人类有攀登的**，你给人类攀登的勇气，你激活了勇士的激情与活力，你给英雄一个梦想的天堂和乐园。

你的名字在藏语里是“第三女神”的意思，由此我想到，你在这个世界上是最高的，是顶极的，属于你的应该是第一，为什么却是第三呢？可能是民间的说法上更喜爱老三吧：“老大傻，老二奸，又猴又坏是老三。”这猴是聪明绝顶的意思，这坏大概就得辨证地看了，比如许多勇士英雄为你而死为你而战，对逝去的人来说，你很无情很冷酷，可对于你来说，正说明你的优秀啊！

热爱你，使我更加敬重那些勇敢攀登的勇士。见到你，我多了一个梦想，如果有机会，我会参加登山的训练，争取有一天像一个真正的勇士站到地球之巅，站到你那银色的头顶，你知道那意味着什么吗？我，一个不起眼的张彬彬，不是海拔 8848.13 米，而是比你高，是 8848.3+1.60 米，登到峰顶我为峰嘛！

也许我心中的狂言被珠峰窥了去，她用云雾将自己一点一点地锁进雾里，云气四合，四顾茫然。

同伴们喊我，吃晚饭了。

招待所的食堂，是一个方形的大屋子，屋子一圈是藏式的木桌，桌子两边的木凳很宽，上面铺着牛毛编织的厚厚的垫子，当床睡觉都可以。

食堂中间是泥抹的大炉子，上面的铜壶冒着热气，里面烧着酥油茶，靠墙的桌子上有一摞摞的瓷碗，到这儿的游客都像到家一样，自己拿碗，自己倒水。这里的酥油茶可以加糖，这样一来，非常好喝，不喜欢酥油味的人也爱喝了。这一餐我们点了 6 道菜：其中的炒白菜、炒鸡蛋都很可口，在这样的地方能吃到这样的热气腾腾的饭菜我感到心满意足。

最使我感兴趣的，这个食堂是个各路勇士聚首的地方，所有来珠峰的客人都在这里就餐：中国的，外国的背包的、搭车的。没有人召集，没有人主持，只要进了这个屋，就肯定是同类人，就肯定是能谈到一起了，就肯定是相见恨晚的同道了……

在这时，我感到外语不过关是多么遗憾，我只能跟外国朋友友好地“Hello！”一声，最多说的是“I'm glad to meet you！”意思是，我见到您很高兴，人家以为我能用英语对话呢，可再说什么，我就“no，no”摆着手表示听不懂了。

我们碰到北京的两位自驾车手，兴致勃勃地与他们攀谈起来，他们 7 月 28 日就从北京出发了，比我们早出发 10 天，他们走的是唐蕃古道，他们觉得类无奇至襄囊（青海省最南部）是西藏最美的地方，在那里，他们把行李拿出来要搭帐篷，把吃的东西放到车盖上，突然发现一条野狗，就站在一旁，盯着他俩的一举一动，他们对峙了几分钟，狗走了，他们却不敢在这个美丽的地方停留了。他们一路艰辛，一路苦多，一路快乐，为什么把西藏作为梦想地？内地都走过，风光大同小异，西藏的民族特色，自然风光的原始，人心灵的纯净，都是很迷人的，如果很容易就来到这里，游人就会多了，原始的东西就会遭到破坏，真不敢想象用不多久青藏铁路一通车，西藏会是什么样？应该保留一块净土，留给后代子孙……

他与我聊得很愉快，他叫周景军，是北京的一个律师，他的朋友叫刘川，34 岁，为了出来驾车旅行，将外企的一份待遇非常优厚的工作辞了。他们明天将向樟木进发，之后去阿里。我真羡慕他们。我若是单独一个人来，假如我不惦记着单位的工作，假如我家里没有孩

子的事儿牵肠挂肚，我就一定商量搭他们的车，一同前进……

第二天早饭，每份饭是两张饼，一张约一尺见方的葱油饼，一张像盘子那么大的鸡蛋饼。每份10元。早餐的酥油茶收费，每暖瓶2元钱。我没有饥饿感，但强迫自己吃下去，因为体能是靠摄入的营养补充的啊，我面前的两大盘饼，风卷残云一扫光。

而我的队友们，其中三个男同胞因昨晚未睡，一口未动。

正在这时，北京的小周和小刘进来了，我看了一眼男队友没动几下的早餐说，在这么高的海拔的食品，扔了实在可惜，你们别买了，我们剩下的饼和鸡蛋足够你俩吃了！他俩点头称谢。

在海拔五千多米的的地方，我竟然借花献佛。哈哈。

，由于太兴奋，活动量太大的缘故，高山反应很强烈，躺在床上，怎么也无法入眠，胸闷、脑仁子在晃动，脑袋不敢转，好像一动脑仁子就会淌出来似的。喘不上来气，将羽绒服脱下，将压在被上的厚毯掀掉，再将外衣脱下，再将线衣脱下，可怎样都觉得有东西压在胸部……

从来每晚只起一次夜，今晚却起两次。

第一次屋里昏暗的小灯泡熄了，是统一熄灯，浑浑沌沌地越发睡不着，想起来解手，可想到外面会有呼啸的寒风，一定冷极了，便不愿动。可越抑制越难受，只得起床。

没有一丝光亮，又没有手电，独自起来，摸到门，打开，走廊里一片漆黑。循着记忆向左拐，一直走，竟没有找到大门。走到走廊尽头，是墙，只得往回走，仍没找到门。心想，人总不能让尿憋死啊，索性非常环境非常对待吧！把尿声压得最小，因为整个招待所满员，别让屋里睡觉的人听着，尤其是别让外国人听到，那多让人鄙视，那多给国人丢面子！

起身回房间，竟然摸到了大门，禁不住走了出去。

外面的天空象墨蓝的锦缎，缀满星星，且出奇的低旷，也许是没有月亮的缘故，星星格外的大，黑黝黝的山梁上落了一溜，晶莹闪烁，好像爬上去就能摘下一篮子似的；许多细密的小星带，像长长的哈达飘浮着。我曾在乌苏里江边和长白山、三角龙湾看城里看不到的星星，可从未见过这么清澈迷人的。

外面并不象想象的那么寒冷，连丝风都没有，长白山顶峰气象站留宿时的风声鹤唳的记忆太深刻了，那仅仅海拔2600多米，而这里海拔5000多米，竟然会这样寂静平和。

我久久地仰望星空，好生感动，一定是珠峰喜欢我们，不光展示她白天的靓丽，还将夜空的美丽向我泄露……

不知何时，我发现在外面的不止我一个，还有人穿着大衣，站在星光下，他们仅仅是为了赏星星么？好象不一定，可能是睡不着，在屋里闷得难受，便出来了。外面的空气比屋里

畅通多了，我感到胸口不再憋得那么难受。

回到房间，我将窗帘拉开一半，让星空全部呈现在我的视野里，星星望着我，我和星星同睡，真的灵验，我真的觉得心不烦闷了，头也不那么痛了，渐渐地进入梦乡。

大约五六点钟，我再次醒来，望窗户上的窗花，见不到星了，我起身摸到走廊门口，又去看星星，星星依然，好像比夜里还亮，大概在黎明前的黑暗中才更亮的吧？感谢珠峰，赐给我一个无与伦比的美丽的夜。

早起在餐厅就餐，我们的7名队员个个都强打精神，尤其是其中的三名男同胞，神色倦怠、很难受的样子，真让人欲助无力，看来女性的耐力比男性好得多。

早餐每份饭是两张饼，一张约一尺见方的葱油饼，一张像盘子那么大的鸡蛋饼。每份10元。酥油茶每暖瓶2元钱。我没有饥饿感，但强迫自己吃下去，因为体能是靠摄入的营养补充的啊，我面前的两大盘饼，风卷残云一扫光。

而我的队友们，其中三个男同胞竟然瞧了瞧，一口未动。

小潘说，昨晚他就像脚在山顶，头在山下的感觉，特难受。

刘华说，他在屋里根本呆不了，喘不上气来。他说，不光咱们睡不着，外国人也一样，也在外面转悠呐。

周总说，昨夜他很担心：万一哪位呼吸困难挺不住怎么办呢？这里连一个医务室都没有，没有一个医生，也没有可以急救的氧气，因为这里很少有游人上来……他想来想去睡不着，翻来覆去地想不出好办法，躺着难受，他便坐起来，觉得好一些，他心一下放松了，想到，如果谁挺不住，他就让谁坐起来，再不行，就得请司机连夜送下山了。

以往在画报上看到的珠峰都是冰川、塔林，那里离1号大本营已经不远，只需再攀登三四个小时就能见到，我多想去一睹冰川塔林的绝美景观啊，可看到队员们蔫头搭脑、有气无力、惨不忍睹的状态，我还是以大局为重，什么要求也没提，因为我觉得那样有点不近情理了。

正在这时，北京的小周和小刘进来了，我看了那几份没动的早餐说，在这么高的海拔的食品，扔了实在可惜，你们别买了，我们剩下的饼和鸡蛋足够你俩吃了！他俩点头称谢。

在海拔五千多米的地方，我竟然借花献佛。哈哈。

早餐后，我跑到绒布寺白塔下面，红的、蓝的、黄的，一群老外的帐篷像一朵朵耀眼的鲜花摆在冰冻的地上，这些具备人类最优秀品质的勇敢的人使我敬佩感动，我举起相机按下快门。

同伴们喊我出发了，不是用嘴，而是按着越野车的喇叭，因为没有谁有更多的力气喊我，也没有谁肯耗费体能过来招呼我。

第十二天 8月19日

路线：绒布寺—萨迦寺—日喀则行程：325公里

8点30分出发。群山、雪峰，每一座雄伟凄绝的山峰都够我兴奋一生了，更何况是围绕着珠峰的连绵的海拔7000米以上的60多座的雪峰群呢，尤其是看到了珠峰，这是世界上最高的山峰，此生无憾。

车开了，我回头看着珠峰。此时，珠峰还在睡梦中。是否她昨夜拧亮满天星斗而睡得太晚，今早才没有拉开峰前的云雾面纱？

当她睁开眼睛，见人去屋空，会有失落感吗？

一步一回首，步步泪花流。这样写，好像有点煽情。其实，那一刻，我心里真的在流泪，我是奔着去冰川、塔林来的，可那美妙的一切近在咫尺，却无法亲近。实在是太遗憾了，谁知何年何月再来珠峰，触摸到她那美丽的肌肤呢？我是有体能有毅力走近她的，可这一次是有组织来的，我不能单出头。好在看到了珠峰，很多人等待多日看不到，我们已经够幸运了！

车在盘山路上旋转，珠峰的云雾渐渐散开，天蓝，云白，山峰银白，非常质感的银白，珠峰又露头了！旁边的十几座海拔8000多米的雪峰很雄伟地与珠峰媲美。司机指着很高的雪峰说，那是喜马拉雅山脉的又一座高峰——西夏邦马峰。我们禁不住让车停下，拍起照片。怎么拍都觉得不够，大家仍然很遗憾地上了车。

周总说，天气这样好，冰川塔林一定更美。

我说：我就是奔塔林来的，从一号大本营再走三、四个小时就到了，这次不去，失之交臂，不圆满，你不是说回去还要搞摄影展览么？如果拍到塔林冰川的片子，那将产生多大的震撼力啊，那说明这次西藏行成果显著啊！

周总说，你若是早晨吃饭时提出来就好了。

我说，我早就想说，可为了维护你的工作，才没吱声的；

周总说，以后还有机会的。

我说，西藏当然还要来，可有很多地方要去，哪能总上这儿啊，这里来了，就要走透了，下次得去阿里了。

我又说，亡羊补牢犹未晚也，难得今天天气这样成全人，不可失之交臂啊，再来的话得跨过万水千山、行程一万多公里才到这儿，现在多花个千八的非常划算，现在回去也不迟。

周总实际比我还动心，他说：那就得跟大家商量一下，看谁能上，有的人高山反应太重了，上是有危险的。咱们兵分两路，能上的坐一个车，不能上的就坐另一辆车先回日喀则。

这个决定使我兴奋极了：周总，你真是我们的好“总理”啊！

车在途中停下了，周总讲了自己的意见。刘华、孙荣和小潘想说服我们，可怎么说服得了啊，他们三人上了一辆车。

萌萌是高山反应严重的一个，昨夜没合眼，今早粒米没沾，可他说：我豁出去了，拼我也要上，这是太难得了。

海青从开始就是力主上的一个，她的嗓子今早哑了，可她说没问题。

于是，我们4人坐上4500越野车。司机有点犹豫，我们立即每人掏出100元钱，总共400元钱作为小费给了司机，司机不再反对。

当时已经在山上走出五六十公里了，司机说，汽油不够了，得到山下加油，所以我们来到山口。我的记者证还押在那里，向他们说明我们得出去加油，之后再回到山上，他们说什么也不允许，若要再上山的话，得重新买票，一辆车是400元，每个人是65元。平措多吉说，还是别去了，到了海拔6000多米的地方，你们能适应么，还不得全军覆没啊！

他还说，都这时候了，到上面，今天也不能去塔林，明天上的话，就得后天才回到日喀则……

那三位又趁机发起攻势：你们刚才看到雪峰露出来兴奋了，把昨天夜里难受的滋味忘到九霄云外了，再上去住一宿，不是玩命么？

的确，一下从5000多米的海拔，上到6000多米，没有几天的适应期，到上面是有危险的，为安全起见、也因时间关系，周总收回成令，决定全体返回。

我和海青、萌萌空欢喜了一场。

后来我们又听说，塔林、冰川不是随便看的，那要到定日的主管部门开特殊的通行证明，还有登山运动员的健康证明。

这样一来，我心理上倒是平衡了些，因为即使重新上山，也没资格去冰川和塔林的。途经萨迦县时，周总问司机：“到萨迦寺得绕道多远？”

司机答：“得多走30公里，往返多走60公里。”

周总决定，增加一个项目，作为没返回珠峰的补偿。车里沉闷的气氛顿时又活跃起来。

其实，周总心里早就惦着萨迦寺了。他一路上，两本书不离手：最新版本的交通地图，还有西藏旅游指南。他从日喀则出发，就已经将途经的景点暗记于心，现在是归途，不急赶路了，他便活了心，他说，萨迦寺的名气很大，这里的藏经和壁画最多最丰富，被誉为“第二个敦煌”呢，路过了，不去看一眼是很遗憾的。

路都是柏油的，一路顺风地疾驶而去。寺院在萨迦县城，县城的街道弯弯曲曲，穿街过巷，在一点儿不像有景点的地方，萨迦寺悠悠屈屈地蜷曲着出现了。我曾怀疑，这个寺院的规模和声望，一定是书中为了招徕游客，夸大其辞了。

这里没有专门的停车场，寺院外的大墙下，就是停车的地方。

寺院的周围是藏民民居，窄小的石头铺的马路，向低处延伸，高高低低不规则的民居沿坡而下，房屋都是绛红色的，窗户是四方的，框子涂着宽宽的黑色，房顶的四角插着树枝上面系着五颜六色的布条，据说，是藏民用来祈求吉祥避邪的。院墙是红、白、灰三色相间的色带，上面是一个个圆饼子状的干牛粪，整整齐齐地擦着约有2尺高，象是为墙镶了一道深黄色的边。

寺院大墙纵向涂有红、白、灰三色，民居与寺院的色调十分和谐。

这三色是萨迦教派的重要标志，紫红色象征文殊菩萨，白色象征观音菩萨，灰色象征金刚护法神。这在藏区的古建筑中是独一无二的。

萨迦寺是城堡式的建筑，有两圈城墙，城墙上有垛口、有角楼。一走进古朴厚重的寺院拱门，我发现许多游人不顾阳光曝晒，正把相机对准城墙顶上。我的目光不由地向上望去，一阵阵悠扬的歌声从城墙上飘来，一群藏民在上面排着队，唱着歌，拄着棍，从东向西，再从西向东，不停地来回走着。城墙挡住了他们的大半个身体，只能看到胸以上的部位。

那歌的曲调是我从未听到过的，是纯粹、初始、来自生命本体的音频，是藏民粗粝心田流淌出来的、有神示意味的歌吟，是一种源于雪山、草地、江河内部的天籁之音……

难道他们在举行什么仪式吗？那整齐的步伐，那有内涵的歌声，都显示着无比的庄严和神圣。

因为他们城墙顶上，我在下面，仰着脖子，看得很累，可仍耐心等待，希望看到仪式的其它项目。

可等啊，等，他们总是那样来来回回，循环往复，就好像围着圣山，或是围着圣湖，或是围着寺院，或是围着玛尼堆，一圈圈地转经似的。

在西藏，永远不能用常规的方式，去思索什么，去判断什么，去看待什么，去期待什么。

我知道不能等了，若是藏民真的在进行类似转经的仪式，一个小时是它，半天是它，到太阳落了也是它，没准要到月亮升起来呢。我若等着，不是傻眼了么？

队友们都已经走进大殿了，我追了上去。

这所寺院是萨迦创始人贡却杰布于1073年创建的，萨迦意为灰白土，相传建寺的苯波山上的岩石风化后为灰色土，故而得名。萨迦寺分为南北两寺，北寺只剩下山坡上的一大片废墟了，现正在重建，修复了几座白塔和一座经堂。南寺是1268年建的，我们游览的

就是南寺。其实里面也在大兴土木，菩萨像前的脚手架上一群人正在专注地施工，下半身已经涂上了鲜艳的色彩。

最明显的感觉是寺院里的经书多得令人惊叹，寺院的主体建筑就是经堂，面积5700平方米，大殿的三面墙从下到顶全是装经书的卷柜，里面的书都黄了，有历史、医药、天文、地理、历算、文学以及传记等各类藏文图书，最著名的是保存有3000块上千年的梵文贝叶经，还有一部“方经”，长宽各一米，上下均用夹板保护着，全部用金汁写成，更被视为宝中之宝。

我们在参观时，披着绛红色袈裟的小喇嘛总是寸步不离，大概是在看护那些经书吧？我问：你们平时可以读柜里的书么？他摇摇头。那谁可以读呢？他又摇摇头。

大殿中间和过道的柜子上有许多小瓷坛，至少成千上万个，上面系着口，我很奇怪，问小喇嘛。他说，那里装的是五谷杂粮等物，是信徒盖房、或是种地前来寺院祈求，主持就会根据不同的需要，赐予不同内容的小坛子，以保佑风调雨顺、世代安康。

我想到外面城墙上的藏民仪式，问小喇嘛是怎么回事儿？

他说：“那不是仪式，是在劳动啊！”

我瞪大了眼睛，“啊，那是在干什么活啊？”

小喇嘛说：“在把铺好的房顶踩实啊！”

我说，“我可以上去看看吗？”

因为在藏区有许多禁忌，尤其是宗教方面的仪式，一听说是在劳动，那就可以近前了。小喇嘛说，可以的。他指给我：“从那边绕过去，城墙拐角处有楼梯。”

萌萌对藏民的歌儿很感兴趣，因为广播是声音的艺术，他说，他也跟我上去，到跟前录下那歌声，做节目用上多生动啊。

我和萌萌从陡峭的石头楼梯爬上城墙。

烈日下，大约几十个男女列着队在劳动，他们右手拿着半圆头冲下的木棍，按着歌声和脚步的节奏向地面夯着，将铺好泥土的房顶夯实。那不像是干活，而是在悠闲地玩耍。

见上来两个异族的男女，他们的目光惊异地集中过来，可仍不停地夯着地，像农民种地踩格子似的。我俩向后退了退，他们唱着歌走到我们跟前，一转身又唱着歌向回走去，全然没有因为我们的到来影响他们循规蹈矩的劳动。

我举起相机近距离地为劳动着的藏民拍照，他们的身影马上出现在数码相机的小屏幕上了，待到他们再次走到我面前时，我把相机指给前面的两个姑娘看，她们顿时很兴奋，操着我不懂的语言，让同伴们都来看，又有几个姑娘过来了，她们觉得照相很神奇，让我再给她

们照，还比划着让我把照片从相机里拿出来，送给她们，我摆手说，拿不出来，她们便笑着继续唱着歌回到夯地的队伍中。

而那些年长的男女，却不为我的照片所惑，照样笑咪咪地边歌边行边夯地，他们的那种气定神闲的样子，就像是在茫茫转经路上，除了歌声与劳动的节奏相伴，一切都视而不见，仿佛进入一种四大皆空的境界。

我在藏民身上总能找到那种感觉，尤其是此情此景，那种歌着的形象，是怎样动人的一幕啊！没有任何做作，没有任何求索，一心一意的，心无旁骛的，发自肺腑的，至真至诚的，感觉幸福的……特别是我把相机上的图像给他们看，萌萌把录下的歌回放给他们听，他们就那么大大方方地看着你，朴实微笑地看着你，很自信也很真诚地看着你。劳动不能阻挡他们的歌声，贫困不能妨碍他们脸上的笑容，他们才真正活得多幸福、多自在呢！而在现代文明前沿的大都市，人们在苦苦地探求幸福拷问人生的价值，追寻真实的自我的自由的境界。现代文明所刻意标榜的，在藏区触目皆是，现代人所缺失的，藏民身上随处都有，这里是一个清澈的精神家园，这里能谛听到灵魂的声音……

我和萌萌是最后从萨迦寺出来的，队友们已上车上等我俩。我撒目一圈竟然没发现我乘坐的越野车，队友从车窗探出头来，以为我晒迷糊了呢！我说：看咱车的模样吧，都被泥浆裹住了，看不出原来的颜色了。

队友建议说，给车拍个照，记住咱们的狼狈相。

出了县城，刚刚还响晴的天，忽然大雨如注，仿佛我们事先预约了一样，哗哗的大雨一下就是二十多里地，给我们的战骑洗了澡，也给我们带来了凉爽。高原的天，多么善解人意啊。

赶到拉孜县已是下午一点半钟，来时曾在四川人家饭店就餐，回时大家又呼声一致地来这里。我们把在珠峰下山途中买来的金蘑菇拿到后厨，掌勺的师傅边炒边说：你们可真会买啊，这种蘑菇只有珠峰海拔五千米雪线上才有，你们可真有口福啊！

金蘑菇，颜如金，肤色油亮，伞盖寸余，肉厚。当时看到藏民拿着，看一眼就觉得奇，吃过很多蘑菇，第一次看到这样漂亮的蘑菇，有点像童话世界里大森林里长的。我在乌苏里江边的大森林中曾采了很多彩色的蘑菇，当地朋友大惊小怪地道：“这都是毒蘑，不能吃！”而这个金蘑菇，更漂亮，我问：“能吃吧？”藏民满脸的皱纹笑出了褶，“怎么不能吃，是刚采来的，天冷了，再就见不到了。”和我一样对蘑菇感兴趣的是车上的另三人，一问价格，一口袋才10元，我们连价格都没侃，就买下了。

吃的时候，真是又香又嫩。使我们又联想起了珠峰，我们在珠峰呆得时间太短了，所知实在太少了，多么丰富的珠峰噢，有看的有玩的有吃的，能激发人的勇气和胆量，能考验人的意志和坚强，能张扬人的创造力和想象力，是人类物质的和精神的至高点……

在我们为珠峰感叹的时候，刘华举起一杯啤酒，（从现在起，我们每餐都要啤酒了，因为上了珠峰，站上了更高的海拔，再没有比那里高的地方了，不再担心高原反应啦）大嚷着：“你们几位没上珠峰，我表示歉意啦！”这会儿海拔低了些，他的精神气又恢复了，身体状况一好，他就又欢实起来了。

午餐后，我看到饭店门前停着3辆4500越野车，其中两辆车上的大字吸引了我：“穿越罗布泊死亡之海”。车后窗上还有“新疆晨报”的字样。晨报，与我一同到塔克拉玛干沙漠探险的丁建仁不就在这家报社工作么？！还有罗布泊，那是谁都敢穿越的么？我曾于1999年底穿越了，他们是谁？难道是穿越了罗布泊，又从新藏线进的西藏么？我去认识一下。

我跑到车前，车里没人，问饭店门口的人，告诉我，那几辆车的人在隔壁的“东北饺子馆”吃饭呢。

我好奇地走过去，那个小饭店只有几张桌子，只有这伙人，原来他们是两伙人，其中一辆车是上海人，搞广告策划的，他们与晨报有业务往来，借用报社的车。另一辆车是广州人，一家三口。两车在阿里相遇，便结伴而行，3天开到这里。

我惊讶极了，他们可真了不起，这里到樟木360多公里，樟木到阿里800多公里，这么远的路，并且经过海拔最高的无人区，他们是怎么过来的？真是太了不起了。尤其是广州这一家子，小女孩才9岁。

他们见我惊愕不已的样子，也问我怎么跑到这里，珠峰的路怎样？

问题一大堆，彼此都恨不得把知道的都倒给对方，使你感到同是天涯人，见面分外亲。

广州的男子叫方向明，1966年生人，38岁。他的妻子是教师，他说：“与你同姓。”那就叫她张老师了，他们的女儿叫方海萌，读小学。这一家利用妻子和女儿放暑假，出来旅行。他开的车是三菱吉普。他十分侥幸地说，我家命大啊，在阿里，差点儿没全家覆没……”

他说，他原计划走青藏公路，途中遇到3辆云南来的自驾族，人多了，胆子大了，便改辙与他们一起走新藏线了。在穿越海拔最高的死人沟时，海拔6200多米，那段里程标的是250公里，实际上比这个要长。他们没走出高海拔地段，只好住下，那一晚上，全家人高山反应剧烈，他整宿抱着9岁的女儿，未合眼，好像一迷糊过去，就永远醒不来了，醒了也会见不到女儿了。头像炸裂一样，女儿张大嘴呼吸急促，没有力气哭，我和妻子都落泪了，后悔得不用说了，以为要把孩子扔这儿了，死神好像就在我们身边徘徊。

这次应吸取的教训是，在死人沟一线一定不要停留吃饭，那就耽误时间了，走不出海拔高的地段了。最好是从红柳滩经过死人沟一天赶到多玛，总共380公里，一天穿越，就没有生命危险了。

偏偏祸不单行，接着，他们在崎岖的山路上翻车了，车翻到路基下面，四脚朝天，前面都瘪了，惨极了，庆幸的是，人只受点轻伤，真的应该烧高香了。修车花了15天，修得挺好，外表上什么也看不出来。他们继续前进，又与上海的几位驾车族结伴。

我望着海萌，夸道：“了不起啊，这么小，就有生死经历了。”孩子腼腆地微笑地看着我。

“不过，我觉得你爸爸妈妈太狠了，领你出来遭这么大的罪！”

女孩笑着开口了，不同意我的观点，说：“长大了，我自己还要来西藏旅行！”也许是西藏太美了，也许是这一次给她幼小的心灵的印象太深刻了，可怕的经历，并没有使她退缩，相反却激励了她的斗志，这对一个孩子是太难得的一课了。

方向明说，到西藏必须是全家人一起走，因为危险太大，死活全家人在一起，免得活着的痛苦。

他这样说的时侯，我的鼻子一下酸了。而我的观点是，凡是探险类的旅行，我和丈夫必须分开走，因为儿子阿多上学，不能与我们一起行动，我们一起走有个三长两短的，谁来照顾我们的儿子啊？

西藏，人的情感的试金石，她将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不易察觉的细微感情放大，让你看得到，感受得到，知道怎样去对待我们的亲人朋友和所爱每一个人。

伙伴们在外面按喇叭了，他们不知我钻到哪里去了。方向明给我留下通讯号码，嘱咐我，如果你明年走新藏线时，一定给他打电话，他帮助我制定一个细致的行程路线，他已经小有经验了么。

回到日喀则，已是晚上7点30分，我们请司机帮助找一个藏式餐馆，我们要吃一顿纯粹的藏餐。于是，我们来到拉扎藏餐店。

屋子是藏式的，矮桌，桌面绘了彩色的图案；围着桌子的是矮长条凳，上面铺着色彩鲜艳的花毡毯。

菜上得很慢。在西藏你永远也不要着急，这里无论什么事情都是慢腾腾、不急不慌的。菜盘很大：羊肺、羊肠、牦牛肉、奶渣饼、肉夹饼、面疙瘩、糌粑、酸奶。满满登登一大桌。有的觉得很好吃，比如，酸奶，那是我喝过的最好喝的酸奶了，喝了一碗，我又要了一碗，别人也要，可是人家没做那样多，大家一致认为酸奶好，没喝够。而糌粑等，大家都仅仅尝一尝而已，不大适合我们汉族的口味的。

司机和我们一起就餐，他俩说，自己是藏族人，现在也不大喜欢吃藏餐了，因为与汉族的菜肴比，藏餐太单调了，他们最喜欢吃川菜，西藏川菜馆最多。这是在城市，若是在藏区，还都是藏餐，酥油茶、糌粑、牛羊肉，没有别的可吃，另外高原上气候恶劣，牛羊肉暖胃、高脂肪，是最适合藏民的食物。

第十三天 8月20日

路线：日喀则—拉萨行程340公里

今天回拉萨。我们7人兵分两路，刘华夫妇想到扎什伦布寺游览，准备下午回拉萨，张萌萌和他俩同路。其余4人早餐后8点钟上路。

我们在日喀则东站租了一辆桑塔纳，每人137元。

这条路的大多地方，我都是在前天夜里走的，今天可以一睹风光了。

出城后，司机在路口停了一下车，从兜里掏出几元钱，扔到地上。然后，又上路了。我不解其意，忍不住问他为什么要把钱扔到路上。他说：是敬路的，以保佑我们一路平安。

司机不是藏族人，是兰州农村的，当年妻子的家人不同意嫁给他，妻子坚决，两人便远远地离开家，跑到西藏来。他学会了开车，受藏传佛教的影响，也信佛，他说，你想想这里的高山，海拔那么高，气候那么恶劣，人就像小蚂蚁一样，说完了就完了，冥冥之中，每个人的小命都是由什么东西操纵着呢！西藏这个地方很奇很神的，你若不信点儿什么，心里不踏实。我已经开车好几年了，每天都要翻越东、西两座雪古拉山，海拔比唐古拉山都高，可我从来都没出大事儿，总能化险为夷。上个月，我的车走到东雪古拉山，前面发生泥石流，想返回去，后面也发生了泥石流，有16辆车堵到中间，整整一天一夜啊，政府来救援，挖掘机给我们送吃喝，才算走出去；这样的事儿已经不算什么事儿了……

一路上雪山草地，浩荡的雅鲁藏布江奔腾着呈现眼前，由于江水的动感，便觉得景色生动起来了。

雅鲁藏布江是一条多有名气的江河啊，她如今在世界上名声大振，上游的雅鲁藏布大峡谷是地球上最深的峡谷，深达5382米，自从她几年前被中国科学家考察公布后，从前被称为世界第一大峡谷的深达2133米的美国科罗拉多大峡谷、深达3200米的秘鲁科尔卡大峡谷都退居次要地位。许多探险家都涌向这里。这条大江发源于日喀则地区的仲巴县杰马央宗冰川，由西向东流经仲巴、萨嘎、吉隆、昂仁、拉孜、萨迦、谢通门、日喀则、南木林、仁布等地，之后在曲水境内与拉萨河汇合，再向东流去。

一路上，雅鲁藏布江与我们相伴，一会儿波澜壮阔地冲出大山，形成长长的峡谷，一会儿在平坦的原野上流淌，冲刷出宽宽的河谷，岸边有黑色的牦牛和洁白的羊群，形成了一道风景线。

江水向东，向东，就那么不折不挠地，执着地向东。她是有精神的，她是有灵性的，她的意志品格多像我们的车队啊。

队友说，今天的天气没有来的那天晴，不然江水在阳光中清澈泛绿，山青水秀，更美了。我没看到雅鲁藏布江更美的样子，可现在的模样就已经使我折服了。

眼睛是愉悦的，身子骨却是遭罪的。这就是有“得”就有“失”的道理吧。许多山谷已经沙漠化，路面没人维护，损毁较严重，雨水一冲，看不出路的样子了，许多路都是不止一次改道后留下的遗迹，而这些改道完全靠大卡车沿着草地或沙地碾压出来。

开始上山了，时而飘下几片雪花，那崎岖的碎石路颠簸得厉害，头依然晕，可大家已经不像来时那样紧张了，因为这一路都是在海拔四五千米以上的高原上行进，这些感觉都曾有过的，不再陌生，曾经沧海的人，什么都不在话下了。

下了西雪古拉山，我们经过尼木县八乡村，那里有一个兵站。兵站的墙上写着“人在路上，路在心上”、“道班为家，养路为业”。成年累月地在高原上工作的人们实在令人敬仰。

旁边有一个挂着蓝色长条布幌子的饭店。我们停下车，想在那里吃碗热汤面，补充点热能。可到饭店一问，得现和面，现生火，不知道要等多久。旁边有个小卖店，没有几样食品，海青买了饼干，说谁饿谁就吃几块算了。

车行东雪古拉山的时候，整座山都白了，笼罩在浓浓的雪雾中。路标牌上写着：“生命至高无上，安全责任为天”。一路上这样强调行车安全的标语很多。下山时，雪停了，右前轮胎爆了，只得停下换胎。

小潘坐车累了，要活动一下腿脚，下了车，说，我不走盘山路了，抄近路到下面的路边等着了。

车换好了轮胎，向山下开，转了好几个大弯，终于看到小潘了。他说，刚走不远，他就后悔了，喘气费劲，可再上山找你们就更没劲儿了，只好硬着头皮下山，看来高原就是高原，活动量大一点儿还是不行。

2点多钟，我们到了羊八井，在交通队的大院里，我们同司机道别。

一号车，我们的别克就停在那里。看到这熟悉的车，我感到极其亲切，它就像我们的亲生孩子一样，寄放到这里，终于又见到它了，又和它在一起，又和它一起上路，形影不离了，还有什么比开上自己的车更舒适更便捷的呢。

周总要去买牦牛皮。好哇，时间有，还有车，很方便，索性去厂家吧，拉萨皮革厂在距拉萨不远的堆龙县，我们一路找了去，周总真能买，一等的，1500元，二等的1300元，三等的800元。他总共买了三张。我都动心了，可一想到携带太不方便，才作罢。

到拉萨时下午5点多钟，这是光线不错的时候。我们几人又跑到布达拉宫，开始拍照。周总曾来过拉萨，他熟悉这里，心里早就想着一些好角度了。广场的东侧是公园，那里的河水做布达拉宫的前景，就觉得宫殿变得柔和了，秀气了。而站到西侧的山上，布达拉宫就显得气势辉煌、气宇不凡了。有悠悠的白云从布达拉宫的上面移动，像是擦拭着蓝色的天空，以便将红色的布达拉宫衬托得更加壮丽。

周总一边支起三角架对着光圈，一边说：“这回一定拍张最理想的布达拉宫，放大了，摆到家里。”

那个傍晚，我们再一次领教了阳光的厉害。海青和小潘坐在广场公园，那里是水边，还可以抵御炎热。我和周总忙着拍照，一会儿在广场，一会儿上山，早把日晒和高原反应忘到九霄云外了。

当晚，我们住到八角街31号的满斋宾馆，就在大昭寺旁。2人间，268元。这是一个很理想的地方，出门就可以到八角街散步，房间里有电视，有厕所，能洗浴。

第十四天 8月21日

路线：拉萨—当雄—纳木错—当雄行程：280公里

八角街转经

天还没亮，听到外面人声夹着脚步声，拉开窗帘，看到楼下人流顺时针地在路上涌动，信徒们正围着大昭寺转经，男女老少边走边摇晃着手里的转经筒，口中念念有词，一脸虔诚的样子。

我和海青收拾好背囊，下了楼。我们问宾馆服务员，转一圈得多少时间？她们说，大约二十分钟。

看看离集合的时间还有一会儿，把东西扔给队友，便加入了转经的行列，不会念别的，就念六字真言：唵嘛呢叭咪哄……，反复地念。

那些磕长头的人，也在队列中，一起一落，一个连贯动作下来，很累的，可他们好像机器人似的，不知疲倦。

宗教的力量怎么那么大呢？他们也是血肉之躯，可**完完全全地被精神统治了，不然，是没有力气那样不间断地磕头的。

宗教真是一种神秘的力量，我处处能感受到荡漾在这块土地上的那种力量，却说不清那种不可思议的东西。也许“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吾非藏民，安能理解藏民的心灵呢？尽管我和藏人同走转经路，人家是虔诚的宗教信仰，我是为了了解藏人，可仍无法心入，他们风餐露宿、省吃俭用，整月整年地叩拜到圣地拉萨，世界上还有什么能超越这种精神的呢？

我看到有许多外国人也走在转经人中间，手摇着转经筒，满脸庄重的样子，他们也皈依藏传佛教了吗？还是也为这股神秘的力量所吸引？或者是像我和海青一样想感受点儿什么、探求点儿什么？

拉萨至当雄 160 多公里，当雄至纳木错 60 公里。

下午一点钟到达当雄后，我们立即租了 2 辆吉普车，讲价到 900 元，还得同意司机再捎一个客人。这样每车上坐 4 个人。

仅仅 60 公里，却要价这样高。司机说，这就够低了，你们的车试试，非得扔半路上。

是的，我们早就听说那路不能称其为路，不会拿自己的车做试验、冒那个险的，车颠坏了，怎么回去啊？

司机叫戈桑次仁，是个快活的藏族小伙子。他说，戈桑，就是潇洒活泼的意思。路极差，是我想象不到的差。碎石路面被雨水冲得坑坑洼洼，象一片密密麻麻的大水盆，塞满路面，戈桑风趣地管这路叫“按摩路”，前晃后颠，一会儿头顶车棚一下，紧张地攥紧扶手，不时地惊叫一声。

路在山谷中爬坡，山谷中有一条清亮的溪流，途中不时地停车，戈桑拿着塑料桶到溪边取水，为车降温，每次都是连浇 3 桶……

尽管如此，戈桑仍不恼不怒，边握着方向盘边唱着歌：“天边的小雨沙沙沙地下个不停，山谷里的小溪哗啦啦地流个不停……”还会用英语说：“T h a n k Y o u（谢谢）！”，“O n e、t w o、t h r e e、f o u、f i v e（一二、三、四、五）……”

海拔越来越高，到拉根山口的海拔是5 2 0 0米，搭车的藏族姑娘竟然晕车了，戈桑给她一粒药。真想不到，藏族姑娘也适应不了。原来，她叫丹珠，1 7岁，在当雄打工，家住纳木错草原。

站在山口，眼前的美景顿时令人瞠目结舌，天底下怎么会有这样美丽的地方呢？蔚蓝色的湖，象块镜子，在雪山草地边铺展，有柔有刚，大气磅礴，云朵在空中堆出各种姿态，竞相向圣湖献媚，或是有意地衬托圣湖的美丽，大片的羊群洁白，大片的牦牛群黝黑，点缀在无垠的草原上，真是不知该如何形容其美了。

车沿着山路下山，径直向西驰骋。阳光合适宜地在草原湖泊雪山间扫来扫去，远处厚厚的白云叠成连绵的山脊，厚厚地摞在一起，像大房檐将下面的山压在身下，下面起伏的山透不进光线，变成墨绿色的黑影，前面的山在阳光下亮相，再前面是悠闲吃草的牛羊，我禁不住叫司机停下，谁见到了这样的美景也忍不住拍照**的。

车一停，骑马的牧羊人跑过来，问我们骑不骑马？

海青会骑马，不犹豫地飞身上马，在草原上尽情地跑了一圈，仅花5元钱。

我们又继续前行，土路泥泞不堪，车象是在扭秧歌，看到坦荡平展的草原，我问：为何不到草原上开啊？

戈桑说：“为了保护草原生态啊！”

左面是雪山，右面是圣湖，我们的吉普在中间行进。那白羊身上划着红杠、黄杠、黑杠，象藏族女人裙子上的彩条；那牦牛拖着厚厚的长长的鬃毛，一直拖到地上，象藏族兄弟一样，不管多热都穿着羊皮袍。天人合一，藏民和草原上的生命是如此地和谐相生。

我原以为看到纳木错湖，下了拉根山，就是景区了，因为这已经是人间仙境了。然而，戈桑说，远着呢，真正的景区在扎西岛。

看到扎西岛了，可车不能直接走，又走过很远绕回来，戈桑说：“这回好，进高速公路了！”我正纳闷，高速公路？与哪连接的呀？除了山就是草原，凭空冒出了高速？！汽车突然不颠簸了，草原的路平坦了，不再是公路，而是在圣湖边上行驶，湖水将地面冲得光亮平坦，吉普车时速一下提上来了，风驰电掣一般，真是太过瘾了。

到了扎西岛，在一排帐篷前停下，定了晚餐，我和海青向湖边走去。

正走着，一群骑马的孩子来到我们面前，他们是招徕游客骑马的，我一看，那浓郁的藏族着装，脸蛋儿上的两片高原红，真是太生动了，急忙举起相机，拍了一张照片。

这时，一个小孩伸出手，口中吐出一个字“钱！”我说不骑马，他用手做了一个方框，意思照相钱，我马上明白了。这些天在藏区，每天拍照或多或少都是要付钱的，我急忙掏出2元钱递给那个年龄大些的女孩，一群小孩都伸手要，我摆摆手，照张照片给一元钱就可以了，已经给2元了，够了吧！

孩子不依，围住我和海青，海青的眼神在问我，怎么办？

我生气了，怎么这么贪得无厌啊，我为藏民纯朴、善良、坚韧与恶劣环境抗争地生活在雪域高原而生敬意，可对于他们不讲卫生、贪得无厌、就知道伸手要钱、脸皮特厚、毫无自尊非常反感，甚至有点鄙视，人们像公园里逗猴子似的给他们毛八角的，他们便可以随便任人摆布，做出各种姿势，我有时曾感到心里阵阵发紧；而看到这些红着脸蛋儿的马背上孩子，我是心存一份好奇和喜爱的；已经给钱了，就该高兴地表示谢意，怎么还没完了呢？在饭店吃饭时，曾看到的藏孩就曾趋之不散、赶之不走，那时，我就感到很悲哀，怎么会这样生活呢？

我执意不给加钱了，看看他们还能怎样？我想继续散步他们不让，伸手拽我的衣服，我越发生气了，把给他们的钱从女孩手里夺回来，摔到地上，大声训斥道：“你们是不是太野蛮了，给藏族人丢多少脸，来的客人有很多，看到你们这贪样儿，对藏族同胞是啥看法，去，绝对不给你们钱，走开！”

那些孩子可能以为善良柔和的我不会发脾气，见我真的愤怒了，互相望了望，或许我的样子很坚决很可怕，上气不接下气、很愤怒很有震慑力，或许我的话他们听懂了，刺痛了他们的自尊心。他们突然一个个地从马背上跳下来，一双双脏兮兮的小手伸给我，这次不是手心朝上，向我要钱，而是与我和海青重重地握手。那一握，很有劲儿，很亲热，是歉意，是友好，是抱歉，一个不拉地6个孩子，他们听懂了我的话，不会说什么谢谢的话，之后，又一个个地翻身上马，一扬鞭子，拍马跑了。

像一场短暂的梦，他们倏忽而来，又倏忽而去，望着他们远去的还很嫩的身子跃动在马背上，我一下子怔住了，心里一下子很不是滋味，知错必改，意识到羞耻，这是多么有希望的后代啊。也许我的话太重了，他们还不像我所想的那样复杂，我把他们看瘪了。也许都是我的错。

我和海青身边一下复归平静，许久我一言未发，终于，我有点哽咽地对海青说：“假如这6个孩子再回来，我会马上给他们每人2元钱的！”

这是我这次入藏，内心最受震撼的一件事儿，我总会想起孩子们那不卑不亢的神态，想起那天真无邪的眼神，想起那真诚的一一握手……当后来我突然有所悟了，我发现是我不了解西藏、不了解藏民所致，不是我宽容谅解了孩子，而是那些孩子们先我一步理解了我。

作为藏传佛教盛行的西藏，乞讨与内地人的理解是全然不同的。乞讨人并不觉得有什么丢人的，在自己得到的同时，也让对方实现了施善的愿望，积蓄了对方的功德。我得到实惠和现世享受，你实现施惠从而积累了来世的功德，是一种互利关系。因而藏区许多落后的地方，都是将乞讨作为正常的“副业”。还有许多朝圣者，拖家带口，边走边乞讨，作为往返的盘缠。他们的朝圣之路不是手头宽裕的愉快旅行，而是风餐露宿，历尽艰辛，而在藏民看来，

这些苦难，正是为了实现宗教上的功德圆满。

西藏，你是一部容量巨大、内涵深厚、涉猎丰富的书，是一部令我刚刚开卷就爱不释手、牢牢地吸引了我、一生一世都会读下去的书。

纳木错湖面的海拔 4 7 8 1 多米，这是西藏最大面积的湖泊，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咸水湖。湖面约为 1 9 4 0 平方米，东西长 7 0 公里，南北宽 3 0 公里。

纳木错湖是距今 2 0 0 万年以前的地壳运动陷落后，加上冰川活动的影响形成的。她的湖水是天然降水和高山融雪汇成的，湖水苦咸，不能外流，不能饮用。

扎西岛上怪石嶙峋，还有一片石林、石柱，峰林之间有自然连接的石桥。

山脚下有一个天然的岩洞，那就是知名度很高的扎西寺。

我还在偶然间得到一个信息，纳木错湖属羊。这没有什么可吃惊的，自从我听朋友周菁告诉我梅里雪山属猴的，她曾去转过山，我就知道在藏民心中，那山啊，水啊，都像人一样，是有灵的。纳木错湖与我的属相相同，我当然更想清楚她的来历。据记载：十二世纪末，藏传佛教达隆嘎举派创始人达隆塘巴等高僧，始创羊年环绕纳木错灵湖之举。传说，每到羊年，诸佛、菩萨、护法神集会，在纳木错设坛大兴法会，如此时前往朝拜，转湖念经一次，胜过平时转湖念经十万次，其福无量。所以，每到藏历羊年，僧俗信徒不惜长途跋涉，前往转湖，4 月 1 5 达到**。

我不知道藏历的羊年是哪一年，我不知道那时我的工作能不能脱开身，我多想在那个时候再来这里，住上一个月，就为朝圣转一次湖啊！

寺前的一块象天门的大巨石上，挂着色彩飘飘的经幡，上面有许多白色的哈达。我和海青都纳闷，那石是立陡的，根本无法攀登，那些哈达是怎样放上去的呢？

湖的南岸是念青唐古拉山，它终年披着白色银装，将西藏分为藏北、藏南、藏东南三大区域，它还是雅鲁藏布江和怒江的分水岭，它东西走向约 6 0 0 公里，是藏民心目中的神山。

此时，远处的乌云压住雪山，雪山上的亮点很狭窄，而六七座低矮的雪峰像浑圆的苍龙一样趴在一旁，对面有一片白光腾起，久久不散。是光合作用，还是什么神秘的信息？

有的山砖红色，有的酱黄色，在渐暗的湖光中，显得极为壮美，极为幽深。

厚云上像扫帚一样扫下大片雨丝，像画家的泼墨画，随意地在天地间挥了那么三两笔。有闪电在乌云里时隐时现，而我这岸还晴着。

凝视着这诡异而神奇的景色，我不能再去感叹她的美丽，只感到内心涌起阵阵痛苦，这美丽使我心痛，使我难过，使我想痛快地流泪，因为我实在描述不出这美妙神奇的一切，我语言表述太贫乏，我太愚笨，太没文化，活得太失败了。真的，呼伦贝尔大草原曾怎样令我

心驰神往、觉得美不胜收，而来到圣湖，就是10倍于呼伦贝尔大草原也不能使我心动了，这个地方太美了。

也许是朝圣的人们一年又一年地转湖（据说，湖一周200多公里，转一次至少需要18天），使这里充满了灵气，或许是一两千万年前的造山运动将念青唐古拉山造得神奇壮美，就又造出个纳木错湖与神山相匹配，藏人将念青唐古拉山叫圣父，将纳木错湖叫圣母，一刚一柔多么和谐的象征啊。

扎西岛上没有房屋，只有一些帐篷。晚餐是在帐篷里吃的，每人一碗面条，还有几盘可口的菜，我问戈桑，怎么没做点圣湖里的鱼啊？

他说，这里的鱼是不许吃的，藏民不吃鱼，不吃乱七八糟的东西，只吃羊和牦牛肉，因为它们吃的草干净，喝的水也干净。

多想在这里住上一夜啊，那就可以看圣湖日出了。许多老外都在这里住帐篷呢，我们就不能试试么？多不容易来一次啊，多美丽的仙境啊，可大多数人都不想在这高海拔的地方遭罪，我和海青只能服从团队了。

7点钟返程。途中看到一台外国的大房车（卡车改装的），车前写着：“入境临时车号00006”，车陷在离圣湖很远的原野上，来时看到他们在用绳子拽车，回来时，看到他们已经就地搭帐篷，看来是得明天再设法了。

在藏族姑娘丹珠下车的地方，戈桑停车鸣笛，不一会儿，丹珠就从原野上的帐篷向这边挥手，表示听到了，她的爸爸妈妈和弟弟都跟着她跑过来，远处还有两人骑着马跑过来，那是她的舅舅和表弟。

丹珠上车了，忽然翻出几块糖，那是我们来时给她的，她急忙塞到弟弟手里。那个穿着暗色藏袍的小弟弟（我实在分辨不出袍子原来的颜色了），鼻涕拉洒地难舍难离地望着丹珠。

丹珠看看弟弟，又拉住妈妈那粗糙的、鼓着青筋的大手，又望望满面沧桑的爸爸、年迈的舅舅，那情景，使人不由地鼻子发酸。

海青从包里掏出剩下的饼干，全都递了出去，丹珠感激极了。车开后，让我们渴了就喝她刚从家里拿的酸奶……

戈桑一边开车一边喝啤酒，一瓶子喝没了，又启开一瓶。大家心里都担心，路这样不好走，天又黑，喝酒驾车太危险了。

幸亏丹珠一个劲儿地跟他聊天，女孩在家里呆了两三个小时很兴奋，话也多起来，说他妈妈给她杀了一只羊，还给戈桑带回很多羊肉。

她和戈桑不知是亲属关系，还是恋人关系，反正两人很亲密。

快到拉根山口时，戈桑的酒瓶又空了，那里有一个小店，他让丹珠下车又买了一瓶啤酒。

戈桑好像看透了我们的心思，说，喝酒解乏，开车更精神了，不喝酒我就没胆儿了。我不解，以为他是在说一会儿走的山路险峻呢！我说，慢些开，我们一点儿不着急，晚点儿没关系。

他说：“我的朋友们在前边等我哪，他们总想让我和他们聚聚啊。”

我当真了，说：“那也不差这么一会儿，安全第一啊！”因为来路颇艰，我们都已经领教了，他若着急赶路，天已经落黑，出了事儿不就糟了么？

他笑了：“不是啊，他们都是阴间的人啦，就是在前面的山口过了的地方出车祸的，每当天黑走这里，我总是怕他们在路上等我……”

他这样一说，顿时使我毛骨悚然，海青碰了碰我，递个眼色，她也吓坏了。我真后悔，不如在扎西岛坚决要求住下呢，海拔也就4800多米，珠峰5000多米，谁也没怎样，若在这山中出了事儿，可就惨了。

这样想着，越发害怕。再看外面的大山，犬牙交错，分外狰狞。

开始下山了，车在下山时总是比上山省力，因为速度快，虽然颠簸得更厉害，可我还是希望快些驶出这黑黝黝的大山。

当希望就在眼前的时候，突然，一群高大的男人出现路旁，拿着手电，截住我们的车。我的心顿时提到嗓子眼：糟了，遇到拦路抢劫的了！

这样黑的天，这样大的山，这样没有一个人影的地方，曾经听说过，有些旅行者被藏民刀宰枪杀，人往山涧一扔，永远神不知鬼不觉的蒸发……

戈桑跳下车，大声地与他们说话，我想他一定是仗着酒力，壮了点儿胆吧？他说的什么，我听不懂，他回过头来，让我们把纳木错湖的门票拿出来。啊，我和海青一下松了一口气，原来是验票的。

这里的门票是40元一张，没有确切的大门，来时在路边的一个房间买了，没有人检票，那时，我还说：“买不买票都一样，也没有检票的啊！”小潘说：“那可没准儿，你若没买票，肯定就有人找你了；西藏跟咱内地不一样！”小潘说得对，瞧，这么晚了，连个灯光也没有的大山里，竟有人验票，若没票，语言再不通，真的不知是怎么回事呢！

虚惊一场。

到当雄镇10点钟。住进白马宾馆，2人间140元，厕所在室外，没有洗漱间。

第15天8月22日

路线：当雄—格尔木行程1050公里

今天是车队艰难的一天，是在西藏的最后一天，我们还将像来时一样，一天翻越唐古拉山

口和昆仑山口，一鼓作气赶到青海省的格尔木。但比来时，少了从当雄到拉萨的 160 公里，并且海拔也会在当晚陡然地下降，由唐古拉山的 5231 米，下降到昆仑山口的海拔 4700 多米，再行 160 公里，就到了海拔 2800 多米的格尔木。

我们这些在低海拔生活的人，就要回到适应自己生存的区域了。

早晨 5 点多我们就起床了，没有人招唤。我和海青住的是宾馆院子里的平房，看到有人在院子鼓捣车，就知道车手小潘和刘华都已经起床了。

这里天亮至少要 7 点半钟，当地人现在正在睡梦中呢。街上的饭店这么早不能开门。为了赶路，周总决定不吃早餐了，上路再说。

我们的两辆车驶出宾馆大院是 5 点 55 分。

室外温度是摄氏 4 度。随着海拔增高，降到零下 2 度。

越走天越亮了，雾气茫茫，将周围的雪山包裹在大雾中。也限制了我们的视野。

经常看到有掉到路基下的车辆。大货车居多。有一个地方，竟然有三辆大车抛锚。那情形是这样的：后面的车追尾，撞上了前面的大货车，两辆车的后面摆了很长一溜石子，以免后面的车撞上这两辆车，可是，偏偏后面真的就来了一辆车，撞到了前面的停着的车上，后面的车前盖全瘪了，并且歪到路基上边沿，看来车速不是太快，不然司机就没命了。

还有一辆车掉到路基下面，车上的 3 个人，正满面愁容地紧裹着大衣在路边伫着呢，据说，是昨天夜里掉下去的，疲劳驾驶，稍一溜神，就出事故了。他们已经十几个小时没吃东西了，问我们有没有吃的？我立即将所有的饼干都给了他们，因为我们在路上行走，只要碰到有人家的地方就有吃的，而他们又冻又饿，并且是在海拔 5000 多米的高原上，真让人为他们担忧。

在还有几十米就到唐古拉山口时，我们看到与我们同一侧行驶的一辆大卡车，四脚朝天地掉下路基，车轱辘还在转呢！

看得我们心惊肉跳。

看到一幕幕车祸的惨景，周总不停地提醒小潘放慢车速。

然而小潘开着开着就快起来，周总会开车，马上就能感到车速快了，小潘嘴硬，周总就看时速表，小潘想一下降下速度是不可能的，所以就挨了一顿训。

周总说，你这是职业毛病，一上路就快开，你说你不快，我怎么净看到你超过别人的车，而一路上没有超你的车呢！是你的车技高，还是别人都不如你呢？

这是山路哇，你还 120 迈，紧急情况怎么处理？山路 80 迈就可以了，我不怀疑你的车技，可你看不见路上那些出事儿的车么？转弯处，看不见对面的情况，看到了，就来不及

了。

车速慢些，处理紧急情况就多些把握，安全系数就大些……

回程基本都是小潘一个人开的车，他很辛苦，有时为了提神，不停地喝红牛饮料，他说，真的有点作用呢！

周总严格地监督着小潘，一路上都是如此。有时批评得狠了，我都有点儿同情小潘了，就像老牛拉车，费着力气，还要被人鞭打着。

一直到最后的一天，小潘才乐呵呵地对周总说：高速公路上，我一定保证不超过120迈！

因为那天时间很充裕，眼看就到长春了，小潘不急了，也在最后的时刻，让领导对他有个好印象。

当场我就识破了他的鬼心眼，他并不否认，只是嘿嘿地笑。

回程的心态是很放松的。我们在唐古拉山兵站、沱沱河大桥、索南杰达保护站、昆仑山口都做了短暂的停留。弥补了来路上太紧张，没有看一看、拍照的遗憾。

一路上，大家都有一种要告别青藏高原的留恋，尤其是在昆仑山口，想起来时堵车、冒险绕道的情形，仍感慨不已。我们即将脱离险境，精神的弦绷得不那么紧了，很惦念走川藏线的4号车、6号车、2号车的队友们的情况，也惦记着2号车刘老板走到哪里，回程能否与他相遇。而这些信息在青藏公路上都无法知道，因为无网络，手机不通。

海拔下降了，雪山渐渐甩到了我们的后面，气温开始回升。

当我们快到格尔木时，周总用手机与上次住的宾馆联系住宿，忽然他的手机上收到短信，内容大意是，欢迎您来到格尔木，格尔木财苑宾馆欢迎您入住，我宾馆刚刚开业，住宿条件好，价格便宜。周总一看乐了，急忙拨通电话，那里的2人房间每宿80元，室内有卫生洗浴间。并且在市中心。

于是，我们的车直奔财苑宾馆，到那里一看，条件真的还不错，楼下就是饭店。我们住在那里，并预约了明天早餐，让师傅6点钟开饭。

第十六天 8月23日

路线格尔木—西宁行程802公里 出了城，便是荒漠，一堆堆小草在沙滩上稀稀落落，仿佛是被黄沙染黄。过了尕斯库勒口，连这样的小草也没了，全是黄沙地，渐渐隆起黄色的沙丘，像荒芜的坟地一样。

路上几乎很少看到车，周总手痒，换下小潘。他在家开的是轿车，对别克面包车并不熟悉，加上车是无极变速的，方向盘敏感度高，一开始并不适应，渐渐地，找到感觉，适应

了。

可坐车的人却有点紧张了。因为毕竟山路啊，直角弯，Z字弯，胳膊肘弯，经常看不见对面来车，遇到情况，一紧张，就容易出问题。

这回轮到小潘说话了，他一会儿说：转弯收油，不用踩闸；这个人不用躲，你一动方向盘，忽悠一下子；这里情况不复杂，你处理的复杂了；这个弯处理的不错……

周总这时变得极谦虚，小潘说什么都认真地听着，答应着。因为他知道，当经理，他可以领导小潘，但在开车上，小潘还应该是老师么！

在海拔3672米的旺尕秀垭口，周总将方向盘交给小潘了。你看路牌上写的多吓人：前方急弯，已死22人。

而在路牌不远，就有一辆车开到路基下去了。

周总不是胆怯，他还是从全车人的安全角度考虑问题的。

周总开了100多公里。他很满足。

从这个山口下去，马兰县一带的原野不再荒芜，大团的绿色植物铺向远方，有结着樱桃似的红色果实。忽然发现原野上有骆驼，不会是野骆驼吧，不可能是野骆驼，因为我们发现能有上百只，长得那么高大健壮，停下车，我们追逐着骆驼拍照，大家都觉得真是意外的收获。

不知不觉间，发现路边有路牌：西海莫河盐场。

想到这里茶卡，这里有盐湖啊，盐场一定在盐湖边沿，应该去看看。

车已经开过头了，又调头，回到那个盐场的路口，沿着一条沙石路前进，小石子在车下作乱，可丝毫不影响我们的好心情。行约2公里，见到白色的大盐山，再向前看，地上全是白色的盐，一直延伸到远方，全是白色，湖一定在前面。我们将车放在盐堆边上，因为小潘说，不能让盐面子进到车里，会腐蚀车的金属的。我们徒步前进。

走着走着，看到远处的湖泊，是乳白色的湖泊。我们明白了，那就是盐湖啦！

岸上十分光滑，踏上去像海绵，软乎乎的，还有温度，阳光晒的炕头一样。走在前面的周总率先脱掉鞋，大声嚷道：这么好的盐湖不光脚亲近一下太可惜了！

我和海青，后面的小宋，马上响应，将鞋脱在岸上，光着脚走起来。

渐走渐白，地面上一个个不规则的圆圈，那样的地方又硬又滑，可能是气泡或水窝形成的。走到全白的湖上了，白结晶盐，下面无水，是黄色的泥，好象生日蛋糕上撒上一层白色的奶油，远望时，以为湖面盐沫下面会是水，怎么竟可以走进去，一走就是四五百米呢！

可再往前走就有点不对劲儿了，湖面非常软，脚能陷进去，已经没到脚脖子了。

“洁白的雪花飞满天，白雪覆盖着我的校园，我漫步走在小路上，留下脚印一串串，有的直，有的弯，有的深，有的浅……”想起有关雪地脚印的那首歌，与现在的情景是多么贴切啊。

海青穿着红衣服在前面跑，长长的披肩发一甩一甩的，洁白的盐湖衬托着，那跃动的身姿，好美啊！人在特定的环境里，会使自身形象得到完美的升华。在那时那刻，周总、孙荣，还有我，欢乐得像孩子，心灵像盐湖一样洁白，心态像盐湖一样宁静，肯定是最美丽的人了。

再向前，陷得深了真的担心象沼泽一样陷进去，可还不舍得退却，玩么，还能顾了那许多，反正人多，法还不责众呢，盐湖，我们山高路远地来看你，咱们是友好的么，你不会使我们难堪的。

湖面上踩出一串串脚印。“回头，好！”我按了快门。

我自言自语地说，可惜的是没有蓝天。

我又自言自语地反驳：不要那么求全么，这已经够恩惠我们了。

舍不得走出盐湖，怎么会有这样的地方，大概这里的土质本身产盐，没雨时晒盐，下雨时一泡，盐又浮上来了吧？

周总招呼我们了。光着脚走出来，盐堆像小山，踩在盐粒上像小石子一样，咯得直咧嘴。不知谁说：“我们都成了盐水鸭了！”

到车旁，小潘干净，怕把车弄脏，每人发了3个方便袋，2个装脚，一个装鞋，哈，想得多周到。

开上车，原路返回，可却有人拦我们的车，栏杆横在路上，并且上了锁。

那人说：参观要收费的，每人5元。

我说：又不是旅游景点，你有票据么？

他说：没有，但都得收费，不交费，就不能放行。

我亮出记者证，他才乖乖地将横杆抬起来。

上了公路，走了十几分钟，见到一个水泡子，洗脚，换鞋，好爽！

又行不远，到大桥头，这是我们来时吃湟鱼的地方，我们再次在这里午餐：湟鱼是必点

的菜，还有野蘑菇、土鸡、麻婆豆腐、回锅肉，5大盘菜，一餐下来，才117元，个个捂着肚子说吃撑着了。

1点50又出发，到西宁4点30分，这里海拔已经降到2450米。

住水利宾馆，2人间100元。

安顿住下，大家一起打了两辆车，让司机把我们送到市中心的繁华地带。司机将我们送到十字口百货商店，并指点我们逛完商店可以去附近的两条美食街，都是西宁的各种小吃，很有地方特色。

在小吃街我们看到很多东西都没吃过，只能在这里吃这一顿饭了，索性每样买一点点，可以多品尝了几种：烤串，烤土豆块，土豆饼、酸奶捞糟、炒羊肠、炒粉皮……在另一条街上，多是卖菜的，柿子一元3斤，茄子、大葱一元一堆，萝卜5角一斤，大麻花5角一个，梨一元一堆，都比北方的便宜。

第十七天8月24日

路线：西宁—天水—麦积山—天水行程：596公里 早晨6点30出发，没有吃早餐，大家说，从西宁到兰州才短短210多公里，用不上两小时到了，兰州抻面，闻名全国，咱们上那里吃早餐吧！这是昨晚在西宁夜市吃小吃的兴致还没消失，继续走一路吃一路。

其实，我们对青海的路况估计不足，西宁到兰州的海拔骤然下降了五六百米，其间峡谷地段很多，隧道、大桥一个连一个，老鸦峡2号隧道长达2830米，这是我走过的最长的隧道了。幸亏一上路，有一段高速公路，那样，进入兰州，也近10点钟了。

当然，在途中耽误了一点时间也是一个因素。一路上高山深谷，在离兰州约20多公里时突然车前一声闷响，车前风挡玻璃被不翼而来的东西击中，左偏上顿时形成了蜘蛛网状的一片痕迹。这飞来之祸，使大家吃了一惊，大家估计可能是山崖上滚落的石子。

这辆车是上了保险的。进城后，车直接开进别克车维修点，并向吉林的保险公司报案。然而，若重新换玻璃至少两天。经商量，决定回长春再换。

早餐，我们按计划吃的兰州抻面，一大碗2.20元，这价格太便宜了。我们又切了一大盘酱牛肉，才18元。

10点半钟，又上路了。从兰州到天水都是高速公路，总计286公里。车不停地钻山洞：新庄岭隧道、白虎山隧道、土家湾隧道、葫芦河1号桥、2号桥、3号桥……一直到8号桥，卦台山隧道……七里敦收费站，总计每辆车收费84元。

从北道口下公路，从那里到麦积山还有50公里。

我们冒着蒙蒙的小雨来到麦积山。

这里的上山门票是 23 元，到石窟前又收门票 32 元。

我和海青抢先走了一步，因为进门已经三点多钟了，我们想多在山玩一会儿。想不到，那雨下得大了起来，可怜我俩连把伞都没拿。

雨中的麦积山更显其仙风道骨，白色的雨雾中，忽而露出一角，忽而现出全貌，忽而一丝不留地全部藏在云雾中，人们沿着崖壁上的扶梯攀援而上，只闻其声，不见其人。站在山顶石窟前向外望，就像厚厚的一堵云墙，将视野挡在佛像前。云啊，你为什么挡住我的视线，是让我专注于佛，佛之外的一切诱惑都不闻不看？

麦积山是中国 4 大石窟之一，距今已 1600 多年，从前只闻其名，今终见其真容，实在令人惊叹不已。奇特的麦积山形似立陡的麦垛摞起来似的，在群山中陡然矗立，崖壁上刻有 194 个佛龛，被称为“绝壁上的佛国”。那些佛像神态各异，栩栩如生：小沙弥、大力士、妇人……

有人指着那唐代的女子，啊，她还梳着披肩发呢，看来披肩发不是现代的发明，是古已有之。从那女子的手镯、纱裙等装束看，也许在当时还很时尚吧！

听导游介绍，曾经有一场地震，石窟损失很大，主殿上的 8 根柱子震掉 6 根，石窟前 8 米宽的地面也震飞了。

那些佛像都是泥塑的，红沙粒岩石很结实。

据介绍，麦积山周围的景色也极其美丽，有许多游人到这里都是要上那些山的。我们这次是没时间了，再加上雨作祟，只能只顾一点不及其余了。

当晚，我们宿于天水市道北区舟林宾馆 2 人间 60 元。

晚餐后，我们打面的到市内游逛，面的到市内的任何地方都是 3 元钱，哈，我们 7 个人，才 3 元钱，若是出租车才 4 元，这可能是全中国最便宜的车价了。

在农贸市场，我们看到一种叫黄河蜜瓜的水果，一个 8 斤多，9 角钱一斤，周总掏钱请客，又香又甜。这里的物价都很便宜，只可惜没有夜市，所有的商店都已关门，看来这里还是经济落后地区。

第十八、十九天 8 月 25、26 日

路线：天水—西安—华山—临汾行程：785 公里
早 7 点出发，今天的第一个目标西安，走 310 国道，全长 330 公里。

一路上，队员们十分嗜睡，5 分一小觉，10 分一大觉，大家探讨一下，认为是下了高原后的反应。

孙荣说，她现在感到腰背酸痛，在高原时，光注意头痛了，别的都是次要矛盾了，这回

海拔降低，头不痛了，别的毛病都浮出水面了。

我不想睡，因为驾车行，可以近距离地观赏一路风光啊！特别是旅行结束的日子越来越近，真的不愿意把时间浪费在睡觉上。有同感的还有车上的其他队友，所以，周总做出一个大胆的决定，问我们：今天到西安，晚间不住那里，直接去距此不远的华山，夜里开始爬华山，可不可以？

当然可以，太可以了，我和海青第一个拍手响应。

因为我突然感到这次跑了这么远，好像还有很多的余力没有用上呢，还没怎么累着呢，所以说，玩得还不够劲儿。

9点钟，车过了甘肃至陕西的交界处，路顿时好了起来。

11点30分，到三桥收费站，累计收费60元。这时收费口的小红屏幕上显示的气温是摄氏25度。

我们一进西安，就一路打听，找到“老孙家饭店”，这是西安很有名气的连锁店，我们在这里吃的羊肉泡馍。那硬硬的小饼，要求每个人都自己用手掰成黄豆粒那么小，然后用羊肉汤一泡，的确味道不一般。这跟几年前我来西安吃的泡馍已经大大改进了，碗变小了，掰饼的活交给来客自己了，增添了情趣，也感到卫生放心，不光有泡馍，还有各种山西风味的菜肴，一餐下来，大家对陕西的菜系了解了七八分。

餐后，我们开始逛大街。趁天亮着，先陪头一次来西安的同伴们去游览大雁塔，那的广场已经跟我当年来时不一样了，绿色的草坪、漂亮的装饰灯，还有许多石凳。

华灯初上，灯火辉煌，地下通道都是亮堂堂的电梯，围绕着鼓楼一圈都是店铺，一家连一家，各种品牌店、名牌店、饭店、茶馆，连成一片，专门搞商业的周总不住嘴地感叹：西安真是繁华的大都市。

10点钟，前去会亲戚的刘华夫妇回到我们事先约定的停车地点了。

10点30分，两辆车一起上路了，走高速，向华山进发。到华阴市95公里路程，11点50分到。

下高速，不远就是华山脚下。在小镇的胜利饭店，吃了一顿晚餐，热乎乎的刀削面。

原预定全体一齐行动，可逛了七八个小时的大街，两个司机先打退堂鼓了，孙荣当然要陪丈夫刘华，所以她也不上山了。萌萌说，他也不想去了，太困了。海青坐在车里睡着了，别人喊她吃饭，她迷迷糊糊说不吃了。我又去喊她：你不吃饭，怎么还有力气爬山啊，必须得吃啊。

她一听爬山，跳下车，进屋吃起面片来。

最后，真正夜里爬山的只有周总、海青和我三个人了。

其他 4 人并没放过游览华山的机会，而是第二天坐着缆车上山的。

小潘将他的手电给了周总，我和海青每人花了 4 元钱在饭店租了手电，手电拴了一根红绳，可挎在脖子上。

五岳之中，华山被称为西岳，以险著称，登山之路蜿蜒曲折，长达 12 公里，到处都是悬崖绝壁，所以有“自古华山一条道”之说。

我们是夜里 1 点开始登山的，山路很陡很险，走了一个多小时，个个汗流浹背，海青累得直喊不用等我，我慢慢来。路远，山陡，许多地方都是四脚着地爬，若是不快些走，日出前就到不了山顶，那就白贪黑了。

我豁出去一拼了，很久没有这样畅快地爬山了。周总也真是好样的，箭步如风，说他曾来过华山，可惜坐的缆车，因为是会议安排的，爬华山是他的一个夙愿，这次还愿啦。

我跟周总观点一致，中国的每一座山都要用自己的脚去爬，若坐缆车是轻松，可就少了苦中的乐趣啊！

刚开始路上没人，越走人越多，我们超过了一拨拨的登山者，他们多是上半夜就开始登山的，见我们 1 点钟登山，爬得这么快很吃惊。

华山真的是太险啦，有的地方，往下一看，手脚都软了，定了定神，才恢复了力气。在危崖峭壁的“千尺幢”窄陡的石梯只能容纳一人上下，必须手拽住铁索，一点一点地攀登。还有一个地方叫“老君犁沟”，夹于崖壁的一条沟状的石缝，有五六百个石阶，其尽头是“猢猻愁”，可见连善于攀援的猴子都发愁，更何况人呢？

我想，人们之所以夜里爬山，是不是这样就看不到山上的险境，只盯着脚尖所指的方位，减少恐惧了呢？

每当我们在途中休息时，摊床的人都要与我们搭话，有时说，山顶还有多远呢，在这里补充点食品吧。其实已经没有多远了。有的说，马上就要到了，这是最后一个摊位了，租件大衣吧，不然上面冷，租不到了。其实再往上走还有租大衣的，到了观日台，地上摆了一摞子大衣，如果冷，现租都来得及。

所以我对路上那些为了招徕顾客随意说谎的人很反感。在这样的国家级保护区是不应该发生的。

到达观日出的东峰时，天光熹微，今夜登山的人都聚集在这里。大家焦急地等待着日出，可惜的是因为雾太大，太阳没有出来。于是，我们三人又去攀登北峰，那是真正意义的攀登，脚登上去了，决对不敢向下看，那真的就会昏眩，那山势峥嵘，三面绝壁，只能从一条峭壁上的一点点地爬着下到山道。归途上，可以一点一点地欣赏风光了，一路上风光幽静，山谷青翠，整个华山像一块完整的巨大的黄石头，上面画了各种条条道道，说她像窝瓜可以，说

她像莲花也可以，说她像这个那个的动物都可以，不知道书上怎么说的，我觉得反正是人门想像力的产物，怎么说都无可厚非……

下山时，下起小雨，到了昨晚的那家胜利饭店，又吃了一碗刀削面，另外4人上山去了，我们可以在这里休息。可我觉得身体状况还可以，听说镇里有个玉泉院，又跑去游览。

下午2点40分，我们从华阴上高速公路，直奔临汾，准备从那里去黄河壶口瀑布。

当晚宿临汾市国土宾馆，2人间150元。

我们放下行囊，到宾馆门口打的，这里也是上车4元。我们让司机帮找一个山西风味饭店，的确不错，山西的面食很出名，我们吃到了蜂窝面，还有一种软饼等，菜肴醋放得多，但很可口，结果大家一边吃着，一边想要走时到哪里批发点瓶醋带回去。

第二十天8月27日

路线：临汾—壶口—太原行程450公里

从临汾至吉县98公里，路况还可以，由于修路，尘土飞扬，经常需要绕路，走便道。而从吉县到壶口的309国道好恐怖，48公里全是盘山路，没有护栏，全是急转弯，到处是“吊车”的大字，并留有联系电话，看来这是事故多发地了，吓得大家都瞪着眼睛，精神极了。

这条路虽险，但风景不错，是吕梁山的横断面。高山深谷，很壮观。尤其是壶口苹果，真是物美价廉。途中的农家院中都是苹果树，4毛钱一斤，可到树上去摘。有一女子拿了一袋子，我们1.2元买了三个又红又大的，吃起来又香又甜。剩下的一讲价，包了10元钱，一查竟然50多个，平均2毛钱一个，真是天下第一便宜的苹果了。

我们的车走走停停等5号车，48公里的路走了2个多小时。到壶口时已经近午了。门票20元钱一张，带车每辆10元。

沿着宽阔的黄土路行十多分钟，听到涛声震天。远远望去，一片黄茫茫的河水，从宽宽的河床排山倒海地涌来，气势恢宏。

迫不及待地跑下马路，向大河奔去，河床被水冲击得像石头一样光滑结实，沿一条小桥曲曲弯弯地在河道上走过。看到许多头扎白头巾，腰系布带，上面斜插着长烟袋的山西老汉，牵着小毛驴过来揽客，坐一次23元。

迎着奔腾的黄河走去，也就二三百米便来到瀑布跟前。

难怪有人说：不观壶口大瀑布，不识黄河真面目。当你站到这里，听着那振耳欲聋的轰鸣，看着那瀑布像无数战马奔腾，那磅礴、那气势、那吼声，都令你震惊震撼。涛涛黄河水在一路奔波千里万里到这里时骤然归于二三十米的壶状小口，落差30多米，滚滚洪流到这里急速收敛，注入深潭，声似雷鸣，水波急溅，激起百丈水柱，形成腾空烟雾，真有惊涛拍岸，浊浪排空之势。

所以李白吟出了“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的千古绝句，所以音乐家唱出了“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黄河在咆哮……”的大气磅礴的绝响。

粗犷、厚重、豪放的黄河，是中华民族的象征，黄河，你是有脾气的，中国，你是有性格的，我为能一睹黄河的风采而自豪……

看到黄河激流汹涌，我忽然想到，船行到这里，怎么办啊？

山西老汉见我的问题太幼稚，笑着答道：“知道‘旱地行船’一说么？那就是指的黄河壶口啊，上游的船行到这里，必须离水登陆，由人抬或车运绕过壶口，才能继续航行，千百年来，一直是这样的……”

透过黄河瀑布那浩淼的雾烟，我看见对岸也有很多游人，禁不住问：“咱们可以到对岸观瀑布么？”山西老人说：“怎么不可以，不过得绕到大桥上，走很远，从陕西省那面进大门……”

啊，对呀，黄河是山西和陕西省的界河，我是站在山西看黄河瀑布啊！

大家说，绕道吃苦到这里，非常值得。

午餐就地在壶口景点，这里有著名的黄河鲤鱼，清炖的原汁原味，金黄色的玉米面大饼子，还有几道炒菜。

饱餐后，再次翻山越岭，从襄汾上高速公路，至25公里的临汾，再行230公里，晚上8点40分抵达太原。

第二十天 8月28日

路线：太原—秦皇岛行程913公里

车在路上，常有意外。在高速公路上也常遇堵车。

过昔阳大寨后，开始堵车，许多小商贩挎着小筐、拿着食品到高速公路上叫卖，据说，一早就开始堵车。我们所处的位置离收费口至少五六公里。

室外温度是24度，阳光很毒，若是普通公路还有路可绕，高速两边都是铁栏杆，坚固得像铁桶似的，将车夹在钢缝中，只能硬挺，别无办法。人的智慧，开车的技巧，在这钢铁通道上全都失去了效力。

海青用纱巾蒙住整个脸，将墨镜挡住眼，将帽子戴在头上，全副武装。

一警车鸣笛从右侧后部杀出，连喇叭，加笛声，大车纷纷往里靠，让出边缘，小潘机灵地打舵跟上警车，在久不移动的车队中向前活动了二三公里。这真是看技巧了，左边车串，右边铁栏，刮了哪一边，车都会受伤。周总劝道：拉倒吧，别跟了，刮坏车。小潘心里有数，紧跟不辍。

终于挨到了旧关收费站。那里立了一块牌子：“收费系统改造给您带来不便，请原谅！”

同时，我们看到货车出口有辆运煤的大货车出了事故，堵住通道，许多货车都挤到别的出口了，这也是堵车的一个原因。我们的车在这里堵了55分钟。

从山西省进入河北高速后，到第一个路标：井陉，又开始塞车。20多分钟后，开始运行。

从此一路不畅，走走停停。到石家庄收费站又开始等，近在咫尺，却到不了，像点穴定格一样，左也不是，右也不是，前不得，后不得，高速不速，欲速不达。

石太高速，从石家庄至太原213公里，从7点50走到12点40分。

当然，今天这条高速公路因为系统改造出现堵车严重，这是客观原因，而实际上，不是这种情况也时有堵车发生。高速公路车流量大，收费人员忙不过来，应该使用磁卡，提前存好足够的钱，划一下卡，车就可以通过，以保证车辆畅通。

石家庄过后，继续高速公路300公里至天津，然后上京唐高速，到秦皇岛时8点多钟了。

原以为可以沿途在海边玩一玩，因为堵车耽误了时间，只好罢了。

当晚宿秦皇岛市名门饭店，2人间150元。

一路上我们就餐都是AA制，今天是此行中最后的晚餐了，周总说他请客，我们便想找个高档些的地方“宰”他一把。看到宾馆对面的“好日子饭店”灯火明亮、装修高档，我们便选中了那里，可一餐下来，才花了240元。

晚餐后，我和海青想去看海，没有人引路，没有人陪伴，只我们两个，沿着一条已经进入梦乡的小路，一意孤行地走去，不知走了多久，走进了一个大海港，那里是个不夜城，许多大货船都在装货、卸货，还有许多外国船。外国的船员用英语与我俩打招呼，我俩微笑着点头挥手，挺有意思的。

海风微熏，海浪涛涛，在这寂静的夜，我们走过了祖国的西藏，走过了千山万水，来到大海边，遥望苍茫的大海，心里涌动着许多东西，想说却如梗在喉，只是你望我笑，我望你笑，觉得这一路每天同吃同住，相处得真好。就连黑夜跑到海边，都是你唱我和，亦步亦趋，谁也挡不了……

回到住处，已经12点多钟了。

第二十二天8月29日

路线：秦皇岛—长春行程：705公里
今天是在路上的最后一天了。

秋高气爽，风和日丽，仿佛家乡是以最美好的气候迎接我们这些西行的游子。

一路高速。一路神侃。一路憧憬：下一次西行，在什么时候？

从早晨7点30出发，一路顺风，下午3点20到长春。

长春高速路口。掌声涌来，鲜花涌来。

我应该有一种凯旋的感觉才是，可是我没有，一点儿也没有。好像遗失了什么，好像什么东西落到了那块神秘的地方。我知道，我还会去的，去曾经去过的属羊的圣湖纳木错，去曾经登过的珠峰大本营，去看望那群马背上的藏族孩子；我知道，我不能不去，我不能不去世界上最大的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我不能不去西藏之西—阿里，我不能不去朝拜神秘的古格王宫，我还想走川藏线、新藏线、滇藏线，走唐蕃古道……

路刚开头，路还长。

当吉林省交通文艺台的主持人将话筒对着我，我觉得心里满满的，又空空的，那一切离我很遥远了，又仿佛很近。我虽然站到了家乡的土地上，可那块充满阳光与诱惑的高原，仍会让我梦绕情牵。

放下行囊，除了要应付大量的日常工作，还有朋友们的接风，其余的时间，我都用来写这本书了。每天至少5000字，好像书不写完，我的西藏没走完似的；只有写出来，此行才算画上句号。

手不停歇地敲着键盘，时间一久，眼发干、脑发木、背酸痛，自己对自己说：艰险的西藏没击倒你，可别走出高原、在家门口累坏啊！

自己答：不会的，西藏都挺过来了，在这个世界上再没有什么能打垮我了，西藏使我战无不胜！

独自傻笑、自我欣赏：哈，多么调皮而自信。

我不能不写。

不写对不起给我这次机会的长春国商老板徐深秋和领队周吉祥。不写对不起那些朝夕相处的车手。这个进藏车队是向社会征集志愿者组合的，是一个松散的临时团队，有民营老板，有教授，有医生，有警察，有机关干部，总共23员大将，这些人，哪个是等闲之辈？个个有主见有个性，个个特立独行，要统一在一杆大旗下，谈何容易？！一路上，有摩擦，有争议，可奔向拉萨的大目标是不变的主题……

不写对不起西藏给我的震撼。

西藏的美丽是超出人的想像力的美丽。地球上留下了我的许多脚印，西北角是我在国内最后涉足的一个地方，可到了西藏，我顿时叹息：我来晚了，为什么不早来，耽误了好多年

的时光？！西藏的美丽，不是用美丽可以形容的，那种美是任何地方没有的，是苍凉的美，是独一无二的美，是充满诱惑的美，是有震撼力的美。天蓝，透彻的蓝；云白，奶样的白；雪峰，银子似的；荒原，充满诱惑的；阳光，没经过太厚的大气层遮挡；转经筒，不停地转动；还有满街披着袈裟的喇嘛；还有脸蛋儿上飞了两块“高原红”的藏民；还有，还有……

看到那美丽，你不会去赞叹那美丽，而是感叹：啊，地球上还有这样的地方啊！

那种美，吸引了一双双黑眼睛、黄眼睛、蓝眼睛。

地球人惊奇的目光都射向这里。

抱着不同目的来的人，会有不同的收获。因为这里浩淼得四大皆空，似乎什么都无，又什么都有；似乎什么都混混沌沌，又都清清楚楚；似乎什么都不可思议，又简单明了；似乎什么都神秘莫测，又都自然而然……

来了一次，还会来。几乎所有的人都会这样说。

有人说：去西藏是吃苦遭罪的。不，这是通常旅行的情形，西藏不仅仅是这些，而是向生命挑战。你要克服海拔增高带来的巨大不适，要像唐吉戈德一样同“风车”作战。我在一天里翻越了昆仑山口和唐古拉山口，我在八角街与那些磕长头的朝圣者一起转经，我在布达拉宫浏览世界顶极的珍贵文物，我在圣湖纳木错与一群马背上的藏孩有过思想交锋，我在扎什伦布寺的伙房为一群喇嘛拍照，我登上了珠穆朗玛峰一号大本营……

我用22天行进在西藏，我用不到20天写完这次经历。

此间，老K为我写了一首诗，在中国新闻报上发表了，其中有这样的诗句：西藏是天空最蓝的地方吗你伸开一万八千里的小手是不是觉得人类的目光不够纯洁要给污浊的**掬回一捧清凉从可以看到白夜的北疆到南中国海的热风绿浪你在没有生命的罗布泊散步又牵着骆驼在塔克拉玛干徜徉中国的版图被你的脚印画满了现在只剩下了最后的圣地西藏你是非要用你的脚找到什么呢还是要把你找到的东西传递给四方也许每一方土地都会生长思想自由得象阿里上空的白云一样也许每一支河流都渴望爱情比一千条雅鲁藏布江还要放荡许多人求之不得的你放弃许多人弃之不理的你寻访许多人都认为你是个傻瓜许多人都聪明得不像人样西藏的蓝天清纯如人类的童年你的清纯的心灵也有相同的质量珠峰的高度让你敬畏和礼赞你人生的海拔却令我长久地向往……

老K很得意，问我：诗写得怎样？

我答：还行。

老K问：实际的你，有我写的那么好么？

我答：实际的我，比你写的要好。

他不服。

我说：因为，将来的我，会比现在更好。